

彼岸

第4屆新北市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黃金組 舞臺劇本組

第
4
屆
得
獎
作
品
集

彼
岸

黃
金
組
舞
臺
劇
本
組



新北市政府

由新北市文化局主辦的「新北市文學獎」如今已邁入第四年。每年年底，文選的出版在新北市市民心目中皆是教人期待的盛事，他們對於自身土地以及成長路途的最初感動，都能透過文字與紙本的方式永久保存下來。

不論是詩、散文還是小說，多有描述社會與人文，土地與城市之間的作品，將現實與理想的層面作近距離的描寫，他們的直抒胸臆，靠近生命呼吸脈動之創作，都有青春的樸拙、活躍，以及珍貴的真、善、美，不但是寫作者本身值得珍藏的回憶，也是新北這座城市所擁有的寶貴資產。本次出版分為總集《那天》和舞臺劇本集《彼岸》，以詩、散文、小說、劇本等不同的形式，為讀者打開了一條道路，歡迎大家走近一窺新北市的風貌。



彼岸

第 4 屆新北市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黃 金 組
舞臺劇本組

市長序

期待另一個 川端康成

2014「第4屆新北市文學獎」從公告徵稿開始，不僅吸引各地創作者踴躍投稿，也有不少書寫新北市的作品出現。經過初審、決審的過程，在1609件作品中選出8個類組前三名及佳作共52件。

這一連串精挑細選的過程，已然成為每年北臺灣的文化盛事之一，不僅投稿數量每年均創新高，也日益受到廣大市民們的關注。藉由這樣的文學獎項，鼓舞愛好文學者對於創作與閱讀的熱情，在寫與讀兩方激盪下，創作的質量更勝以往，反應於作品的迴響也更悠遠，無形中提倡新北市的文學風氣，也讓新北市文化之都的形象漸次成形。

馬奎斯在《百年孤寂》一書裡寫道：「這個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要詳述必須用手去指……。」期望更多創作者能多到新北市各地走走，將看到的景物、心情寫出來，也許會有另一本《古都》、另一個川端康成出現。

在此恭喜所有得獎者，更感謝評審們的辛勞審閱，期許新北市文學獎的鼓勵，能為文壇注入嶄新的生命力，讓藝文創作的風氣傳承下去。

新北市長

Handwritten signature of Zhu Yun (朱立倫) in black ink.

彼岸

第 4 屆新北市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目錄 CONTENTS

市長序 期待另一個川端康成 4

黃金組 EVERGREEN

第一名 | 父老四韻／陳清貴 10

第二名 | 城市的清白／陳木城 16

第三名 | 我仍有夢／李宗憲 20

佳 作 | 樂齡自述／蔡信義 24

醒秋／顏光洲 28

雙面名牌／鄭端端 34

黃金組評審會議紀錄 56

舞臺劇本組 STAGE PLAY

首獎 死亡的新衣／沈台訓	66
入選 好好的／劉勇辰	100
等天亮／廖雪君	130
敬啟者哈姆雷／程皖瑄	202
舞臺劇本組評審會議紀錄	260

黃金組

父老四韻 陳清貴

城市的清白 陳木城

我仍有夢 李宗憲

樂齡自述 蔡信義

醒 秋 顏光洲

雙面名牌 鄭端端



黃金組 · 第一名

得獎人 陳清貴

大學時代夢想當作家，畢業後卻做了記者；不喜歡受約束，卻進了公部門。不過，感謝在社福單位服務了三年多，讓我對高齡化的社會有更深的體認。



父老四韻

之一 岩壁之水

從你起伏皺褶的大腿岩壁汲水

我手捧著尿壺，想像

千年的山巔覆蓋靄靄的白雪

渴望有幾滴溶解

枯守山洞，我從下仰望

你癯瘦的軀幹立成一棵孤獨的古松

雖然枝桠迎風

卻再也無法搖曳

時間之砂不斷墜落

我仍捧著尿壺，守候

暗夜中滴…答…滴……答

把我從遙遠的夢境喚醒

之二 魚骨頭

彷彿一條被啃盡的魚
魚鱗早已一片片剝落
瘦骨嶙峋，唯剩支架
你垂坐在洗澡椅上
眼神呆滯，有如離岸的鯖魚
捕了一輩子魚
在苑裡，你用海洋哺育了 9 個子女
小時候，你總挑魚肉餵我們
說自己愛啃魚骨頭
於今你也成了人魚骨
熱湯輕輕滑拭過你每個隙縫
願枯涸的魚
滋潤點水澤

之三 剪刀人生
你脫落了牙齒
就像一條無牙的老狗
再也咬不動一截歲月
每餐飯前，只得就把利剪
一一剪碎你的晚年
一匙一匙餵進你口
如同小時候
你吐出嚼爛的魚肉
一口一口塞進我的幼年

之四 輪椅之船

你喜歡航海

不，是為了養家活口

揹著棺材在大海討生活

驚濤駭浪，浪裡白條

一口氣游過三個車站

一生救活過幾個同伴

當你叨叨絮絮英勇事蹟

我因聽膩總露出不耐神情

你偏過頭去

沉默一時是公園的午后

懊悔夾在蟬鳴聲中悄然升起

我推著輪椅

「走！咱航海去……」

評審意見

〈父老四韻〉

劉克襄老師

生動地以不同的意象和技巧，描述自己父親的辛勞。之一，以山水地景對照父親的蒼老。一、二段皆有神奇之想，第三段較直白了些。之二，更為出色，魚骨頭的妙喻，教人擊節。之三，餵食的形容較為普通，並未有新的跳脫。之四，以航海的題材切入，成功地把個人的獨特經驗轉化、濃縮為多數人共鳴的情境。

得獎感言 陳清貴

父親今年九十五歲了，三餐需要人餵、隨時需要人哄，身體與心智已返老如嬰兒。每當照顧他時，就會想像自己老時會不會也是這副模樣？常常當下會因沒耐性，事後再自責懊惱，因此這首詩也算是懺悔之作吧？

謝謝主辦單位的用心和評審的青睞，這份鼓勵會讓我在寫作的路上更努力。

黃金組 · 第二名



得獎人 陳木城

彰化人。臺北師專、淡江大學英語系、密蘇里東北大學教育碩士、臺灣大學公共政策研究班畢業。

早年從事文藝寫作，任教後，投入兒童文學創作，得獎出版繁多。

從事教職歷任教師、主任、校長、督學、視導，服務三十年退休。

退休後歷任臺灣遊學協會理事長、臺灣老大人協會理事長、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協會理事長、現任新北市環境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臺灣教退協會籌備主任委員。

目前從事寫作出版、數位科技、電子出版、生態環境及社會運動。

城市的清白

一片葉子可以監測城市的季節和顏色，秋天太黃冬天太白，從少女 Show girl 的辣度測知男士的硬度和風度，從語言的溫度反應了彼此的濕度和甜度，人和人之間的密度，影射了寂寞的濃度，樓層之間、棟距之間的疏離度和飽和度。一座城市的光度和溫度都會寫在一片葉子上，用一種色彩顯示、描繪。北風輕輕吹過葉子時，空氣中水分的含量，逐漸稀薄——帶著城市厚厚的落塵，臉色變得沉重，如果還是不懂，不要再問我，應該可以去問問一條流過城市的河。

一條河提出的體檢表顯示了城市的血糖、膽固醇、尿酸太高，樓房的排擠、河岸的壓迫，血液的舒張收縮壓都無法正常，工廠的排放著墨太深了，掩蓋的河道暗無天日，被五顏六色的脂粉抹黑，被油炸的香油、名牌香水鬥臭，城市兩岸的房價落差太大，暴漲的民怨我已經無力平衡。議論紛紛的容積率、建蔽率，報表曲線不應該截彎取直，透水率、雨水、汗水回收率，誰還看我曲曲折折清清白白的一身？在河裡再也找不到城市的倒影！不相信，你去問問親眼看過的雲。

一朵雲用多愁善感的試紙描述過這城市的文明和酸鹼度，用量雨計預測了這座城市的酸雨、二氧化硫、電磁波如何腐蝕人心，

溫室氣體太濃，蔬菜農藥太毒，空汙量和空屋率都無法合理解釋。
電視名嘴太多的議論和街頭運動高分貝的爭吵，噪音已響徹雲霄，
汽車排放的煙霧太濃太稠，嚴重影響城市的能見度和清白，
無法用 GPS 定位，標記城市經緯度，總是看不遠，看不透那
憤怒的雲層越來越厚，雷鳴和電光來來回回頻繁斡旋，
協商失敗後
氣象局發出豪雨特報，
水位高漲也無法稀釋葉子的恐慌河流的徬徨。

傳喚的證人具結屬實。
報告結束。法院審判宣布：城市無罪釋放。
葉子的飄落是擅離職守，
河流嚴重貪污離經叛道一手自導自演，
一朵雲涉嫌偽造文書，交保後潛逃，警方接到民眾檢舉：
山區有雲出沒，違法聚眾喊冤：不是說好我是證人嗎？
警方提醒民眾小心受騙。山區有雨，嚴防山洪爆發，
慶祝城市清白，民眾主動發起遊行，隊伍如一道荒謬的洪水。

評審意見

〈城市的清白〉

季季老師

這首散文詩節奏分明，從結構安排、文字層次、意象鋪陳，均足見作者是一位頗具寫作經驗的老手。

工業化帶動經濟起飛曾讓臺灣人雀躍一時，對整體大環境造成的生態汙染則讓人日益驚心；這首詩的主題即在探看現代城市受工業化影響導致的變貌。「一片葉子」、「一條河」、「一朵雲」，本都是怡然優雅的自然美景，作者藉這三種意象的改變，素描他對現代城市的觀察，角度精準而理性；然而隱含其間的反諷與指控則感性而幽微，形成一種雙重的弔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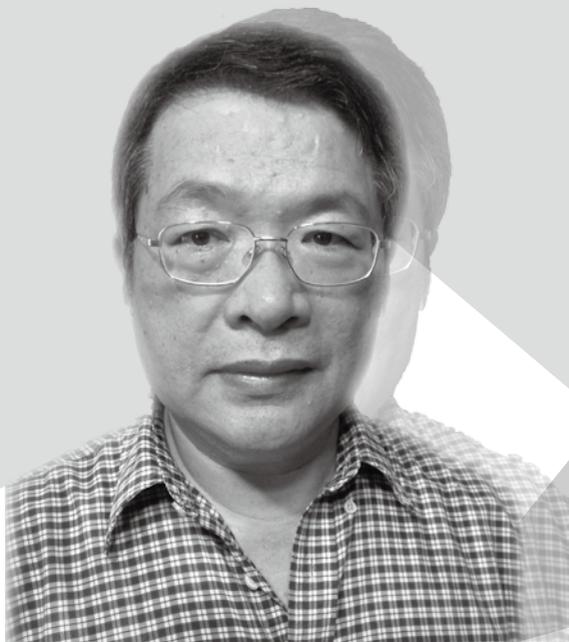
得獎感言 陳木城

一條河，本來是清白的，
一朵雲，本來是清白的，
一座城市，本來也是清白的，
每個人來到這世界，
不也都是清清白白的嗎？
誰污染了城市？誰汙穢了你我？
這天地間的清白要向誰去追索？
感謝主辦單位！
感謝評審委員，讓這首〈城市的清白〉得以告見青天白日。

黃金組 · 第三名

得獎人 李宗憲

筆名老木，1959年出生於嘉義民雄，現長居新北市。生命裡四分之一居南部、四分之一居中部、四分之一居北部，自認是個很均勻的臺灣人，對於這片養育他成長的土地，常懷感恩。自幼展現對藝文之喜好自幼展現對藝文之喜好，喜閱讀、繪畫，尤好音律，長年習唱，首首優美歌詞自然成為寫作啟蒙師。主張「庶民文字」，寫作不用詰屈艱深文字，亦不用繁複套疊長句，但求平易近人、節奏合宜，呈現文字單純美。



我仍有夢

上頭想必又落雨了。我想翻個身。我真的很想翻個身，躺太久了，腰背都僵了。

昨天來騷擾我的那隻甲蟲今天又來了，我感覺到它那促狹的氣息就在身邊。管它呢，來吧。

平時，我可以從泥土的溫度感覺頭上是白天或黑夜，但也有長時間分不清溫差的時候，我想，那應是陰雨綿綿的天氣吧？冷水落在白天、也飄在黑夜的情景，我還記得。

我突然想起星星，滿天的……哎呀，該死的甲蟲，竟然囂張地從我鼻孔爬進來，又慢慢地爬到喉嚨，癢得我直想咳。去去去，該死的東西，欺負我不能動？嗯！對啦、對啦，停下來，不要再爬了，該死的東西！剛剛想到哪兒了？嗯！對，滿天的星斗。記得有一年，我和幾個朋友跑去陽明山夜遊，一夥人就著山邊大石俯瞰臺北市的燈火，此閃彼爍，美得如同天上繁星，讓人分不清哪邊是天、哪邊是地。天上地下連成一片，真是好看。那一年，我才十八。

我是不是流淚了？哎，別鬧了，準是雨水滴下來了，我怎可能流淚？我只是懷念星星，如今躺在這裡，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樹，想來心情是有那麼一點脆弱。我還依戀什麼？不是應該萬緣放下麼？行走地上的時候不好珍惜，現在倒懷念起來了？嗟！沒用的老骨頭！

雨勢停歇。甲蟲從我耳朵爬走了，這東西只是來躲雨。我的腳

好像觸著了一撮樹根，好想勾著它玩，卻尋不真實。不知那是一棵什麼樣的樹或草，想必長得很好看。好看的东西總愛親近我，我也喜愛將它們繪下。我想像著雨珠從它的葉滴下，滴在我的屋頂；微風吹拂它的身，搖曳生姿！我希望它會開花，有花朵妝點我的屋，白天增添風采，提升氣質。唉，我還在乎氣質？我當然在乎。

我想彈琴、我想吹笛、我想唱歌，每天每夜我都默數著各種和弦，我偏愛七音，也愛降三，降三總讓我神魂醉倒。我想像我的手指還能動，指尖下仍策動著一個合唱團、或一個樂團，任我擺動，隨我歡笑哭泣。

就這樣吧。等明天甲蟲再來時，我希望它能多帶一個伴，我要唱〈風鈴草〉給它們聽，我還要教它們懂得喊安可！

我還有夢，還有期待。那是不須分辨日夜晴雨的期待，我自得其樂。

評審意見

〈我仍有夢〉

劉克襄老師

作者創造了一個死者的角色，在埋葬的地底回想生前的故事。透過甲蟲的拜訪，想像著地面的世界。溫馨而清新，可愛而質樸。意想不到的角度，出奇的發想，讓這篇作品充滿有趣的內容。算是一篇完整度甚高的極短篇。

得獎感言 李宗憲

當知道自己被身分證上的幾個數字一脚踢進「黃金組」時，不禁啞然失笑。原來我離搖籃已經那麼遠了。天上的爸媽如果聽到了，恐怕也會跟著笑，「兒呀，頭髮白囉！」

父母相繼辭世是最近一年的事，「死亡」就像是熟悉的鄰人密友般成天環繞四周，緊緊相逼。我從焦慮無措到坦然面對，最終選擇接受。我清楚看到父親臨終時仍流露出對生命的濃烈渴望與懷念，深刻體會人能活著是幸運的，活著就是一種美，一種不應隨意糟蹋的美。是死亡教我們要懂得好好活。

我自認這是一篇不討喜的文章，全文第一人稱獨白，一共用了四十三個「我」，算是犯寫作大忌。感謝評審們包容，接受我瑕疵底下的真心。

黃金組
·
佳作

得獎人 蔡信義

1951年生的樂齡一族，現住鶯歌，
沉浸在書法與現代詩的悠遊裡。

歷經全國硬筆字比賽佳作、全國書
法比賽優選、聯合報新詩徵選佳作、
臺北市標語徵選優選、臺北市詩文
獎、臺北市扶輪社徵文銀筆獎、臺
中縣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等獎項。



樂齡自述

是個美好的時刻
在清晨的緩步裡，思考
如何使自己活絡
如昔日走在康莊大道的青春歲月
像勇於盤旋的蒼鷹
探索未知的邊際
我們曾經在廣場一起吶喊
努力地要把那些沉落的風景拉起
在這不確定性的世代
在生活河流漫湧中，隱約
聽見龜裂的聲響，輕輕
彷彿我逐漸衰退的筋骨
於是我的心思滑進世俗的慾望裡
身影、腳程也揚起光塵紛飛

也許日子理應輕裝簡行
守候公寓的陽台
可供辨認一點黎明的契機
可眺望遠遠的山脈，在我眉間緩緩起伏
的人間山水，蔓生一片片可汲取養分的綠意

如同午後空曠慵懶的公園
適合與人對坐侃侃而談
也許有人想起忙不完的瑣事
甘願和不甘願那些，以及
多年不見輪廓不明的情誼
彼此揣測歲月的經緯，擺渡小小的夢
談論天氣與遠行、盆栽與生命
仔細記憶拼貼林間散落光影的往日
正如我們也喜歡一〇一大樓上的雲淡風輕
而生活即是尚待詮釋的領空？

當蕭瑟的秋天來到
我終究要披上深色的外衣
或在午後的房間裡醒轉
推開門窗，把屋簷上的貓請回
且讓微風輕輕朗讀
我那偌大的書櫃
可以收藏記憶、可以安逸書寫
關於生命，及其隱喻
聆聽自己，聽寂靜從最遠的
缺口歸來

評審意見

〈樂齡自述〉

季季老師

這首詩恬淡而優雅。第一段描述對壯年時代世俗生活的回憶，清淡平靜無怨。第二段寫家居生活之思，雖瑣細紛紜仍能「彼此揣測歲月的經緯，擺渡小小的夢。」第三段以「秋天來到」隱喻生命將會走向最後一程，而「我」可以「收藏記憶…聆聽自己，聽寂靜從最遠的，缺口歸來。」

全詩流露一種自信從容的生活美學，是演繹「老年境界」的典範書寫；也見證了現代老人除了享有生活情趣並能顯示強悍的生命力；老人不再是「賊」矣。

得獎感言 蔡信義

退出職場之後，更有闊的眼界，更有逐風戲雨的心境。

「老於世故，安於草莽。」

文學是我鍾愛的迷戀。

感謝市政府以及諸位評審們。

黃金組 · 佳作

得獎人 顏光洲

嘉義人，1954年生。曾是田徑、排球選手與少棒隊教練。小學任教三十七年，甫退休旋成鄉間野人，生活實境為汗水和著泥土築起的一座鮮蔬芳庭，彩蝶、飛鳥、游魚是每日工作的好夥伴。



醒秋

退休前兩個月，把曾在婚前伴我環島，現停車庫佈滿灰塵的腳踏車送到車行整修，依師傅建議更換部份零件，並買了一些專用服飾、行車裝備，待通過短期訓練後擬重出江湖。老伴深知我日常工作繁重，已經停掉運動習慣多年，因此抱著不鼓勵也不勸阻的態度，靜待訓練結果再作定奪。

一日野外練習夜歸，竟然滑倒在一堆建築用砂土上。當把愛車牽起，頂上安全帽碰一聲！隨即掀起護目鏡，發現竟然身陷一部砂石車的車斗正下方。驚魂甫定，心想如果此車即時開動，恐怕老命早已不保。怕嚇著家人，就把事情按下不表。怎知才過三日，中午開車辦事，明明保持間距，卻在看到紅燈準備緩停時，車前一聲巨響，心想大事不妙，果然撞上前車護檔了！事後道歉賠償，負責修護所費不貲。

如此「撞」況頻出，自己也不由得懷疑起自己的視力，經掛眼科門診檢查，才知已經患了深度白內障。醫生明白表示當前水晶體模糊狀況，已達需開刀程度，否則必然影響工作與生活，並提醒務必注意行路安全，開車萬萬不宜。這下才知連續肇禍原因在此，於是斷了二度環島之念，全心接受診治並完成開刀。

視力調整恢復期間，日常休閒改以養花蒔草自娛。歷經半年，靜極思動偶作野外散步，看到一「農地出租」醒目招牌，乃積極與老地主聯絡，兩人相談甚歡，蒙允釋出近三百坪農地，交給我這全

無種菜經驗的怪咖。剎時間好像突獲一份期待多年的美差，親手墾地種菜的夢想輕易展現眼前，內心喜不自勝。即刻置備各項農耕用具，鋤頭、耙子、鐵鍬、鐮刀、斗笠、雨鞋一應俱全。

承租農地已廢棄十五年，首先當須披荊斬棘破土翻地。開工首月時值盛夏，每天與榛莽荒地奮戰，烈日當空揮汗如雨，前日擬妥事務，當日必定完成方才收工，宛如餐廳主廚接單燒菜，不敢稍事停留。一整天的勞動過程，全然就是應了陶淵明〈歸園田居〉中「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兩詩句的情境。待整地就緒已是立秋時節，請教田間老圃種菜秘技，分區種下應時菜苗，包括甘藍、蘿蔔、花椰、菠菜、茼蒿、芹菜、芫荽、辣椒等。大勢底定放眼望去，真可謂漪歎盛哉！接著就是定期施肥、澆水、拔草、除蟲、碇土。每天往返於住家與菜園間的鄉間小路好不愜意，有時興起，年輕時耳熟能詳的民歌便自然從唇邊哼唱開來。

經營的菜園由於位處偏僻，加上老地主節儉成性，全無澆灌灑水設施。所依賴水源，是一處終年不斷的山泉水，起先僅憑雙手於小山溝舀水入桶，再以扁擔肩挑，每日穿梭於田隴間近百趟，實在苦不堪言。此時想起台諺「吃苦當做吃補」乃能深體其中三昧。但看到小菜苗經細心扶持日漸茁壯倒也欣然，尤其觸目所及皆是自然樣態，總能一掃倦意俗慮。白鷺鷥像田間的舞者，腳步輕盈的跟在鋤頭鬆土之處覓食，毫不畏人；大卷尾單棲於隨風搖動的桂竹林頂端，露出透亮的眼神，好像緊盯著我不可懈怠；小燕子成群列隊在綿長的電線上嘖嘖喳喳，當你是新近結交的知音。寧靜的水面上倒映著如畫的天光雲影，美得令人一時發呆；大肚魚、狗甘仔在水深處追逐打鬧，留下了一團團活像蝌蚪文的謎樣土痕，工作地帶儼然是一個令人悠然神往帶點詩意的世界。

種下菜苗也種下希望，度過辛苦與愉悅交織的三個月，滿園菜蔬活像從黃口小兒蛻變成窈窕淑女，綻放花蕊的引蝶招蜂，開枝散葉的姿態娉婷。結球的密實，紮根的肥碩，有些菜種忽焉已臨收成期了。因採自然農法栽種，各色菜蟲知之甚詳，呼朋引伴蝟集搶食，稍不留神即前功盡棄。老友接受邀請，結伴自遠方來，溪邊戲水消暑，兼給主人打氣，真摯情誼化為繼續打拼的動力。望著即將成為自家與好友飯桌上的滿園鮮蔬，內心著實難掩雀躍之情。不料透支的體力，也像漲滿的池水，四處漫溢開來，悄無聲息的神經迴路突地被一陣點撥，帶著疼痛的因子，在股肱之間巡行。大豐收之際病魔突來造訪，一陣驚慌忙亂，整個人只能蟄伏在燠熱的夏季，成個無所作為的老漢！

歷經半年休養與綿密復健，邀天之幸漸漸復原。緊接著另一個秋天來了，回到久違的菜圃，風輕拂著憂鬱的臉龐，像一聲聲柔和的晨喚；雨絲落在乾癟的肌膚上，活躍的像一支支療傷的小針。荒蕪的田邊，瓜棚已躺成病院的擔架，細瘦瓜爬裹著層層不知名的藤蘿；參差錯落的黍稷低著頭嘆氣，團團包覆著地表的鬼針，像嚴峻的拒馬，眼前的景象令人不知要從何處突圍才是。

這時候爬上山頭的太陽，耀眼的光芒照到幾處亮眼的小點，兩株朝天椒在緻密的草叢裡，閃爍著小小的紅光，活像飄搖在闌黑暗夜裡不熄的燭芯；蛋黃一般的絲瓜花，靜靜的躺在芋頭葉做成的平底鍋上，意態優雅的展望天光；紫牽牛從白孢子帷幕裡輕快的跳出，像穿著蓬蓬裙的舞女郎歡愉的登場。金風送爽，寶島的秋天彷彿正要幫你脫去一身的暑氣，吐露清芬的野花不住的對你頷首致意，像是用力搖醒暗沉心扉的小仙女。我是不是該重整腳步上路了？心中吶喊著，腳步跟著邁開來，蹺過長滿芭蕉的山崙，彎向園子裡的小

徑，下邊一條慢悠悠的清溪，米壽初度的田嬸剛清通灌溉渠道，又靜靜的在平滑的石板上使勁的搓揉全家衣物；九二高齡的阿葉姨，猶自抱著成捆的芒草，為碩長的冬瓜，鋪就一張張舒適的眠床。她們堅毅的身形與豐富的知能，足以作為我蔬菜栽培的導師。早已五代同堂的前輩們，為什麼還這般打拼？原來各家老小近三十口以上食用的健康無毒蔬菜，全出於一雙雙乾扁的大手。

真心覺得本地眾多吃立在田野裡的女性長輩們，根本就是一群不知老之將至的勇婦。她們的形象造成我心中一直存在的疑惑，才是初老階段的我，為什麼方才登場就被擊倒，中斷的運動雄心令人短暫扼腕，就醫的經驗無比苦澀。而生理年齡已位列老老期的前輩們，可以經年累月行動自如的操持農事。年來的朝夕相處，才發現她們並非天生的銅筋鐵骨，而是深知存在於天地間，惟以順天應人不與自然對抗為工作準則，生活態度奉行調養生息為範型，乃能數十年如一日。只要田間忙過一陣，大姊頭一聲吆喝，百年老樹下，竹編涼椅搖扇高臥，再引山泉沏茶共飲，興致來了同唱一段客家山歌。工作依節奏慢悠悠運行著，因此苦中可以做樂，吃苦也可同時吃補，這真是久居都市樊籠的我，所不能輕易理解的生活奧祕呀！回頭望見遍地的野花小草，山巔水湄、牆腳籬下自在生長。有時夫妻合力闢出一段光明石路，不多時草族群聚又給織成一大片新鮮綠毯，再襯上星點花蹤，委實美不勝收，腳步總是輕輕挪移，刀鏟更不忍遽下！天地萬物自有榮枯，惟在當下各盡情性，乃能欣欣向榮。

人生四季自然遞移，無人能自外於此，春華妍麗確能吸引眾人目光，而秋實熟成蘊蓄更多可能。當我試圖重新接近自然，喜迎泥土芬芳時，短暫的歡愉後仆倒再起，尊敬的老者與韌性的野花小草，共同啟發處在幾許秋意的人生道上那位匆忙的行者，並靜靜地賜予一顆安穩醒覺的心。

評審意見

〈醒秋〉

宇文正老師

〈醒秋〉是一篇樸實的散文。作者因視力受損，計畫環島不成，以租地耕種修養身心，迎接人生的秋天。在身體力行的實踐中，體悟生命的奧妙，以及對人的體會。退休後的勞動，令作者目光瞭望周遭田野，「眾多屹立在田野的女性長輩們，根本就是一群不知老之將至的勇婦」，而領略「順天應人不與自然對抗」的生活原則，安心面對人生四季的流轉。文字流暢，平實不做作，唯末段流於說理，稍微可惜。

得獎感言 顏光洲

喜歡把菜園的收成拿來與朋友們分享，餐桌上大夥兒開懷品味抒發心得，誠人生一樂也！

嘗試寫作對我而言，起始也是生活體驗的積極分享態度而已，感謝評審們的鼓勵，讓我尋思握著鋤頭的雙手，何妨也在鍵盤上用心的敲擊，把文字變成種在心田裡的種子，期待它早日發芽長葉。

感謝在園子裡辛勤指導我的鄉間勇婦，在她們面前從不敢言老，每天只是惕勵著自己要更用心的學習，畢竟這也是給家人創造身體健康的基本工程。

黃金組
·
佳作

得獎人 鄭端端

1953 年生於彰化和美。農曆生日恰逢正月初一，是人人穿新衣、戴新帽的節慶，祖父特為此取名端端，希望端端正正的長大成人。自幼喜愛閱讀寫作，受家族宗教的薰陶，求學期間擔任惠明盲校和臺中生命線的義工。目前，參與臺北市信義少輔組已十年，輔導青少年身心成長是最大的興趣，也是終身志業。曾獲耕莘文學獎、林語堂文學獎、九歌少兒小說文學獎。



雙面名牌

安養院的試住期限將屆滿，若簽了住院契約，人生剩餘的日子可能被貼上失智的標籤。生活在這另類的國度裡，尊嚴似乎已不重要了。

晚餐時分，生活照顧員小倫宣布，明天將安排爺爺奶奶們前往圓山區的臺北花卉博覽會遊玩一日。該注意的瑣碎雜事還沒講完，自封空軍總司令的陳爺照例搶過麥克風，扯開大嗓門，高聲朗誦起國父遺教，背念兩三短句後，轉換低聲哼唱第一百零一首的老歌〈梅花滿天下〉。

大食堂裡，沒人給予理會或哄笑。努力填飽肚內饑餓的胃腸才是存活的基本生理需求。

頭髮灰白、頂個小平頭的老王，嘴角掀起一抹笑意，低著頭飛快地扒完餐盤裡煮得熟爛的養生蔬菜和鬆散糊成一坨的紅燒獅子頭，再藉著半碗蔥花海帶清湯，把營養師計算的卡路里全部灌進喉嚨。

「我吃飽了，好吃！」

兩星期以來，不再陌生的中年護佐胖姐兒一邊忙碌餵食重殘的老人，一邊對他這位新進又整日異常安靜的糟老頭，露出困惑的微笑。

用完餐食，他悄悄離開老吾老正樓的大食堂，朝自己住宿的另一棟三層樓建築物「桃源居」走去。連接兩棟大樓之間的小巧花園，順著山坡種植一叢叢花色錦簇的杜鵑和綠葉的淺黃桂花。山區陽光

充足、空氣清新，杜鵑綻放爭艷，桂花輕飄甜香。外牆鵝黃色的桃源居，每片大玻璃窗戶都釘上半截圓粗的鏽黑鐵欄杆以防範意外，也圈圍住一個步向凋零歲月的世界。在春天的夕陽餘暉中，它彷彿是美景圖畫中，一處唐突又不搭調的敗筆。

回到桃源居的 2A 三人房，目前只住著他和老謝。

老謝日夜糾纏吵著要向警察局報案，好解救這群被綁架的殘弱老人。剛開始，他信以為真老謝是被謀財綁票。三天過後，老謝的瘦小身影稍微靠近，他馬上閉目養神，豎立起一道無形的阻隔牆。老謝終於知趣地放開他，照舊去糾纏小倫打電話給警政署。

打開個人專用的衣櫃，內側板面浮貼著長孫王懷中的手機號碼，數字粗黑醒目，是兒子特地為他製作的厚紙片，讓他安心，與外頭親人接觸的橋樑隨時保持暢通。

拿著厚紙片，他又走回大食堂，找上正忙得不可開交的小倫，要求撥打電話。

「王爺爺，今天我已幫你撥過兩次電話了，電話不能照三餐打。」

他著實不記得自己曾有過煩人的舉動，小倫滿臉的不高興像一桶冷水當面潑過來，把期待親情溫暖的火苗瞬間澆熄。悻悻然，他又返回房間，打開床頭燈光，取下無時無刻掛在外衣的安養院人名狗牌，翻過背面來，小心翼翼地寫上懷中的電話。想到明天將有機會與任職圓山花卉博覽會警衛的長孫相遇，不禁歡心地露出笑容。

鄰床的老謝不知何時已悄然湊近身旁，逕自伸手往敞開的衣櫃裡，揪出一條墜吊著小正方形銀黑金屬片的老舊短項鍊，瞧了瞧，緊張低聲說：「瞧，果然被我猜中。你竟然是情報員……嘿嘿，有這碼東西。」

他發狠力奪回，快速把金屬項鍊掛上脖子，逼視老謝：「敢再碰它一次，我會給你他媽的好看。」

老謝像挨了打的小孩，怯怯然退回自己的領地，躺在床舖上，背對著他，不斷自言自語：「我也曾有過那塊狗牌。他們說，回不去了，就當垃圾丟了。」

瞄一眼老謝彎弓似的背影像一隻遭遺棄的老狗，孤獨得只剩下孱弱的呼吸和漫長的黑夜。他對自己剛才的發怒略感歉疚，但待一會兒，卻聽得傳來呼嚕打鼾聲。他站起身，替老謝蓋上薄軟的涼被。

直到上床就寢，他仍不放心地按摸著頸上的項鍊。朦朧之際，手指頭撫過銅片正面的三個字「王大民」，又不知不覺觸摸著反面的三個字「愛妻絹」。自從老妻離開人世後，短項鍊像保命平安符時常掛在身上，體溫暖和著冰冷的金屬物，不離不棄、永遠的陪伴。

隔日早飯後，搭乘院方安排的交通車之前，小倫再三吩咐，印有安養院地址電話的個人名牌絕對不能離身，又規定一室一小組，即使上廁所，也必須彼此等候。想到即將被如影隨身的老謝纏伴整天，他無奈嘆口氣，憐憫起院門口的杜鵑花慘遭叢生的野草藤物攀爬圍捆，幾乎不能呼吸了。

老舊交通車啟動後，他回頭張望，瞧見被推出來曬太陽，癱瘓在輪椅上的眾院友冷無表情地面對青山綠林，那呆滯凝視的世界裡，是否仍有聲音和色彩？或許，只剩下無止境的孤寂蒼白和冷漠空洞。

不知怎麼地，眼睛突湧起一陣發酸潤濕，他默然伸手撫摸胸口，金屬短項鍊和安養院的黑長繩人名狗牌都安全在身。

遷居到臺北市文山區快一年，除了偶而與親人搭乘捷運外出，他只認得國宅社區周遭的居家環境。高聳樓群的狹窄中庭水泥地，

到處點綴著狗屎和丟棄的飲料杯罐，蚊蠅擾人。假若妻仍健在，大概會忍不住一邊嘮叨、一邊清掃，再貼上警告標語，彷彿她是大樓住管會的主委。

此刻，坐在車內，透過半開的車窗，龐大車陣的喇叭吵雜聲像熱潮滾浪衝擊而來。拍一聲，他趕緊拉上玻璃窗。路途中，車內混濁的空氣加上市區緩慢車速的搖晃，很快地把他推進遙遠的陳年舊夢。

……「王大民，把咱身上的兵籍牌埋葬在故鄉的泥土裡，……來世……報答。」嫣紅血珠成串從王排長的額頭冒出來，滴滴匯流成腥紅血水滑過鼻梁，溜進蒼白顫抖的紫黑嘴角，再轉化成訣別斷句，六十多年來，它不斷迴響在耳旁。

江南撤軍戰亂中，被拉伏入伍而磨練得少年老成的傳令兵王大民匆促換穿軍服，瞬間蛻變成軍官王天民。名字只差一筆橫畫的仿造作假，在掙求生命存活的動盪時代裡，那僅是滔天駭浪中的一顆小水泡。水泡承載著一粒希望種籽漂洋過臺灣海峽幸運的碰著寶島陸地，發芽生根，茁壯長成大樹。

海島四周都是棉白的浪花泡沫，沖上來又退回去，未曾靜止過。

突然覺得有人拉扯衣袖，他清醒過來，驚覺自己的嘴角正懸掛著一條晶瑩粘稠的口水泡，趕緊尷尬地別過臉去。旁座的老謝遞給薄紙巾，說句解圍的話：「人老，睡熟了，會流口水。我也常常這樣子。」

來到圓山花博會入口處，烏壓壓一片人山人海，看不見綿長隊伍的首尾。明豁陽光照耀著高大花牆上方多面隨風飛舞的旗幟。花牆下，一個原住民音樂團體正以嘹亮悠揚的歌聲揭開盛大的花之饗宴。

遊客人海中的他，被高亢的歡樂氣氛感染得心房猛跳。這山川般雄壯的歌聲來自愛妻秀麗的故鄉，是高山祖靈原始的語言和神話。女主唱者身穿的原住民服飾的圓形圖騰頗像妻年輕時的烏亮眼睛，閃爍著青春戀火，在記憶裡燃燒永不熄滅。

他皮膚斑皺的雙手不由己跟著節奏打拍子，彷彿跳回許多年前，救國團主辦的時代青年營火晚會。那時，剛從軍職轉任學校教官，他自願分發到偏遠地區，好避開都市名校對學歷背景的嚴格查證。

妻是營火會臨時護理站的護士，適婚年齡，沒有人追求。

那天夜裡，她主動走過來幫忙，往猛冒大量灰煙、奄奄一息的營火柴木架噴上少量煤油，三分鐘過後，又噴一次。瞬間，熊熊大火燒向黑絨似的天空，照亮了他隱匿深處的空虛心靈，更烙印上一個嬌小的倩影。

人群長蛇在亢奮的山歌中緩慢移動，通過驗票閘門，由花博導覽員帶引，前往爭艷館繼續排隊。他不願再被老謝牽絆住，朝相反方向悄悄離開隊伍。沿著小斜坡，來到櫻花樹林中的名人館。鄧麗君的玉照和輕柔甜美的歌聲讓時光倒流，彷彿走回服從強權、人人喊愛國的時代。

妻一輩子是小鄧的忠實歌迷。操作家事時，喜歡哼唱甜蜜蜜；休閒輕鬆時，總想起月亮代表我的心。不幸兩次流產後，家裡一片靜寂，寒風吹走了歌聲。

每天上班前，他向金屬項鍊默默祈禱的老習慣，不久被妻發現。

「是婆婆的遺物？」

他搖頭，不作聲。

「是老情人的舊信物？」

他無奈搖頭，仍舊不發一語。

陷入冰雪凍境的夫妻關係過不了三天，他繳械投降。只簡要地告訴妻，這一片保命牌轉化了他的一生，沒有它，就沒有今日的他。為取得妻子更堅定的信任，在金屬片的背面刻上了愛妻的芳名。

當晚就寢，看著枕邊沉睡半裸的她，心頭湧現一陣酸甜苦辣、難以排解的惆悵。他撫摸著銅片的雙面，金屬的冰涼從手指頭緩緩傳達到腦海的記憶深處。那裡掛著一面布滿黑鏽斑點的模糊鏡片，長久以來，一直不敢去擦拭；深怕磨光擦亮後，明鏡裡重現的真相將銷毀眼前所擁有的一切幸福。

這複雜的難題在獨生兒子誕生後，漸漸淡化而埋入心底的黑洞。

名人館的女志工告訴他，透明玻璃罩子內展示的是鄧麗君最喜愛的嬌艷玫瑰，永生不凋謝的花朵。他搖頭不相信，愛情和親情都會變質，更何況四季更換的植物。隨著觀眾走進館內的星苑，滿座無虛席。幸好偏角落有一對年輕情侶禮讓了位子，他才得以歇腳稍作休息。

繞樑三尺、充滿京劇韻味的郊道，自大型螢光幕款款唱出。

夜深沉、聲悄悄，月色昏暗。風淒淒、影搖搖……。一路行來無人煙，嚇得我膽顫心寒。啊……啊……啊……。

王排長擅長老生唱腔，一聲啊……啊尾音足可拖拉得二十來個呼吸，唱得弟兄們思鄉熱淚潸然流下，是生死逃難的險峻路途中，唯一剩存的回音。此刻，他禁不住跟著螢幕哼唱，顧不得旁人詫異的眼光，把思念親娘和妻子的排側情懷，在音樂的掩蓋下盡情宣洩。

愁腸迴轉的歌曲竟只唱一回，即到換場的時間，觀眾紛紛離席。飽滿的惆悵仍在心懷裡滾轉，他不想就此切斷，在出口處逡巡又折回頭，卻被志工善意攔阻和告知，重來需要再排隊等候。

啊……啊，再排一百次隊伍都心甘情願。

名人館的前庭花園已是人頭長龍，仔細一看，老謝赫然站立在可優先入場的愛心走道。他慌張的避開，穿過小徑，順路來到遼闊的地景花海。千株的各色名種百合花叢凝聚成一股濃膩透鼻的香氣，令人留戀忘返。藍天、綠地、花海編織出繁華城市難得一見的秀麗美景。

眾多遊客在花團錦簇的波浪中攝影留念。一面浙江寧波市考察團的小旗幟吸引住他，稍微靠近，一團像吵架似的硬骨方言雜亂刺耳，有幾分耳熟又不全然聽得懂。瞧著身穿西裝的大陸遊客，他竟然有著本地人看外鄉人的好奇趣味，一股身為臺灣人的欣慰和驕傲感油然而生。

數十年來，寶島甜美的水米川流在他每一滴血液裡，是生命存活的依賴。

愣看一會兒，他淡然放棄與故鄉陌生人攀親問故的興致，獨自在大理花、孤挺花和各色花卉土丘之間兜圈子，卻又莫名地尾隨飄動的小旗子走向園區公車候車亭。當他掏出老人悠遊卡時，服務志工趕緊說明，遊園公車全程免費，建議他從最遠處的大佳園區慢慢玩起，最後再回到圓山，完成一日遊的美好句點。

嶄新低底盤的車子順著基隆河沿岸蜿蜒前進。青磁色的晴空對映著碧藍清澈的悠悠河水，他首次驚豔臺北市的風光美貌，乾淨翠綠得像月曆裡的歐洲夏景。

抵達終點站，強勁冷寒的河風迎面撲來。

古香古色、宮殿般的圓山大飯店聳立在對岸的鬱林山丘上，昔日曾是權勢富貴的圖騰；今日，遙遠看過去，依舊驚嘆它是寬廣視野的焦點。妻癌症復發，北上治療無效後，他突發奇想，在返回老家之前，想讓她親手觸摸這棟金黃玻璃瓦、紅柱細雕樑的皇宮，為

最後的記憶留下珍貴的彩照。

老妻萬分期待，兒媳兩人卻以病人可能不堪折騰而婉拒安排。

呆坐在基隆河畔的希望噴泉馬鞍形觀賞露台上的他，眼眶裡滾動著悲哀的淚水。這時，身邊的無障礙坡道上，一對中年夫婦推輪椅載著一位病殘的老婦人來觀賞水景。老婆婆眼神茫然，對眼前的山景水色無動於衷。忽然間，遊河的汽艇鳴叫啟航的長笛聲，撩起船內和岸上人群的一片歡呼。

含淚的他被感染興奮，跟隨眾人揮手擊掌，露出無限的羨慕。

老妻和媳婦的隔閡起源於當年的訂婚采禮。窮哈的兒子要買鑽戒來表達堅貞永恆的愛情；母親卻堅持每一分錢仔都需存蓄下來，好預備購屋。大臺北居不易，片瓦遮風雨比浪漫情愛更為重要。

愛得昏頭又負氣的年輕情侶參加團體結婚，只寄一張婚紗照片回老家。妻悶忍整日，隔天卻電匯給兒媳一筆款項好購置國宅，那是多年省吃節用的老本。妻既放不下婆婆的威嚴，又難捨對兒子的牽掛；他只好像三明治的中間夾層，任勞任怨，使盡方法粘住雙方。

長孫懷中的誕生拉近了樸素的後山和繁華大都會的遙遠距離。

攀山越嶺，每趟花蓮到臺北的路程總讓妻暈車累病好幾天。她從不畏懼，憑著一句話：「那是王家的血脈，看著他長大是我們的福氣。」

重病的妻在國宅與醫院來回奔波個把月的痛苦情境，一幕幕浮蕩在水面，強風吹過，散化開來，連個泡沫都沒有留下。

忽然間，輪椅老婆婆咳嗽起來，一陣比一陣緊烈，濃痰在喉頭裡打轉。中年婦人又拍背又拿紙巾，好不容易的接住流溢出嘴角的黏稠痰沫，濕滴滴地串成黃白暗灰的風燭殘年。

看著輪椅三人行徐徐離去，他巍然站起來，腳踝一陣麻痛，又

跌坐下去。不遠處，一位站崗的學生志工跑過來關懷，指出廁所和飲食攤位的方向，又善意地扶他一把，慢慢走下觀景台。

從洗手間出來，經過花卉景觀園的兒童探索區，一大群家長陪伴孩童們在毛茸茸的植物間穿梭玩賞。含羞草、迷迭香和各色小菊花被細碎小石頭分隔成迷宮似的區塊，小朋友看著、摸著、聞著，新鮮體驗帶來此起彼落的歡叫聲。有些幼童忍不住想摘折植物卻被年輕爸媽機會教育，不停的叮嚀。

「你是地球小小兵，要保護美好的東西給大家觀賞。」

那年春天，就讀國小六的懷中帶著相差八歲的弟弟來奶奶家度假。潮濕溫熱的夜晚，透天厝後邊的小溪流草叢裡，點點螢火蟲飛西飛東。一大群提著小燈籠的精靈引逗得窩住都會高樓的孫子們雀躍歡樂，流著汗、追著跑、大聲笑。

小孫子玩瘋了，不肯回家就寢。

他突發奇想，用塑膠袋捕捉著幾隻螢火蟲，再放進玻璃罐子，讓孫兒提著閃光的勝利品興高采烈地回家。隔天清晨，懷中呆愣看著玻璃罐，良久才說話：「星星死了，再也活不過來。」

當時，他被妻痛罵一頓，彷彿犯下一件不可原諒的重大罪過。

他看著蹲在花草叢裡玩耍的可愛小臉孔，不禁嘆氣，當小天使們遠離這些大自然的玩具時，也就是告別童年的時候。

依循學生志工的建議，他買了一個五十塊錢的花博銅板便當。滷得入味的薄片排骨搭配 Q 軟的白米飯十分美味可口，讓他忍不住再買一個，暗中慶幸自己明智的決定，今天可以暫時擺脫安養院望之心畏的特製養生餐。

安養院午餐過後，照例有一段漫長的臥床休息時間，讓人睡得晨昏顛倒、神智迷糊，空寂的時光似乎凍結不動。他時常呆瞪著懸

掛在天花板角落的蜘蛛網，默數著昨夜又增添了幾隻不幸的昆蟲。不禁茫然自問，是時間把人退化成失智？還是環境逼人變成癡呆？或許再待個幾年，歲月會給答案。

時過正午，園內接駁站等候公車的人群仍排長龍。方才，吃得有些過飽，又覺得有點困倦。他漫無目地的尾隨一群高中學生搭上花博公車，只過一站即到新生園區，大夥兒又紛紛下了車。跟隨人潮，他漫步在吊滿五色花籃和一層層立體花牆的花之隧道，腳步越來越沉重，極須找個地方停歇休息。

新生園區的志工熱誠推薦閩式建築的花茶殿，是超過兩百年歷史的林安泰古厝的縮小版。

二進式、五間起，雙護龍的四合院建築物前面，有一彎聚寶納財的月眉池，給古厝的環境生色不少。水泥塑造的洞石山則平淡無奇，變成學生們攀爬遊戲的迷宮。繞過藍瓦白牆的長迴廊，順著小橋流水旁的一溜竹林幽徑隨意遊逛，不多久，即看見清淺水瀑沖刷著假山洞石並款款流向荷花大池塘。

池塘中，一座古香古色的觀景水榭帶出清幽之美，亭內設置有幾個仿古的長條木橈。他急先占個有背靠的椅凳坐下來，喝完剩餘的半瓶礦泉水，長嘆一口氣。耳邊聽得悠揚繚繞的胡琴樂曲，春風微含花香柔和吹撫，全身疲憊的細胞瞬間輕盈放鬆，不知不覺緩緩的閉上眼睛。

多年前，在妻子慫恿下，參加江蘇探親旅遊團。回到故土，江南故鄉依舊山明水秀，但他絲毫不願提起親友舊事；甚至對老母親的音訊都漠不關心。妻很不諒解，直嘮叨，莫非不是親生子女，怎可這般冷漠無情。

當年，鎮裡來了一批軍人，他好奇去看熱鬧，混亂中，被脅迫

抓去當小兵……。戰亂的日子裡，家中少了一張吃閒糧的大嘴巴，神智不清的母親曾否為他流下眼淚？塵封的陳年往事沉默地刻印在短項鍊的銅片上，悄然無聲，更說不得。

他板起面孔，冷冷駁斥妻，在那個年代能存活下來的，都是命運的贏家。

……朦朧睡意中，老妻朝他徐徐走來，雖看不清楚她模糊的臉孔，但他內心明白，她已經不屬於這個世界了。

「我曾一再勸你，千萬不能賣掉透天厝，那是你最後的老窩。」

「一個人太孤單，不得不來投靠兒孫。」

「年老了，要習慣跟孤獨做朋友，把它當成自己的影子。」

「我嘗試過，沒辦法做到。」

「過度依賴子女會丟失原有的自尊。」

「我要求的不多，只想享受一點點關懷就好。」

「不，你奢求了，婆婆也是孤單地走到生命的盡頭。」

「她老人家？」

「是，我遇見了王天民的母親。」

「等等……。」

他嚇出一身冷汗，從甜甜的午睡中驚醒過來。王天民這揪心的名字迫使他趕緊伸手往衣領內摸索，觸碰著溫熱的金屬短項鍊，但安養院的人名狗牌卻不翼而飛。慌亂的搜遍全身上下，依舊沒有半點影子。

霎那間，腦筋一片空白，分不東西南北，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只瞧見偏西的太陽威力逐漸減弱，光線投射在暗灰的假石山拉出長長的影子。水池邊，兩株秋香綠楊柳垂枝絲絲條條輕撫水面，滑出一陣陣細細碎碎、不間斷的漣漪。

呆愣好一會兒，他不禁自責：「莫非，真的老得痴呆了？」

必須找回人名狗牌，上面有安養院的資料、他的姓名、背面有長孫的電話，千萬丟不得，絕對不能丟失。……那一張名牌代表著今日的他。

走出花茶殿的富貴門，一整排臺灣美食攤位映入眼中。牛肉麵、蔥燒餅、臭豆腐、擔仔麵、魯肉飯，各式臺灣小吃應有盡有。每一個攤位前面都排上長龍，尤其珍珠奶茶更是熱鬧人潮。

有一年夏天，夫妻倆來臺北探親，長孫懷中買了一杯珍珠奶茶讓他嘗過香甜滋味後，就深深迷上了。可是，自從搬來國宅定居，唯有拜託小孫子台恩跑腿購買，方可喝到這樣的人間美味。兒媳婦頗有意見，認為理當買五杯才顯得公平，對家人怎可厚此薄彼。想到購買五杯須花費不少錢，他再也不敢提起。

前年，順利賣出花蓮透天厝，獲得的屋款將匯往臺北。兒子問他該怎處理？

「一半給你夫妻倆，算是補貼我往後的住宿費用；另一半替我做定期存款，是將來的棺材本。」

「多問您一件事，請別誤會。你的退休俸又如何處理？」

「等我百年之後，平分給兩位孫子購屋安家。」

兒子只淡然說聲謝謝，沒有想像中的感激和興奮。直到前些日子，與國宅社區的鄰居聊天，他方才明白，那筆住宿費只夠買臺北市的一個停車位。

排隊等候時，奶茶攤位突然貼出告示牌，珍珠粉圓已售完，須稍待補貨。口乾舌燥，又苦苦思索該如何找回安養院名牌，他請教了穿花博背心的志工，開始踏上返回圓山區的花之隧道。沿途路過一座小廟宇，叉路轉彎處種有多棵古老榕樹氣根盤結、綠葉茂密，

帶來漫步森林的清涼感受。他停住腳步，幾分猶疑，眼前的綠色隧道似乎跟中午走的那條路很不一樣，不知通往何處。

他隨手攔住一位穿校服的國中男學生問個明白。少年自告奮勇走在前頭，熱心帶路。活潑的身影讓他立即連想起正處於青春叛逆期的小孫子台恩。

小國宅原本很勉強地分隔出一大兩小的臥房，因他的到來，兩位人高馬大的孫兒必須擁擠住在一起。

那天清晨，上學時分，他正在浴室裡盥洗，聽得外邊傳來台恩吵鬧的聲音。

「為什麼要我讓出房間？那是我讀書睡覺的地方。」

「沒辦法，是你爸去接阿公來住的。」

「阿公什麼時候回花蓮？臺北不是他的家。」

兒媳婦避開問題，接著嘮叨起孩子的成績退步和上課打瞌睡的新毛病。

靜待他們陸續出門後，他才悄悄溜進窄小的斗室。坐在床沿，看著自己無處可收納的大行李箱壅塞在小書桌下，彷彿是個燙手的大型垃圾，醜陋又令人頭疼。無意中，眼光觸及長孫近日贈給的電子血壓計，紙盒上黏著長長的記錄表和一張健康五蔬果的笑臉貼紙。妻曾說過，這位性情溫吞的長孫像極年輕時的他，悶葫蘆的個性，習慣把委屈和受氣當米飯軟吞下去。

幾次半夜起床如廁，瞧見小伙子單獨窩在長沙發睡覺，他心裡明白，兄弟倆大概又吵架了。

風吹湖面不平靜，他是那不請自來的東北季風，冷掃得這屋內一家子無可奈何，暗怨不敢言。半年來，家庭的冷戰陰霾把他推向，該理性的離去？或是繼續逗留？的十字路口。頻頻添加酸味兒的親

情逐漸變質了。

每月一次，兒子照例拿著預約單帶他到榮總醫院看病取藥。等候門診時，他聽得隔壁座位的兩位中年婦女在熱烈討論。

「送去養老院，怕被別人說閒話，臭罵不孝。」

「人老癡呆失智，住那個地方不都一樣。有人伺候吃喝拉屎，就夠幸福了。」

句句尖酸的對話堆疊成千斤重的鼎鐘衝撞過來，他招架不住、頭暈眼花，讓兒子攙扶走進看診室，面對腦神經科醫師時，語無倫次地像受驚嚇的幼童連名字都說不準，竟說自己是王大民。

醫師面露質疑，順手開了單，轉診老人精神科作進一步檢查。折騰了半天，接近正午才疲憊不堪地返回國宅，兒子趕緊騎摩托車回公司銷假。

平時，低層樓房的煩人噪音特別多；此刻，室內卻寂靜得令人發慌。大同電鍋的定時鐘拍一聲提醒他，昨晚剩餘的飯菜已經蒸熟了。堆積在大海碗裡的菜餚熱過頭，總是混成油腥糊爛的怪味道。他不禁想念起老家巷子口，老黃的蔥燒鯽魚肚內的卵囊飽滿又滷得香硬透味。把懷念的美味用想像來攪拌眼前食之無味的午餐，已慢慢形成一種麻木的習慣了。

兒子曾向精神科醫生說，父親常記不得剛才吃過什麼食物，平日吃得少又餓得快，似乎是老年癡呆的徵兆。

他無奈嘆氣，心裡像壓著一塊大石頭，揣摩不出自己是家中的一份子，還是暫時寄人籬下的過客。不知為何，居然濃濃思念起那一間被他輕易賣掉的透天厝。

妻說得對極了，即使老死在老窩巢，依然擁有人的基本尊嚴。

花之隧道的上下燈光忽然亮起，因投射的角度不同而產生不同

的趣味性光影，遊客紛紛駐足觀賞讚嘆。在花廊盡頭處，少年遇見了熟識的同學，於是轉身向他揮手道別。他趕緊叫住男孩幫忙投幣販賣機，買了幾罐飲料。離去的少年一邊喝著冷飲，一邊頻頻回頭看望他。在夜晚柔和燈光的襯托下，那張生長在太平時期的年輕臉龐散發出淡淡的擔憂和質樸的天真。

一股被關懷的暖流撫過他的心田，居然感動得眼眶發熱潮濕。

喝完飲料，精神恢復許多，心思又盤回未解決的難題。徐徐放眼看去，一座採用竹子編織成藤椅圖案並作為隔牆的涼亭式建築物，挺立在寬大的水池中。半開放的一樓空間擺滿各式紀念品，人潮進進出出，生意火熱。他買了兩個花博小精靈手機套子好送給孫兒們。

走出賣紀念品的風味館，天色已暗，盞盞柔黃的路燈點綴著一處處寬廣且風情獨特的各國庭園，讓他有些弄不清楚自己是否仍身處在臺北市。

館外的淺水池底有多個圓形的強度燈光透射出水面，彷彿在黑絨幕簾繡上一輪輪泛著霧氣的迷濛冷月。水波盪漾時，他學起身旁的幼童蹲下身子，伸出手去撫弄，讓濕濕涼涼的月光滑過手心，流進心底的洞窟。

假若簽了住院契約，將有一席半坪寬的床位可安心睡覺，隨時做個白日夢。安養院早餐的牛奶燕麥粥香醇可口，有助於降血壓；偶而播放李寶春的野豬林來打發春雨綿綿的漫長下午，跟著哼唱也是一番樂趣。試住期間，令人意外驚喜，兒子下班前總會來一通問安電話，幾句隨意閒聊都能讓他眉開眼笑，心窩暖呼呼。老謝雖不討人喜歡，但此刻若能待在身邊，有個友伴壯膽好商量，該多好。

假若不簽約……，他搖搖頭放棄繼續往深處思索，巍巍然想站立起來，腦袋突感覺暈眩恍神，身體不由主地往池邊傾斜過去。

水池旁爆出一陣恐慌驚呼，幼童的父親快速猛抓一把，硬生生把他拉回來。

「老爺爺，你怎麼單獨一個人呢，多危險！」

「沒事，沒事。」

「你的家人呢？」

「沒事，我沒事。」

回過神來，他蒼白著臉慌慌張張地逃離人群的注視，往竹林森森、有個茶壺綠雕的庭園快步走去。一位中年男志工熱心介紹，這茶壺意味著奉茶好客的臺灣精神。慌亂的他只想趕緊找個座位安神歇息，無法好好欣賞眼前櫥窗內，排列多盆芳名臺灣阿嬤的原生種蘭花，象徵多子多孫。

這時候，隱隱的鼓聲從大廣場另一邊的建築物內飄傳過來，有表演的場所必然有座位。眼前，急需找個歇腳的地方，好好思考如何找回丟失的人名狗牌；沒有安養院和孫子的聯絡電話，意味著自己將面臨流落街頭的尷尬慘況。

他暫時壓下恐懼害怕和疲累饑渴，邁開大步朝外形構造像一隻黑白變形蝴蝶的展館走去。

館內告示板寫著節目「花蕊渡河」才剛開演，管制入口的志工猶豫不決是否該放他進場。不遠處，觀眾席的斜坡階梯上，站著一位身穿保全制服的年輕警衛。懷中的身影閃過腦海，他手指著警衛，口齒不清地解釋一番。志工以為年長的他找著了走散的親人，趕緊請他入席愛心特別座。

現場寂靜無聲，冰黃朦朧的燈光並沒有全部打暗，留下一道有如黎晨空寂的曙光在舞台上。一位身穿白袍的女演員把手中的鐘鈸輕輕一碰，清盈聲音似一縷游絲懸遊盪在觀眾專注的感動中。又有

一位女修行者彎腰拿起路邊一株含苞的小白花，不知為何，她竟驚喜得目瞪口呆。

似懂非懂的觀賞一會兒，太疲倦了，他剛閉上眼睛，馬上被一陣雄壯強烈的鼓聲灌耳驚醒。

舞台的燈光豁然全部明亮，身穿無袖寬大修行衣褲的男女演員一字排開，結實的手臂整齊畫一地打出咚咚鼓聲，震撼的節奏中，響起大銅鑼衝徹雲霄的砵砵迴響。擊鼓有快、有慢，輕慢的時候像僧侶敲木魚；飛快的時候如湍水奔騰、澎湃洶湧。瞿然間，又無聲無息，落入一片岑寂寧靜。

靜如止水的年輕僧人們忽然揮舞起長木棍，驚動山河的鼓聲把他推入逃亡的破舊船艙。

夜黑風高的海面上，聽得砲彈爆開的催命巨響，方才驚覺自己仍保有呼吸和心跳；從船艙裂縫灌進來的海水隨著浪潮起伏，逐漸擴裂成冷笑的巨嘴，等著咀嚼戰亂的殘魂。在那墨黑暗處，連一枝手槍都沒有的他，硬撐著軍官假鎮定的空架子，不停撫摸環繞頸項的銅片，閉上雙眼向王天民祈求，請允許他替代他，再活一次。

雄壯的鼓聲逐漸轉為低沉緩慢，如輕語喃喃喚醒風雨中掙求生存的本能，又彷彿在陳述生命過往懷空的自然定律。

疲憊不堪的他兩眼呆瞪得酸痛，心臟被撼動的鼓聲衝擊得幾乎喘不過氣，一陣下腹尿急逼得他急切站立起來，東張西望，像一隻落單突兀的白頭野鶴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

顧不得觀眾們紛紛投射過來的責備眼光，他依循志工的手勢指引，快步狼狽地奔向洗手間。

舒暢解放過後，站在洗手台前，用力轉開水龍頭，冷不防被大量自來水噴得前胸衣襟一片潮濕。這時猛然想起，丟失的人名狗牌

似乎和衣服弄濕有所關連，卻又想不起來在哪兒掉落的。

眼前的大片明鏡中，一位憔悴累壞、淚光盈眶，軍服血跡斑斑的年輕男子正注視著自己。

「小兄弟，咱記得你，你怎丟失了自己？」

「長官……，為了你，我一直努力的活著。」

「無論走到那裡，咱倆誰也離不開誰，就像歡樂和悲哀總綁在一起。」

「可是，我把王大民弄丟了。」

「是你故意掩埋他。」

「我害怕……。」

「能活到今天，該滿足了。」

「可是，我怎……找不到自己？」

鏡子裡的他點點頭，瘦長濕漉的手指徐徐指向遠方。

霎那間，他豁然想起，那張人名狗牌是在看得見圓山飯店並有藍天長河的大佳園區丟失的。那時，衣服不小心被自來水噴濕，他取下掛在前襟的名牌，隨手放在一旁，轉身又走進廁所，想拿衛生紙來擦乾，居然在區區幾秒鐘後，回過身來時，把方才的記憶抹忘得一乾二淨。

「王大民，你真的痴呆、沒救了。」

伸手往褲子口袋裡摸索，衛生紙依舊仍在。他禁不住無助地哭泣起來，臉上濕答答，分不是水滴、還是淚珠。輕輕抹去淚水，冷靜細想，或許可以向花博志工求救。今天，到處看見他們友善禮貌的笑臉，讓人安心和信任。

心慌意亂的走出洗手間，在隆隆震耳的鼓聲中，他遠遠瞧見一群人正面走過來。仔細一看，有臉色焦急的中年兒子、身穿警衛制

服的長孫、滿頭大汗的小倫和幾位花博志工，個個神色慌張、腳步匆忙。

像走失的幼童見到家人，他再也忍不住，任憑成串的老淚順著臉龐的法令皺紋滑進乾渴的嘴角，濕濕鹹鹹帶著一絲溫熱。

「王爺爺，真是謝天謝地。大家找你，忙成一團。」

「抱歉，對不起。」

「爸，你為什麼要脫隊？萬一發生意外，怎麼辦？」

「我真不應該。」

「阿公，幸好名牌後面有我的手機號碼，花博本部馬上展開尋人……。」

「懷中，有你真好。」

喜相逢有指責，更有關愛。

他垂下頭來，疲累得跨不出腳步，任由兒孫攙扶著，一步一步慢慢走向舞蝶館的出口。表演的節目可能接近尾聲，聽見觀眾席傳來如雷動的掌聲。他停住腳步，若有所感地舉起雙手向舞台上的眾擊鼓者揮手致意。

小倫叫了計程車，問要開往家裡，還是安養院？兒子回答，今晚住家裡，讓老人家安神收驚。

他摸撫兒子粗壯的手臂，微笑點頭致意，又伸出左手緊緊握住年輕孫子厚實的手掌，緩緩說出自己思考一整天的決定。

「明天，陪我到安養院簽約。」

「爸，不要勉強。」

「我這輩子有你們就滿足了。」

「阿公。早上，我媽媽有提醒，明天是你的生日。」

「是嗎？我忘了……喔，是他的生日。把蛋糕帶去安養院，大

家一起分享。」

「好，我來訂大尺寸的蛋糕。」

計程車開開停停，一路往文山區平穩行駛。老王閉上眼睛，耳邊似乎又聽得隱隱鼓聲，腦海浮現出舞台上的白袍女修行者……。空谷山靈，露珠沾濕草徑，喜見路邊一朵小花，迎向陽光，全力盛開。……八十來歲，多活一天算是賺到一天，人生充滿無數小確幸。

啊……啊，生命真美好，美好在心滿意足。

模糊地晃入瞌睡之際，小倫遞過來丟失的人名狗牌。他察看一番，確定完整無缺後，趕緊掛上脖子，把安養院名牌與金屬短項鍊緊貼靠在一起，乾癟的嘴角掛上如釋重擔的滿足微笑。

評審意見

〈雙面名牌〉

宇文正老師

〈雙面名牌〉是一篇「大江大海」類型的短篇小說。描寫戰亂之中，主角頂替他人之名倖存下來，在喪妻之後、面臨逐漸失智的未來，風燭殘年的老人回首一生，是活了他人的一生嗎？迷惑中，道出大時代的沉痛、悲哀。主角與兒、媳、孫兒的相處中，有現實的衝突，也有溫暖與和解；敘述節奏舒緩，細節豐富動人。不過，其中有一些不夠周延的情節，例如主角隨安養院一群人前往花博參觀，從走失後至末尾家屬接回家中，安養院人員不再出現，有違常情。

得獎感言 鄭端端

很感謝新北市文化局在文學獎項內特別創新「黃金組」。世代的不同，各有其不同的學習方法、表達方式和社會價值觀。在網路文學發達的今日，銀髮組不容易有發揮文筆的空間，因此再次感謝文化局錄用拙作。

二〇一〇年我加入臺北花博會的導覽志工行列，服務於新生園區的遊客中心。一位與親友走失的老婆婆，除了微笑，聽不懂任何一種語言。熬過三小時的苦等，當安養院的照顧員出現的剎那，老婆婆像幼童重遇親人的感人場面深深印烙在我的腦海。這三個小時裡，她在想什麼？

害怕恐懼？空白一片？還是篤定，只要按兵不動，救星肯定會出現。這些元素促使我完成這篇文章。

剛踏入初老年齡的我，很感恩還能有機會以文會友，謝謝。

評審會議紀錄

李偉涵／記錄

肯定生命，追求夢想

時間：103 年 9 月 6 日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會議室

決審委員：宇文正、季季、劉克襄（按姓氏筆畫序）

會議開始，第4屆新北市文學獎總召集人路寒袖報告收件情形，本屆黃金組共收到一百三十二件來稿，由初審委員吳鈞堯、歐宗智、郭漢辰選出二十篇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為宇文正、季季、劉克襄，互推宇文正為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宇文正：評審黃金組的感覺很特別，因為同時有詩、小說、散文這三類文體。其中比較有趣的是，黃金組的稿件反而比我們平常評一般文學獎的作品，更具備生命力。就我的文學獎評審經驗，經常會讀到比較濃稠的文字，或是較為晦澀的內容，加上現在宅文學當道，精神上往往會傾向虛無、悲觀。但是黃金組即使

創作的年齡層很高，但作品中卻充滿生命力、樂觀豁達。尤其是詩作，都洋溢著對生命的熱情，這是我評審這組時特別突出的感受。不過評黃金組有比較大的難度，要同時把新詩、散文、小說放在一起比較，這三種文體都有各自的美學，不容易比較，因此在評審的時候我會額外考慮到作品裡頭所承載的時代意義，以及作品完成的難度。

季季：我今年已經七十歲了，是第一次擔任黃金組這種高齡文類的評審。沒想到老人家仍有這樣豐沛的生命力，讓我想到自己——活到這把歲數，還是對很多事感到好奇與衝勁，每天都忙個不停，這正代表了我的心還有意義。相信這些黃金組的參賽者也有跟我一樣的感觸。雖然每個人的工作領域跟我不同，但是我藉由讀他們的人生，也可以感受到強烈的生命力，這是黃金組值得讚賞的特色。至於作品的文字水準、文學層次，雖然會列入考量，但我覺得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應該是肯定生命、追求夢想的最終目的。

劉克襄：我建議以後還有黃金組的話，年齡可以提升至六十五歲。因為他們的作品還是充滿著年輕、活力、以及企圖心，擁有一種繼續前進的厚度與延續力，而不是一種到了生命結尾的表述。而我在還沒閱讀作品之前，一直以為黃金組的作品會更頻繁地提到死

亡和病痛，或者老人照護之類的議題，但事實跟我的預期落差很大，作品中甚至還有很多東西是十七、十八歲的筆調，令人驚奇。

整體而言，黃金組在創作的心境年齡上仍停留在一種年輕的動力上，這是好事。只是這樣似乎就與主辦單位希望呈現的黃金組方向，似乎有所出入了。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圈選六篇，結果為：

兩票：〈樂齡自述〉、〈戰禍〉、〈雙面名牌〉、〈我仍有夢〉、〈黃金有偶單身女〉、〈父老四韻〉、〈城市的清白〉、〈醒秋〉

一票：〈尋訪舊時明月〉、〈我在棉被裡偷偷寫詩〉

召集人宇文正議決，僅獲一票與未得票的作品，不列入討論。

二票的討論

〈樂齡自述〉

劉克襄：本來想放棄這篇作品，但最後還是選入。原因是因為太有楊牧的味道，也有點為主題而寫的感覺。

季季：可能是要呼應黃金組的主題，所以會刻意歌頌黃金年代的美好。作品太過工整，失去了文學閱讀的趣味。不過結尾有些想像的空間，就一個銀髮族而言，可以寫出這樣的詞句、結尾，我覺得不錯。

宇文正：我也有考慮過這篇。尤其喜歡最後兩段，而第二段開始漸入佳境。但是第一段的詞句用得有點俗套，所以我就放棄了，改選〈城市的清白〉，那篇語言新鮮，較吸引我。

〈戰禍〉

宇文正：這篇是具有扎實的歷史書寫與時代記憶，缺點是史料太多太雜，如果可以將重心放在父親尋根的部分，集中焦點，相信會更動人。

季季：作者的野心太大，企圖論述的東西太多，而且引述的歷史都是我們已知的事實，沒有必要再論述一次。其實只要將焦點集中在黃家的尋根之旅，就可以發展為好的散文，更可以成為精彩的小說。我想作者可能沒有太多的寫作經驗，尤其寫家族故事，常常會當局者迷，可惜。

劉克襄：這篇問題很多，所以我沒選。

〈雙面名牌〉

宇文正：這是很喜歡的一篇，寫的是一個戰亂中的士兵，他頂替了別人的姓名存活下來，後來喪妻，又面對失智的未來，在這樣的日子中，他開始回顧自己的人生，也不禁反問自己是活了自己的一生，還是別人的一生？這其中有很沉痛的時代記憶與離合悲哀。接著他又敘述了他與兒媳、孫子之間的相處，這過程中有其現實的一面，但也沒忽略掉一些溫暖，加上語調節奏是舒緩的，描寫細膩、豐富，因此讀完後心情是感動的。

劉克襄：我也覺得這篇不錯。就寫作技巧來說，或許可以掌握得更好，但就整體而言，內容還算是豐厚。

季季：這篇我沒選。我在二〇一二年臺北市文學獎中有審過這篇作品。當時沒得獎的原因，和現在的狀況一樣。第一就是太過平鋪直述，臺北市文學獎那年特別訂了「花博」為主題，所以會發現本文內容都是花博的場景，雖然面面俱到，但是寫得很僵化。而且

就小說來說，他的敘述邏輯也有問題，小說可以幻想，但要有現實的合理性才可以。不過「雙面」的概念設計很好，值得稱讚。

〈我仍有夢〉

劉克襄：本文是寫人死後的想像，很有創意，他有一些想像角度是我們過去不太會想到的。整體而言也算是完整的小品。

季季：我覺得這篇是很典型的極短篇，不論是文字、敘述邏輯、結構、結尾，沒有太大缺陷，就黃金組來說，算是水準好的作品。

宇文正：這篇算是很工整的文章，但我沒選它的原因，就是覺得內容有點浮面，我讀不到作者自己的人生，因為都是架空的想像。

〈黃金有偶單身女〉

劉克襄：這篇比較像聯合報繽紛版的風格，投到文學獎，有點不太適合。不過開頭我滿喜歡，對話也頗有意思。其中寫到女性獨立生活，敘述得不錯，但是結尾不是很理想。

季季：這篇寫得很俏皮，敘述者寫出了中年女性的心聲——到底是要為家庭而活，還是為自己而活？這在個人的時間上不但會產生分配的衝突，同時也要嘗試去平衡自己的身心狀況，但是過程中又得面對一些負面的情緒，我認為作者有寫出這種矛盾的心情。站在女性的立場，我支持這篇。

宇文正：我覺得這篇很像網路的隨筆，結尾非常可惜。而且文章中某些想法讀起來不太健康，比如婚姻有問題，卻要住在一起，這樣家庭的核心是什麼呢？這樣的人要如何擔任諮詢師？不過倒是可以做小說題材。

季季：其實文中所說的諮詢師，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吐吐苦水而

已，並不是真正的心理諮詢師，他們只是相濡以沫。其實社會上有很多這樣的家庭——明明沒有感情、平時也不會說話，卻還是住在一起，僅僅是維持一個家庭的形式罷了。這也算是反映了社會現況。

〈父老四韻〉

劉克襄：我給本詩的分數很高。其表達方式、敘述節奏，都非常到位，而且也可以引發很多人的共鳴。所以我毫不猶豫地將它選入。

宇文正：我也很喜歡作者用生活上的細節與意象來表現他父親的一生。剛讀的時候會覺得它的用字比較口語，但它的特色就是用這些簡單的詞彙來刻畫出最深刻的父親與其人生，我滿喜歡的。而且各段之間都有一種連結性，很不錯。

季季：仔細讀過後，我同意兩位老師的意見，這是一首不錯的新詩作品。

〈城市的清白〉

宇文正：這首詩乍看之下，好像很冗長，尤其使用大量的長句，讓人無法呼吸，但後來細讀，我覺得很有意思。雖寫城市的清白，實際上聚焦於城市受到的汙染與傷害。使用了反諷語法，創意十足的黑色幽默，讓人印象深刻。

季季：這是一首散文詩。作者在長短句交叉使用的節奏上掌握得特別好，因此意象也就順利地孕育而出。作者應該是一位寫作老手。這篇是我的第一名。

劉克襄：我沒選這首是因為覺得作者年紀已大，卻這麼憤怒，有點太過，好像不要這生氣，或許看得到更多有趣的內涵了。

宇文正：不過沒那麼氣憤啦，還是有點幽默的。

〈醒秋〉

劉克襄：在田中親力親為地耕種、從中領悟人生哲理——如果作者沒有實際的經驗，很難寫出這種細膩、味道真實的作品。可惜結尾不佳，如果最後一段拿掉會好一點。

宇文正：這篇很平實、流暢，結尾確實比較弱。

季季：雖然是身體力行在田中耕作、調養受傷的身心，也誠懇地寫出了生命的實踐，但就散文來說，過於雕琢、瑣碎都不太好。

所有獲得兩票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針對八篇作品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每篇最高 8 分，最低 1 分，評審不得對不同作品有同分之評分。

結果如下：

- 〈父老四韻〉 21 分
- 〈城市的清白〉 20 分
- 〈我仍有夢〉 15 分
- 〈樂齡自述〉 15 分
- 〈醒秋〉 13 分
- 〈雙面名牌〉 9 分
- 〈黃金有偶單身女〉 8 分
- 〈戰禍〉 7 分

投票結果由〈父老四韻〉獲得第一名，第二名為〈城市的清白〉。其中〈我仍有夢〉與〈樂齡自述〉同分，最後經評審再一次

表決，評定〈我仍有夢〉為第三名，〈樂齡自述〉為佳作。原因有二：〈我仍有夢〉得到季季、劉克襄的高分票，〈樂齡自述〉只有季季的高分票；另外前兩名文體皆為新詩，評審一致認為應將第三名的機會給予其他文類。〈樂齡自述〉、〈醒秋〉、〈雙面名牌〉同列佳作。

STAGE PLAY 舞臺劇本

首獎 | 死亡的新衣

入選 | 好好的

入選 | 等天亮

入選 | 敬啟者哈姆雷



舞臺劇本組 · 首獎

得獎人 沈台訓

1967年生於臺北，畢業於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人類學組。曾在出版社任職編輯，後為自由工作者，或編輯，或翻譯，或供稿，始終從事與文字有關的古老工作。英文譯作有《世界末日完全指南》等；法文譯作有《雨傘小販溺水事件》等。



死亡的新衣

人物

葳葳：二十五歲左右。

阿森：二十五歲左右。

昇哥：四十五歲左右。

小霸：二十五歲左右。

阿公：阿森的祖父，八十四歲。

媽媽：阿森的母親，五十歲左右。

假人模特兒，其中五具由真人扮演。

年輕女護士一名。

1

- ▲ 燈光漸漸轉亮，看見舞臺中央木然站立五具假人模特兒，三具在前，兩具在後。其中四具分別穿著粉色鳳仙裝、紅色繡花旗袍、白底印花洋裝與紫色晚禮服。而位在後排的一具人偶是葳葳，她穿著二件式蘋果綠套裝。除了葳葳之外，其他人偶皆非真人，而且有鋼絲吊著。

△ 昇哥體態發福，頭髮微禿，身穿深色成套西裝；小霸頂著一頭金色刺蝟髮型，身穿白色緊身背心與牛仔褲，右手臂上有一隻老鷹展翅的刺青。他們從舞臺右方進場，小霸跟在昇哥後面，一起走到人偶群前方。

小霸：哈，女裝店？這個讚。

△ 昇哥沒有理會，四處打量。

△ 靜默。

葳葳：（走出人偶群）歡迎光臨。

小霸：嚇人啊！

葳葳：不好意思。（頓）剛剛在做「立禪」，讓自己休息一下。

昇哥：（先瞪了小霸一眼）難怪小姐的氣色這麼好。妳好，我們想來看看衣服。是有人介紹才來的。（頓）之前在某個場合，看過你們做的，感覺挺不錯。

葳葳：是。那麼，是您要看的嗎？

昇哥：我們兩個都要。

小霸：老大拜託，我——（鳳仙裝人偶突然向上升去）

△ 葳葳手中拿著遙控器，陸續將其餘三具假人升上去。兩位男客人頓時目不轉睛望著升天的人偶。

葳葳：死亡之前，男女平等。我們有女裝，當然也有男裝。

小霸：死亡？

昇哥：（轉向小霸）這是間走精緻路線的壽衣店。

小霸：壽衣店？老大，難怪你之前不說去哪裡。這多觸霉頭啊！

昇哥：我就知道你會這樣說。

葳葳：先生，現代人的觀念已經不一樣了。很多客人只是做好一套備用。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事先做好安排，就像買保險一樣。

昇哥：聽到沒？就像買保險一樣。去年不是勸你買壽險嗎？早做準備，總是好的。

小霸：我才二十幾歲耶。

葳葳：如果有忌諱的話，反正看看也無妨。（頓）為自己準備往生衣，好處是，到時候就不用麻煩家人傷腦筋。

小霸：我到時候只想裸體死給大家看！

昇哥：就算你想什麼都不穿，到最後你只會穿上你不想穿的衣服走完最後的路，小朋友，枉費你這輩子都這麼愛打扮。（壓低音量）況且，你是有什麼看不開的，你也算是個同行。

小霸：這不一樣。死別人跟死自己不一樣。

葳葳：身後的事情，真的誰也說不準的。（頓）像您有好看的刺青，也許搭配適當的衣著，到最後一刻都會很搶眼。

△ 葳葳按搖控器降下一具由真人扮演的假人模特兒。

葳葳：這套服裝，一看，就知道很傳統——長袍馬褂。他頭戴圓形帽，帽緣上，裝飾有「壽」字的圓形花體字圖案。腳上穿的是古式船形布鞋。而亮藍色的馬褂，上面一個個巴掌大的金色圓形圖案，細看可看出繡著金龍吐珠的圖樣。（頓）我們可以留下馬褂，修改得更為合身些，感覺就像一件走復古風的背心，然後搭配您現在的穿著，就可以露出刺青。這麼穿，同時也尊重到儀式服裝的要求，不是兩全其美嗎？家人也比較容易接受。

小霸：壽衣也可以混搭喔？

葳葳：只要當事人覺得可以，而家人也能夠接受，沒有什麼不可以的。（頓）只不過，我們遵守著一些傳統禁忌來設計衣服，比如，不會縫製口袋，也不會選用緞子布料來做衣服。

小霸：那我來試穿這件馬褂好了。

葳葳：對不起，我們的衣服都單做一件作為展示而已。我們並不走成衣路線。如果您想看看穿上去的效果，也許下回可以先預約，我們會事先準備好您所想要的衣服與配件。

△ 葳葳點了一下遙控器，人偶頓時動了起來；它的動作方式，如同一種速度較為緩慢的街舞舞步，先從頭的晃動開始。兩名男客人都嚇了一跳。

小霸：哇，僵屍復活啦！

葳葳：不好意思。我們公司希望看衣服的過程，不要只是靜態的展示。

昇哥：你們還蠻花心思的。

葳葳：我們希望客人有輕鬆看秀的感覺。（頓）像這一件，雖然在式樣上比較老氣，但穿在身上走路的感覺，其實還蠻虎虎生風的。（頓）穿著這樣氣勢非凡的服裝走在天上，絕對可以福蔭子孫。

小霸：那你們還有多少僵屍，全叫出來看看！

葳葳：呵，好。請等我一下。

△ 葳葳操控著遙控器，先把原地舞動中的人偶停止下來，然後點選另兩個按鈕。這時從舞臺深處的布幕中，出現兩具模特兒，一具西裝革履、一具龍袍加身；兩具人偶以緩慢的步伐，平行向前移動，走到舞臺中央時，葳葳點了一下停止鍵。

葳葳：我想我們還是從比較正式的樣式，來介紹這些往生者的時尚。這套西裝，合身剪裁，瀟灑英挺，很受客人歡迎；後來有些客人乾脆定做一套現在穿。

昇哥：穿上去，好像變成紳士了，真的可以一直穿到兩腳一伸。

小霸：老大，你別老是帶來晦氣好不好？我是不會穿壽衣店買來的衣服逛大街的，免得鬼上身。

昇哥：我是看得開好不好。死衣活穿，生死置之度外。

小霸：你不會以為我們穿得人模人樣，就會上天堂吧？我想看得開的人是我，不是你。

昇哥：你跳到另外的問題了。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提我要上天堂。

葳葳：我想，現在來看下一套衣服好了。（頓）這件仿帝王龍袍的明黃色合身大衣，正面是「飛龍在天」的刺繡圖樣，風格很有威嚴——

昇哥：等一下！可是，小老百姓可以穿龍袍當壽衣嗎？

葳葳：正確來講，這並非龍袍，只是使用龍袍的元素來製作。如果有所顧忌，就不要選這一件。（頓）我介紹一下這一款的特色。像剛剛提及的馬褂穿法一樣，這一款古衣也可以拆下兩邊的袖子（葳葳拆下大衣的長袖）……原本衣服沒有繡上的龍尾巴，延伸到模特兒手臂上的刺青來了，衣服上的圖案與身體的圖案合而為一……整個散發出一股武打明星的英氣。

小霸：哇，效果就像妳說的一樣！（頓）可惜後來就火化燒掉了。

葳葳：但最後以這樣優美的意象飛上天去，不是也蠻好的嗎？

昇哥：小朋友，這下子你喜歡了吧。

小霸：從欣賞的角度看頗讚。但是，我就算這樣穿，我也不會飛上天。

昇哥：下地獄穿得稱頭點，也不賴呀！

小霸：為什麼我下地獄還要費力打扮？如果特別引起閻王爺的注意，那不就更慘了。

昇哥：閻王爺看你這小子穿得漂漂亮亮的，也許會覺得你很看重來地獄的禮節，給你一點小甜頭。

小霸：難道穿得好看一點，就可以少受一點折磨嗎？（頓）那每個人不是可以作惡多端，死掉的時候再穿上高檔衣服，去討閻

王爺開心！這公平嗎？

昇哥：沒想到平常那麼囂張的人，還是懂道理的嘛。（頓）不管活著或死掉，穿得整齊一點、稱頭一點，基本上是做人的禮貌。像我就受不了你穿夾腳拖鞋出門，腳趾甲那麼長，看了就難過。

小霸：（看著自己的雙腳）是喔？我覺得還好啊。像鬼鬼哥那一掛的，幾乎都這麼穿。

昇哥：他們永遠只會是小混混的格局。一坨人亂糟糟，連衣服也穿不好。你看著好了，他們混不出什麼名堂的。

小霸：我可不會以貌取人。我覺得他們蠻屌的。

昇哥：屌？那只會被其他人圍剿。

△ 葳葳此時點選另兩個按鈕。舞臺後方的左右兩邊，從天而降兩具人偶，一款的衣服是軍裝大衣，另一款是重型機車騎士裝。

小霸：（抬頭注視降下的人偶）這兩雙靴子超 man 的！你們有單賣靴子嗎？

昇哥：你不是不穿壽衣上街嗎？多問這些幹嘛？

小霸：只是鞋子沒關係。

昇哥：搞不好你會在街上莫名其妙像僵屍跳呀跳的。

葳葳：呵，不會的。現在穿習慣的話，百年以後會更合腳。我們所展示的各项單品，都可以單買。只不過單買的價格比較貴，連衣服成套帶才有折扣。

昇哥：價錢不是問題。

小霸：（走在騎士裝人偶邊）老大，你買這雙靴子給我好嗎？

昇哥：那有什麼問題，不過你要挑一整套，看你喜歡哪一套（手機聲響起）……喂……我在……我在外面……好……好……馬

上過去。(轉向蕙蕙)小姐，不好意思，我們今天還有事……

小霸：什麼！不買了嗎？

昇哥：小姐，我們下次再來仔細看。

蕙蕙：沒問題。這是我們的型錄，請帶回去參考。

小霸：只看沒買，真沒趣。

昇哥：有什麼辦法，醫院那邊打電話來說有案子可做了。

小霸：喔。

蕙蕙：謝謝兩位過來。請慢走。

▲ 蕙蕙注視著他們兩人從舞臺右方離場。燈暗。

2

▲ 舞臺左前方燈亮，看見一張咖啡桌左右兩邊分別坐著蕙蕙與阿森，桌上有兩杯咖啡。先前五具男裝人偶隨意站在場中各處靜止不動。其中穿著改良式龍袍的人偶端來一盤手工餅乾，服務完後，站在蕙蕙身後。

蕙蕙：你有想過死掉時要穿什麼衣服嗎？

阿森：沒。

蕙蕙：對，沒人想過，所以我們才要大費周章，激發人們的想像力。

(頓)現在的人愈來愈晚死，只要開始意識到這件事，就可以想很久。

阿森：死了，自己穿什麼又看不到。

蕙蕙：這正是重點所在。所以要生前仔仔細細想好。人們只要願意「想」，就會有很多可能性。

阿森：這種「想像財」好像很好賺。

葳葳：反正只要滿足客人的幻想就好了。很多人都想死得有尊嚴。有些上了年紀的人，阿伯跟阿桑都一樣，對這種事可是很計較的。（頓）你阿公現在還好嗎？

阿森：喔，還好吧。前兩天妳給我電話時，他剛好被送進加護病房。

葳葳：加護病房？怎麼說還好呢？

阿森：對，也是很嚴重。（頓）怎麼說呢？他進加護病房已經不是第一次，我們都習慣了。就像「病危通知」，收到都沒感覺了。（頓）也許過個幾天，他又會轉到普通病房。

葳葳：有點難以想像……

阿森：老實說，我阿公進加護病房，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頓）因為，只要會客時間去看一下就好，不用成天陪在旁邊。（頓）雖然我阿公已經八十多歲，又老又病，但他的最後一口氣似乎都用來折磨我們。

△ 這時在舞臺右後方，有個滿頭白髮的人，連續翻跟斗翻了進來，停在與葳葳、阿森所在位置斜對角的地方；他的鼻子伸出一條管子，當他停下來時，一手持著鼻胃管，以國劇之姿亮相說話。

阿公：我雖然已經八十四歲，但誰說我只剩一口氣！別小看我，誰想跟我比腕力，放馬過來！

△ 阿森與葳葳往阿公的方向看了一眼。

阿森：妳知道，他就是死不承認自己快要不行了。

葳葳：所以啦，想像很重要。還沒死的，在想自己死的時候要怎麼樣，而真正要死的，多半還以為自己老當益壯。

阿公：（伸展著身體）我要死了嗎？我進進出出醫院這麼多次，還不是都挺了過來！哼，我這輩子有什麼風風雨雨沒碰到過？

阿森：應該是別人在遭受風吹雨打吧。倒楣的家人不知道為了什麼

撐了過來，他都只是吃飽飽、坐享其成而已。

阿公：（睥睨四方）大家想看看，我現在的內孫、外孫加起來有二十二個！

阿森：他每次一講這個，我就覺得很氣。（頓）在醫院時，每來一個新護士，他就講一遍；去門診看醫生，也要講一遍。（頓）他是豬公嗎？有這麼多孫子，又不是他養出來的，有什麼好驕傲的？

葳葳：老人的邏輯跟我們不一樣。

△ 這時，一個女人推了輪椅進場；她是阿森的媽媽。

媽媽：阿爸，小心點，你站在那裡做什麼？來，來輪椅這邊坐下，去外面曬曬太陽，你好幾天沒出門了。

△ 阿公一坐入輪椅，就呈現老朽委頓狀。

阿公：（有氣無力）你們啊，你們就是見不得我好。

△ 媽媽推著輪椅慢慢環繞幾個人偶之間散步，阿森與葳葳時不時注視著他們的移動。

阿森：坐輪椅的他，才是他真正的樣子。（頓）我們看著他又老又病，但他完全不當一回事。

阿公：（氣若游絲）往這邊、往這邊……

媽媽：阿爸，你說什麼？要往這邊嗎？……好啊。爸，你會冷嗎？把這件衣服披上。

△ 阿公扯著衣服，然後把它丟到地上。

媽媽：（撿起衣服）阿爸，你不冷嗎？有點風喔。最好還是披著，免得感冒。

△ 阿公一直抗拒，媽媽只好作罷。她站到輪椅後面，拿出手機，小聲地講起電話。

阿森：而且，他以為他還是一家之主，他隨時都想發號施令。

阿公：妳這個做媽媽的，也不知道是怎麼當的？兩個兒子不結婚成家，也不去催催？哼，像我在阿森這個年紀，都有三個孩子了。

△ 媽媽講手機講得忘我，根本沒聽到阿公的話。阿公兩手抓著自己的鼻胃管，微微發抖。

阿森：妳看他又來了！如果我像他這麼老時，只有子女數目這種事可以說，那真是很丟臉。

葳葳：還好你長得不像他。不然每天照鏡子時，會更沮喪。

阿森：謝謝妳喔。

阿公：喂，衣服拿來……（更大聲說）喂，我會冷啦，衣服拿來！

媽媽：（往輪椅看了一眼）喔，你剛剛不是不穿嗎？你早就該穿上了。

△ 媽媽把衣服給阿公披上，繼續講電話。

葳葳：你媽媽也真可愛，一直在旁邊講電話，好像外傭。

阿森：這已經是最好的狀況了。阿公沒住院前，都住我家，我媽只好認命，負起照顧他的責任。（頓）在我讀國中時，有一陣子，我阿公很番。他要不嫌我媽做菜難吃，就說她沒有燙衣服。他那時候都七十歲出頭了，也不知道在外面搞什麼鬼，開銷很大，動不動就跟我媽要錢。（頓）有一次，我媽跟他說，要錢去向你兒子要，結果，他居然打起我媽來。（頓）那一次鬧得很大，我媽當天就奔回娘家去，還住上十天半個月的。後來我爸去接我媽，被我外公罵到臭頭。

葳葳：那你媽還能不計前嫌照顧他，真是大聖人。

阿森：我阿公好像到了五、六年前吧，就真正變老了。感謝老天，人變老了，真的會比較沒力氣惹麻煩。所以我媽算是勉強接受現狀。

阿公：我要小便……（更大聲說）我要小便，趕快啦！

媽媽：阿爸，你有穿尿布，直接尿就可以。

阿公：（抓著褲襠）我不要，趕快推我到廁所啦！那邊不是有個公廁！

△ 媽媽收起手機，趕緊推著他，從舞臺左方出去。

阿森：阿公睡的那個房間，就像一間公廁，臭死了。（頓）其實他整個人就是一間廁所，尿臊味很重。不過他完全不在乎，也許是嗅覺退化、聞不到吧。

媽媽：（從舞臺外說話）爸，你都尿到鞋子上了，站近一點啦。

阿公：（從舞臺外說話）這裡是男廁所，妳不要進來，妳出去。

葳葳：好噁。他不是有穿尿布嗎？幹嘛不用？

阿森：我怎麼知道！說服他穿尿布，已經搞很久，但他願意穿後，卻不願尿。（頓）在醫院的時候，每次尿尿都像打仗。而且他也不願意使用小便器，所以要不是尿在床上，就是尿在地板上，因為總是來不及走到馬桶間。（頓）有一次他又要尿尿，我就跑出病房，過了十分鐘才回去，結果他只好乖乖尿在尿布中。（頓）他後來把我罵很久，一直在說什麼子孫不肖有的沒的，我只好戴上耳機聽 MP3。

△ 媽媽推著阿公回到舞臺上。

媽媽：爸，你怎麼都不洗手，髒死了！

阿公：哼，我現在還能自己走動、會自己放尿，你們就應該偷笑了！還管那麼多。

媽媽：（小聲嘟囔）躺在床上才方便呢……

阿公：妳說什麼？別以為我聽不到！妳去看看，像我這種年紀的，誰還能站著自己穿褲子的！照顧我這種老傢伙，算是妳的福氣！

葳葳：你阿公還蠻有點小聰明的……自我感覺超良好。

阿森：這就是我們倒楣的地方。我們只要誰站在旁邊照顧他，馬上變成他的下人。

△ 幾個人偶開始原地搖頭晃動。

阿森：啊，假人在動。

葳葳：我現在切換成「自動舞動」模式，每個人偶都會做一點任意移動。這樣容易引起外頭路過的人的注意，進來參觀一下。

阿公：（看著人偶）是我頭暈眼花了嗎？我怎麼覺得公園裡這些樹動來動去的。

媽媽：我看我們回去好了。回去灌點東西吃補充體力。

阿公：我又想小便。

媽媽：你不是才剛尿過？

阿公：（抓著褲襠）它要尿，我有什麼辦法。還不是你們老是給我灌湯湯水水的東西！趕快！我要小便！

媽媽：（快速推著輪椅往舞臺右方走）這次回家尿！

阿公：來不及了！

△ 他們離開舞臺。

葳葳：你阿公插著鼻胃管，不是應該很虛弱才對？

阿森：才沒有呢，我們拼命灌的結果，他還因此稍微胖了一點。

葳葳：嗯，每個人老的情況都不一樣。（頓）你阿公算是生命力很強的人。

阿森：我阿公是這個家族到現在最長壽的人。他沒見過自己阿公那一代變那麼老，他也沒見過他爸爸那一代變那麼老，他是第一位突破八十歲的人。

葳葳：從好的一方面來看，他等於向你們展示人變得「太老」的過程。

阿森：讓我們學習變得「太老」的智慧嗎？（頓）希望如此。

▲ 燈暗。

3

▲ 燈亮。場上四具男裝人偶處於「自動舞動」模式。葳葳在調整第五具西裝人偶的領帶，並用刷子揮掉衣服上的灰塵。

△ 小霸從舞臺右方進場。

小霸：穿壽衣的假人動來動去的，在這種店工作，妳不會覺得毛毛的嗎？

葳葳：哦，您好。我可能習慣了吧。（頓）你看他們，個個穿得這麼帥氣英挺，就像我一個個死去的男朋友。

小霸：妳死過很多男朋友喔！

葳葳：呵，沒有啦。這是一種比喻。

小霸：該不會跟妳交往的男人都很容易蹺辮子吧？

葳葳：這我就知道了。

小霸：像妳這樣的正妹，（頓）看起來並不像致命的女人。

葳葳：您會害怕嗎？

小霸：怕？我小霸天不怕地不怕，特別對致命的女人有興趣。（頓）對了，我叫小霸。妳叫什麼名字？

葳葳：小霸先生，我叫葳葳。

小霸：葳葳。（頓）那妳有男朋友嗎？

葳葳：我有喜歡的人。

小霸：我也可以成為妳喜歡的人。

葳葳：不好意思，您今天來，是想看衣服嗎？

小霸：我是來看妳的。（頓）妳喜歡哪種類型的男的？

葳葳：呵。（頓）這樣說好了。我覺得這些假人都好帥，要是我未來的男朋友都像他們這麼俊俏，那麼會穿衣服，我肯定立刻愛上他。

小霸：小姐，妳不會因為這個工作而染上一點「戀屍癖」吧？做鬼才穿成這樣。

葳葳：戀屍癖？我連真正的屍體都沒見過，怎麼個戀法？雖然說這是一間想要創造往生者的時尚與性感的公司—

小霸：往生者的時尚與性感！我想妳肯定中了屍毒。

△ 五具人偶開始群集葳葳左右，同時伸出手臂，等著讓葳葳刷灰塵。

△ 在此同時，阿森拉著阿公躺臥的病床床尾進場，而床頭則見到昇哥推著點滴架。他們來到舞臺中央後方的位置停住。阿森後來時不時在滑手機，而昇哥則一直注意場中動靜。

葳葳：屍毒？

小霸：我在禮儀社打工，倒是見過不少屍體。做死人的生意，我覺得，要生死一刀切乾淨，不然就會染上屍毒，生死傻傻分不清楚。

葳葳：我們是做活人的生意。我們不做無法來試穿的客人的生意，並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小霸：但妳把死人當對象在說。

葳葳：那只是一種想像的方式。（頓）有一次分手，我就當對方死了，仔細為他整理衣服。（她蹲下來，刷去騎士裝人偶靴子上的灰塵）一邊努力正常上班，一邊剛好可以療傷止痛。

小霸：妳詛咒對方死喔。

葳葳：能有這麼大的能耐就好了。

小霸：可怕可怕。

葳葳：我想您應該沒被人拋棄過。

小霸：再悲慘也不能咒人死。

△ 頓

葳葳：這些機器人（她讓軍裝人偶開始走動），他們穿著壽衣走動，卻又不是鬼，當然也不是人；他們都是我們想像的產物。我只是再加上我個人的想像而已。（頓）問題也許是您沒有想像力，或您害怕去想像。

小霸：死沒什麼好想的。葛屁就葛屁了。

葳葳：我把死亡當成生命的一部分。

小霸：妳是說，妳看著我，妳看到生，也看到死嗎？

葳葳：每個人都有撒手離開的時候。

▲ 靜默。阿公發出喘息聲。場上其他四人同時注視著阿公的動靜。

小霸：講是這樣講，但妳希望別人去想死，只不過想撈點錢罷了。

葳葳：但如果您不去想，我也沒辦法提供服務。

小霸：我也是在賺死人財。但我們只要收屍，什麼都不用想。活人不用想，死人也不用想，客戶層比你們公司大得多。

葳葳：恭喜您。

△ 頓

小霸：我覺得妳有點看不起我哦。

葳葳：您也覺得我很可怕。

△ 頓

小霸：該怎麼跟一個看見你會死的人談戀愛呢？

昇哥：每個人都會死，這個笨蛋。

葳葳：您也可以選擇不要。

小霸：而且，妳感覺對方會死，要怎麼跟對方做朋友？

葳葳：平常心囉。（頓）因為我同樣會死。

阿森：沒想到每個人都會死。

▲ 阿公呻吟了幾下。場上其他四人同時注視著阿公的動靜。

小霸：如果對方沒有想過死不死這樣的事，就沒戲唱了？

葳葳：看情況。（頓）人的想法會改變。

小霸：好吧。我也算是死亡的相關從業人員，應該有加分吧。

△ 頓

葳葳：（點選按鍵，讓人偶散開走動）您有注意到我們用的假人都
是年輕人嗎？老得快死的人並非如此。（頓）這些穿壽衣的
年輕人，意思很清楚，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禮儀社的工作，
是等人過世之後才開始；而我們比較像「生前契約」的作法，
在活著的時候，處理未來的死亡。

小霸：生前契約有很多都是半買賣半相騙。

葳葳：只要在契約上仔細註明各項細節，就可以避免不肖廠商為了
賺錢去操弄消費者的想像。

小霸：「操弄」——妳覺得你們沒有在「操弄」嗎？

葳葳：我們提供想像、鼓勵想像，而生前試穿則是在落實想像。我
們在客人生前，就會把衣服修改到他們滿意為止。

小霸：雖然聽起來你們不是黑心商人，但因為在禮儀社見多了，我
還是寧願存一個棺材本就好，時候一到，基本款辦一辦，一
燒了事。什麼都不用想。也不用擔心別人利用你的想像。

葳葳：這樣也很好。

小霸：只是妳賺不到我的錢。

葳葳：沒關係。

小霸：但妳可以贏得我的愛。

△ 葳葳笑而不答。

小霸：會想像死掉穿什麼衣服的人，內心應該很浪漫。

葳葳：浪不浪漫，我並不知道。（頓）不管生或死反正都要穿衣服，於是透過衣服剛好可以讓生死連接起來，可以讓死比較不可怕。

小霸：看見自己的壽衣會開心的人，也算了不起。

葳葳：其實壽衣只是一個物品，重點是你看見它，你心裡在想的事情。（頓）有的客人甚至會穿著壽衣在家或出門過一天，體會自己從這個世界離開的感覺。

小霸：妳現在穿的衣服，該不會就是妳的壽衣吧？

葳葳：呵，不是。

△ 葳葳按遙控器，讓一個個各自走動的人偶慢慢從舞臺後方離場。

小霸：（看著走動的人偶）我今天來，其實是我們老大想跟你們公司談一個合作案。

昇哥：終於講到重點。

葳葳：原來如此。（頓）這種事情必須跟我們總經理談。

小霸：他人在哪？

葳葳：請跟我來。

△ 葳葳與小霸離場。

▲ 燈光漸暗，但不暗場。

4

△ 場中燈光昏暗。阿森移動病床，把床尾面對觀眾，而昇哥扶著點滴架跟著移動。阿森依舊站在床尾左近，而昇哥則站在床頭後方。

▲ 燈光乍亮。阿公倏地從病床上坐起來，面對觀眾。

阿公：我不甘願。

阿森：阿公。

阿公：（看了一眼阿森）明仔，去叫你媽來，我要兩千塊。我不相信這次賭不到。

阿森：阿公，我是阿森啦。阿公。

阿公：（又看了一眼阿森；昇哥也跟著看了一眼）你在這裡做什麼？
（頓）乖孫，去跟你阿嬤要兩千塊。

阿森：阿公，你在講什麼啦。

阿公：叫你去，你就去。

阿森：阿公，你在醫院，你要錢做什麼？

阿公：我不甘願啦。我要贏回來。

△ 阿公隨即狂咳起來。阿森趨前拍背照顧。

阿森：（在咳嗽結束時）阿公，躺下來好了。

▲ 靜默中只聽見阿公時而傳出的喘息聲。

阿森：（面對觀眾）阿公年輕時吃喝嫖賭樣樣來，整個家就放給阿嬤一個人擔，結果阿嬤養大八個子女後，就得癌症過世。

（頓）他是我阿公，不是我爸媽。他沒養過我。（頓）說起來，阿公也沒養過爸爸他們兄弟姊妹多少人。（頓）現在呢，這個老爸半死半活，大家明明不想照顧，卻又不情不願在照顧，這到底是為了什麼？

昇哥：小孩子不懂。他們是在做給你們下一輩的看。

阿森：（面對觀眾）做給我們看嗎？我只看到他們彼此推來推去。

（頓）這幾個月來，我對他們「一切從簡」而且「很節省」的態度，完全難以理解。

昇哥：現在連孫子也不想管了。

阿森：（面對觀眾）他沒養過我，我幹嘛幫他把屎把尿？而且他根

本是個混蛋。

昇哥：好戲上場，孫子在做最後的審判。

阿森：（面對觀眾）「最後的審判」？拜託，那是上帝做的事，我只是有氣。

昇哥：你說他是個混蛋。你在用他過去的所作所為審判他，讓你有理由不用照顧他。（頓）這種情形，我們見多了。

阿森：（面對觀眾）我阿公，別看他好像快死掉的樣子，他可是超難搞。（頓）都不知道他老了後那麼誠心拜媽祖究竟拜到了什麼？

昇哥：拜神拜佛，通常是為自己，不為別人。

阿森：（面對觀眾）我只是孫子，爸爸他們要負起照顧自己老爸的責任，我不想管了。

昇哥：孫子提前上了真實親人的一課。

△ 頓

阿森：（面對觀眾）小時候，阿公會買糖果給我吃、帶我去夜市玩……我的第一部腳踏車，就是他買給我的！

昇哥：含飴弄孫那一套很美，但那並非親情的考驗。

阿森：（面對觀眾）但總不能否認有「親情」的存在吧。

昇哥：只有碰到錢的問題，或是碰到病痛老死，才是親情的考驗點。

（頓）你這時才會知道，你的家人把你看作家人還是下人？

▲ 阿公在病床上呻吟。

阿森：（趨前探看）阿公，怎樣了？哪裡不舒服？

阿公：……是你呀，阿森，我的乖孫。（頓）只有你在嗎？

阿森：三姑姑跟三姑丈之前有過來看你，但你在睡覺。

阿公：哼，她只想看我死了沒。

阿森：阿公你又來了。

阿公：你爸呢？

阿森：在上班。下班後會過來。

阿公：你媽呢？

阿森：在家。

阿公：叫她炒個米粉送過來。我要小辣。再加個滷蛋。

阿森：阿公，你忘了你不能吃東西，你都用灌食。

阿公：不吃東西，你要把我活活餓死嗎……（狂咳起來）你……

△ 阿森安撫阿公。阿公閉眼喘息。阿森把被子拉好。

阿森：（面對觀眾）阿公住院後，醫院第一次發出「病危通知」，我當時在家。（頓）媽媽打電話交待我晚上自己去買便當，還要倒垃圾，然後才說出這件事。說完就掛掉電話。（頓）結果我想的居然不是阿公的死，而是我自己的死。

昇哥：按照邏輯，並不會馬上輪到你升天。

阿森：（面對觀眾）我那時想著，過了幾年，我就會死了。（頓）「按照邏輯」，是應該不會那麼快。

昇哥：全世界天天都有人死，但只有家人的死，可以很快讓人多愁善感。

阿森：（面對觀眾）我於是把所有親戚想一遍，比如，按照年紀來排，就會得到一個「家族死亡排行榜」。（頓）但是，比較早出生的，其實不一定會比較早死，這個順序必定會有所變動。說不定我會衝到前幾名，因為我騎機車。（頓）我頭一次覺得死亡離自己很近。

昇哥：近得就像隔壁討人厭的鄰居。

阿森：（面對觀眾）我好怕阿公死掉。我好怕參加喪禮。（頓）我好怕香水百合的味道。

昇哥：只要事先講好，禮儀社可以做到完全不用香水百合來布置。

阿森：（面對觀眾）即便覺得不是那麼親，但總敵不過一種家人的引力，你還是會回到病床前守著。

昇哥：臨終的家人，反而比較有魅力。

阿森：（面對觀眾）這是死亡的引力，還是親人血濃於水的引力？

昇哥：「血濃於水」的說法太浪漫了，年輕人才會這麼想。

阿森：（面對觀眾）難道家人終究是家人嗎？（頓）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昇哥：就是有的家人很厲害，很容易知道在其他的家人之中，有誰願意率先做犧牲。（頓）這種敏感度，幾乎算是一種生存本能，一種如何踩在其他家人之上吃香喝辣的能力。（頓）可憐的孩子，你中了親情的毒。

阿森：（面對觀眾）看著阿公，坦白講，我可以享受某種親情的溫暖。當然是指他不作怪的時候。就像現在（看了阿公一眼）。

△ 一名護士小姐從右方進場。

護士：不好意思，來幫阿公量體溫和血壓。

阿森：嚟好。

護士：（大聲朝向阿公說）阿公，給你量體溫喔。有沒有哪裡不舒服？（一邊用耳溫槍測量）

阿公：……妳是新轉過來的嗎？

護士：我是晚班的啦，不記得了嗎？（頓）體溫三十六度八，正常。

阿公：這麼年輕可愛的小姐，我怎麼會不記得？

護士：阿公你好愛說笑喔。現在來量血壓喔。

阿公：（趁勢拉起護士的手來摸）皮膚好好哦，一定是好人家的女兒，怎麼來這裡做這個？

護士：啊，啊，阿公（與阿公拉扯），你好有力噢……這樣我沒辦法做事……

阿森：阿公你這樣很沒禮貌，趕快放手啦！

阿公：（放了護士的手）拉拉小手有什麼關係。

阿森：你人在醫院，你知不知道？

△ 阿公一時沒有回應，護士進行量血壓。

護士：血壓相當正常，七十，一百二。

阿公：都是看見妳的關係喲。我精神也好了一百倍。

護士：阿公開心就好。（轉向阿森）待會我再來換點滴。

阿公：（掙扎著坐起來，阿森過去幫忙扶）妳怎麼這麼快就要走，
再留下一嘛。

△ 護士回頭一笑，迅速離場。

阿森：阿公，你不要再騷擾護士啦。

阿公：什麼騷擾……我告訴你，好好學學阿公我，包準你很快娶妻
生子。

阿森：阿公店那一套只會嚇跑良家婦女，而且還會被告。

阿公：你喔，你……怎麼只有你在這裡？

阿森：不然咧？

△ 靜默。阿公沉思狀。

阿公：趁著精神還不錯，我來宣布遺囑好了。

△ 頓

阿公：我名下那棟房子就留給你。

阿森：阿公，你名下哪來的房子？你老早就把它輸光光了。還害大
伯年紀輕輕就沒唸書，去工廠做工。

△ 靜默。阿公沉思狀。

阿公：好吧。（頓）我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阿森：隨你便。

△ 靜默。阿公沉思狀。

阿公：那我來交代後事。（頓）我不要穿那種老扣扣的壽衣，我要穿花襯衫跟喇叭褲。（頓）而且我不要躺著死，我要站著死。

阿森：站著死？

阿公：很驚訝嗎？（頓）這個家沒人了解我。

阿森：你總是想東想西來找麻煩。

阿公：嫌麻煩嗎？如果沒有我，哪輪得到你投胎，在這邊逍遙？

阿森：你不能為別人想一下嗎？

△ 靜默。阿公沉思狀。

阿公：我這一輩子也算活得轟轟烈烈。（頓）我勸你別為別人活，免得老來有遺憾。

阿森：你說起來很輕鬆，但都是別人在幫你擦屁股。

△ 靜默。阿公沉思狀。

阿公：你現在還年輕，我不跟你爭。（頓）你要跟你大伯、跟你爸媽講，反正我要雄赳赳、氣昂昂站著死。我到死都是條漢子。

△ 阿森無言以對。這時昇哥上前來加入談話。

昇哥：（向阿森與阿公遞上名片）不好意思，剛好路過，在門口聽見你們的談話。（頓）我想也許我可以幫得上忙。

阿森：孝孝禮儀社……

阿公：楊……昇天……

昇哥：阿伯你好，是「天昇」，不是升天。

阿森：楊先生，我們沒什麼忙好幫的。

阿公：我怎麼覺得你有點眼熟啊……你是哪裡人？

昇哥：阿伯，我老家在雲林。

阿公：（一直盯著昇哥看）原來是同鄉，很好。

△ 靜默。阿公沉思狀。

阿公：好吧。你來得正好。我孫子覺得我的後事很麻煩，你有什麼

看法？

昇哥：可以請阿伯再仔細講一遍所需要的安排嗎？

阿公：我的壽衣不要那種死人穿的；我要穿花襯衫跟喇叭褲。

昇哥：沒想到阿伯觀念這麼開放。我們對壽衣也是很講究的，這個容易。

阿公：而且我不要躺在那邊，我要站著。

昇哥：阿伯是說在瞻仰遺容的時候嗎？畢竟棺木都是用躺的。

阿公：沒錯。我活著的時候站著見人，為何死掉時要矮人一截？

昇哥：阿伯有理。我們甚至可以布置個舞臺，讓阿伯可以高高站著，看著底下所有家屬賓客，給他們祝福。

阿公：（睜大眼睛）太好了。你的建議很對。（頓）你來得真是時候。

昇哥：說起來都是緣分。

阿公：（嘆一口氣）可惜有點相見恨晚。

阿森：阿公，你過幾天就會出院，別想太多。

昇哥：小兄弟，你不了解老人家的心情。他們都希望可以提早準備好。

阿公：沒錯。我現在一想到高高在上看著所有人的情景，就覺得好像出了一口氣，好像放下了心中最後的大石頭。

昇哥：阿伯，能夠放手，就是智慧。

阿公：說得真好。（轉向阿森）乖孫聽到沒？還好有人懂得欣賞我的優點。

阿森：他是禮儀社的人，他當然會這樣說。

阿公：不要沒禮貌。

昇哥：阿伯，沒關係。我也很了解家屬的壓力。

阿公：他們有什麼壓力？他們只希望我一死了之。

昇哥：阿伯千萬別這麼說。（頓）你看你還有孫子守在身邊，這就

是福報。

△ 靜默。阿公沉思狀。

阿公：好吧。我有點累了。我的後事就交給你辦了。

昇哥：沒問題。隨時跟我聯絡。那我先走一步。

△ 昇哥向兩位致意後離場。

阿森：阿公，這種事情可能要跟我爸他們商量吧？

阿公：他們來了的話，我會交代下去。（頓）不過你也聽得一清二楚了。

△ 靜默。阿公沉思狀。

阿公：我想起一件事。（頓）我從沒跟別人說過。

阿森：什麼事？

阿公：（看了阿森一眼）你還有個沒見過面的小叔。

阿森：小叔？

阿公：不是你阿嬤生的。

阿森：阿公，你有私生子？！

阿公：什麼私生子？他是你的小叔。

阿森：阿公你也太猛了。

阿公：年輕時有一陣子回老家種蒜頭。（頓）就是這麼回事。

阿森：那你有養他嗎？

阿公：我給過一筆錢。（頓）數目不小。（頓）不知道這小子現在怎樣了？

△ 阿公抓住胸口，微微顫抖。

阿森：阿公你不舒服嗎？躺下來好了。

阿公整個人癱軟往後倒。

阿森：阿公！阿公……護士！護士小姐！

▲ 燈暗。

▲ 燈光漸漸轉亮，舞臺中央站立著六具由真人扮演的假人模特兒，三具男裝在前，三具女裝在後；女裝人偶其中一具是葳葳，她穿著白紗新娘禮服。

△ 阿森由右方進場。

阿森：葳葳，葳葳（四下張望）……葳——

△ 葳葳從人偶陣中走出來。

阿森：哇！葳葳妳好美！

葳葳：（略顯害羞）這是我定做的往生衣。

阿森：妳不是嫁人要穿的？而是死掉要穿？

葳葳：（略顯害羞）一方面也是想試看看，預先準備好一套是什麼感覺？（頓）這樣才好跟客人解釋。

阿森：好敬業哦。（拉起葳葳的左手）來，讓我好好看一下（葳葳稍微左轉與右轉）……妳穿這樣結婚就超美的……可惜要死的時候才穿。

葳葳：（瞬間抽回手）我覺得死掉穿更好看。（轉向人偶陣，用聲控方式大聲說）走、走。

△ 四具人偶開始自由走動。

阿森：（愣了一下）我以為妳要叫我走開。

葳葳：活人不會你叫他走就走。

△ 頓

阿森：人有時說走就走，快過你的想像。

△ 頓

葳葳：對不起。

阿森：沒事啦。

△ 頓

阿森：我阿公走的時候，只有我在旁邊。（頓）我一開始很氣，他居然在我面前死給我看。（頓）這幾天回想，覺得阿公走得實在太快了。

葳葳：我了解。

阿森：不是。不是妳想的那樣。我的意思是，因為他才跟我講完，他在外頭還有個私生子的祕密，就走了。

葳葳：喔。

阿森：我到現在還沒跟任何人說這件事。

△ 昇哥從舞臺右後方進場，在後方四處走走、張望測量，並在一張紙上寫著什麼。阿森、葳葳與所有人偶都盯著他看了幾眼。昇哥不久即離場。

葳葳：嗯，好像你阿公並沒有什麼財產……

阿森：他什麼都沒有。（頓）真可惜不會有人回來爭財產。哈哈。

葳葳：對不起，我想得比較實際。

阿森：我很想跟妳一樣，想得實際點。（頓）我一直對自己說，阿公在死前一刻才講出祕密，這跟沒講祕密就過世沒什麼差別。

葳葳：所以你想把這個祕密保持下去？

阿森：可以嗎？

葳葳：你覺得，你爸爸他們兄弟姊妹，會想去尋找這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嗎？

阿森：他們兄弟姊妹有八個，難保不會有人很好奇我那個「小叔」是誰。

葳葳：我想你可以再等等。

阿森：等多久？

葳葳：等個幾年吧。既然他從未出現，你也不必急著講。先觀察一陣子再說。（頓）說不定其實早就有人知道。

△ 小霸換穿禮儀社制服，推著一個高約一百五十公分的檯子進場，到舞臺中央停下。阿森、葳葳與所有人偶都盯著他看了幾眼。小霸旋即離場。

葳葳：看你阿公那種個性，要一輩子藏著祕密，恐怕不容易。

△ 小霸嘴裡啣著一朵牡丹菊，一邊扛著一把鋪著布單的椅子進場。他把椅子放在檯子旁，然後坐下來，並順手把牡丹菊放在檯子上。阿森、葳葳又看了他一眼。所有人偶慢慢聚集在檯子邊。

葳葳：葬禮的情況還好嗎？（頓）至少沒人來認祖歸宗鬧場。

阿森：事實上，鬧場的還是阿公本人。

△ 從上方冉冉降下化濃粧、戴墨鏡、穿花襯衫與喇叭褲、一手插腰、一手握拳、笑得很開心的阿公，最後站在檯子上面。阿森與葳葳盯著他看，而所有人偶登時慌張遠離檯子邊。

阿森：在「瞻仰遺容」時，阿公嚇壞了所有人，許多上了年紀的親戚全往外跑。

葳葳：啊，你阿公穿的衣服是我們已經停產的「阿哥哥系列」。

△ 小霸爬上檯子，一開始有點畏首畏尾地整理阿公的衣服，並調整他的姿勢。

阿森：我不知道這家禮儀社是如何說服我爸他們的。據說他們引進美國紐奧良（New Orleans）最新的「大體化粧定位技術」，可以讓死者栩栩如生。

△ 小霸調整阿公的姿勢，並跳下檯子，遠遠觀測一下。一連換了好幾個姿勢，阿公有點搖搖欲墜。

阿森：葬禮前一天晚上，我爸、大伯、二伯、大姑姑全都熬夜跟著禮儀社的人想找出阿公的最佳姿勢。感覺阿公好像在玩自拍。

△ 小霸把椅子放上檯子上去，並設法讓阿公坐下來，最後讓他一手拿著牡丹菊。

阿森：最後阿公是坐著死。禮儀社說他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葳葳：不然你阿公要站著死嗎？

阿森：對啊。很酷吧。到死都還在折磨活人。

葳葳：還好你們找對了禮儀社。

阿森：是孝孝禮儀社的老闆自己找上門的。

△ 昇哥換穿禮儀社制服自舞臺右方進場，手裡拿著一支麥克風，站到檯子邊。阿森與葳葳看了他一眼。小霸走過去站在他旁邊。

阿森：當他朗讀祭父文時，哭得好慘，好像他才是真正的兒子。

昇哥：（微哭腔）敬愛的父親大人，您竟撒手離開我們，沒有您的引導，我們該如何踏出人生的下一步？從前您像一盞明燈照亮黑暗的前路，讓我們八個子女順利長大成人、成家立業。如今再也沒有您的教誨，我們該如何是好？（昇哥拭淚）

阿森：好像在諷刺阿公。

昇哥：（加重哭腔）父親大人，您爽朗的笑聲猶在我們耳際。回想您瀟灑走過的一生，一幕幕如同英雄電影，見證您不曾明說的夢想與奮鬥。我們將懷抱您的冒險精神，繼續開創我們一家人的幸福人生。（昇哥拭淚）

阿森：他應該是遊戲人間的浪蕩子吧。

昇哥：（再加重哭腔）父親大人，樹欲靜而風不止，沒有把握機會向您答謝降生的大恩，沒有成大功、立大業讓您含笑九泉，沒有在您晚年時陪伴左右讓您享受清福，是我這輩子再也洗

不清的罪孽。(昇哥顫抖，小霸伸手扶持)

阿森：我？(頓)有點太入戲了吧……

昇哥：(慟哭)父親大人，是我的不孝，沒能守在您臨終的床榻，祝福您走向新的旅程，讓您老人家受苦了。如果真有來生，您還願意容忍我這個不孝子，跟您重溫父子之情，讓我善盡人子孝道嗎？(昇哥捶胸頓足哭斷腸，小霸扶持)

△ 場中只聞哭聲震天，所有人偶先後伸手緩緩拭淚。昇哥上氣不接下氣，慢慢變成嗚咽，直至無聲。全場肅靜。最後，昇哥擦了擦臉、整了整服裝，小霸遞給他一只捲軸，他展開捲軸橫幅，上書：「孝孝禮儀社，讓您孝傲江湖」，然後獨自離場。

阿森：(抹著眼角)我第一次看到有人這麼哭。(頓)我必須承認，他哭得這麼淒厲悲壯，好像哭進我的心底，哭進我的肺腑深處。(頓)讓我整個人好難過。

葳葳：(微哭腔)我也好難過。

△ 阿森遞給葳葳一張面紙，葳葳擰著鼻涕。

阿森：但我的難過好像跟阿公的死無關。(頓)每個人終將一死，葬禮畫下句點，就什麼都沒了。

△ 阿公依舊笑容滿面，吊鋼絲從上方離場。阿森、葳葳、小霸與所有人偶看著阿公徐徐往上升。

阿森：覺得好像作夢一樣。

△ 靜默。

阿森：(看著葳葳的婚紗)妳死的時候會穿著這麼美麗的壽衣。(頓)我還是沒在想死掉要穿什麼衣服。

葳葳：這不重要。(拆掉頭紗)每個人的方式不一樣。

阿森：好吧。我先走了。我媽要我去買金紙。

葳葳：好。

△ 葳葳目送阿森從舞臺右方離場。然後以聲控方式快速唱著〈小小羊兒要回家〉，召喚五具人偶排成一列。她把頭紗擱在某具人偶的肩膀上。然後她也一起木然站立在人偶列中。

△ 小霸爬上檯子，翹著腿坐在椅子上。

小霸：昇哥真扁，他哭得像真死了老爸一樣。這我還做不到。（頓）這場葬禮倒是讓我學到一點：死人也有活人的一面。我從死裡見到了生。我要給自己鼓鼓掌。（頓）美國人還真會想，那個「大體化粧定位技術」果真讓人開了眼界。（頓）一開始調整這個阿公的姿勢時，我還有點彘扭，但後來就得心應手。可惜阿公太瘦了，站姿很容易倒來倒去，最後只好讓他坐下來。（頓）也許昇哥因為無法達成老人家的遺願，所以才哭得死去活來吧。（頓）聽他這麼哭，我感覺自己好像也開了竅。

△ 小霸跳下檯子，走到葳葳身旁。

小霸：（附耳對她說）如果妳準備穿新娘禮服上天堂，那妳覺得我會穿什麼？

葳葳：（因嚇了一跳而跳開）我不知道。

小霸：我會跟你們公司定做一套帥到爆的新郎禮服。

葳葳：您開心就好。

小霸：經過妳上次的開導，我現在也能把死亡當成生命的一部分了。

葳葳：沒想到您這麼在意。

小霸：當然在意。（眯著眼看著她）我現在看著妳，我看到生，也能看到死。（頓）妳相信嗎？

葳葳：我相信。

小霸：而且我知道，彼此看見彼此會死的的人，該怎麼談戀愛？

葳葳：請說看看。

小霸：他們可以——冥婚！

葳葳：冥婚？可是冥婚是兩名死者或一生者、一死者的結合方式，兩名活人就結婚去了，有什麼好冥婚的？

小霸：如果彼此看見彼此會死，在還沒結婚前，先冥婚，更有那種生死都要在一起的味道。

葳葳：沒想到您這麼浪漫。

小霸：這樣子的冥婚，也有一點試婚的意思。很有現代感，對吧？
（頓）等我一下。

△ 小霸脫掉西裝人偶的西裝外套，改穿到自己身上。他拿起另一具人偶肩上的頭紗，走到葳葳跟前，跪下一腳。

小霸：（獻上頭紗）葳葳，讓我們冥婚吧。

▲ 燈暗。

全劇終

評審意見

〈死亡的新衣〉

陳雨航老師

高齡化的現代社會問題以及多數人避而不談的死亡問題，這齣劇藉由一間時髦的壽衣店和一家殯葬業店，於諧謔中不失深沉的方式，帶出人們內心綿長的焦慮。

「把死亡當成生命的一部分」為宗旨，標榜「往生者的時尚與性感」的服裝店，無疑頗具創意，從它發想出來的諸般服飾與真人假人模特兒，相信能夠打造舞臺中可能的繽紛與亮點。加上犀利風趣的對白，或許有機會使得觀眾克服了些許潛在的焦慮後，不期然的憧憬起「死衣活穿，生死置之度外」的境界。

得獎感言 沈台訓

劇本是想像的開始。劇本在先天上假定了另一個現場的存在。然而，劇本如果有一天真的搬上舞台，卻又只能是演出現場的元素之一。這使得劇本如同約會先到的那個人：他雖然對未來有想像，但不確定會面將如何發生，甚至可能等不到任何人赴約。

劇本是召喚。它在等待中早早地揚起手，擔心公車過站不停。揮動的手勢，看起來會不會像是在說再見？沒有相見就先行告別，會不會因為太過戲劇性而如實發生？劇本在誕生之初，難道就給（過早的）葬禮保留了一個位置？這是劇本（天殺）的被害妄想。

謝謝評審老師與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鼓勵，我珍惜所獲得的回應與慷慨。

舞臺劇本組 · 入選

得獎人 劉勇辰

1986 年生於高雄，成功大學中文系、
臺北藝術大學劇本創作所碩士畢業。
退伍後，現居於臺北；曾出版劇本
集《平行線》。



好好的

人物

嫌犯：四十歲，國立大學附屬高中的老師，已離職。

徐妻：三十七歲，嫌犯的妻子，大學教授也是知名大律師。

小鴨：二十六歲，法律系研究所中，徐妻的指導學生。

探長：四十一歲，負責調查小鴨的失蹤案。

妻子：二十八歲，探長的女子。

父親／咖啡廳老闆／陌生電話：男性，僅聲音演出。

.....

一

▲ 黑暗中，只聽到電話的對答聲。

父：喂，警察局嗎？我要報案。（頓）我女兒失蹤了。（頓）她叫曉雅，黃曉雅，今年剛剛大學畢業，很瘦，個子高高的，留長頭髮。（頓）她已經不見整整兩個禮拜了，我到處找都找不到她。（頓）我離婚以後，她和她媽媽住，有時候也會來找我。我還記得，最後一天看到她的時候。

△ 小鴨穿著套裝，出現在舞臺後方。

小：喂，爸。（頓）我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

父：我問她，妳要告訴我什麼？（頓）該不會又要宣佈妳要搬過來
跟我住吧？

小：才不是咧，（頓，笑）我入選了，那個大 case ！

父：我說太好了，恭喜妳。

小：不准說我早就告訴你了。

父：我早就告訴你了。

△ 小鴨開心的手舞足蹈。

小：太棒了，我要去朋友的 party 慶祝～今天我不回家了～（看了一
眼父親）幹麻，放心啦，我酒量是遺傳到你！（停頓）欸欸，
不要把什麼心情都寫在臉上好嗎，它又不是張廢紙。（頓）開
心點，我走囉。（轉身離開）

父：小鴨（小鴨停下回頭）……小心一點。

小：爸，我不是小女孩囉。

父：喔，不是嗎？

小：當然不是。晚上不回家睡你也不用擔心。

父：我擔心的是別的，像妳的開車技術之類的。

小：（停頓）別這樣嘛，爸。

父：怎麼樣？

小：不要這樣，笑一個。（頓，笑，小鴨倒退著跑下場）

父：然後我就沒有再見過她了。（頓）她就突然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好像我搞錯了一樣。（頓）喂？你還在聽嗎？（頓）喂？你們
有在找她對吧？（頓）喂？

二

▲ 燈亮時，探長在他的辦公室內。探長正在聽著電話，一邊無聊的摳指甲。

探：嗯，有啊，嗯，有……我有在聽啊，真的。對啊，真的很嚇人……好啦，好啦，這樣等一下我們會派人過去，啊妳不要太緊張喔，嗯，啊也不要出門喔，好，馬上處理啦，很快。好，掰掰。（掛上電話）老番婆。

△ 過程中，嫌犯捏著鼻子抬著頭，手上還拿著沾了血的衛生紙走到探長旁的椅子坐下。

探：好一點了？

△ 嫌犯點頭。

探：第一次？

嫌：（搖頭）老毛病了。

探：別緊張。來，擦一擦。（遞過去一條手帕）

△ 嫌犯接過手帕擦著臉。

嫌：剛剛的電話是？

探：喔，沒有。一個瘋老太婆，每天都打來報案，說看到樓下有個可疑的人拿著一把瑞士刀晃來晃去。然後說，如果我們不趕快去救她，她家門口早晚會發生兇殺案。

嫌：那你們不處理嗎？

探：去過了好幾次了，根本沒人。神經病嘛。（頓）要不要喝點什麼？

△ 嫌犯搖頭，探長倒了一杯咖啡。

探：所以，你說你要來提供關於黃曉雅失蹤案的線索？（嫌犯點頭）

我可不可先請教你跟當事人的關係？

嫌：她是我太太的學生。

探：（作筆記）那，你最後一次看到她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

嫌：最後一次看到她，是在我老婆的事務所。（頓）半個月前。

探：半個月？

嫌：具體說，從那天之後就沒人再見過她了。

探：當時她還有和誰在一起？你老婆？

嫌：不是，我講清楚一點，我認識她的時候，她是我太太的研究生。

但後來她又到我太太的律師事務所上班。（頓）那天晚上她跟她現在辯護的對象，一起在辦公室裡。

探：被辯護人？那你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在做什麼？

嫌：（停頓）做愛。

探：做愛？（頓）認真的？做愛？

嫌：就在我老婆的辦公桌上。

探：（記錄）他們沒有發現你？

嫌：我不知道，看到他們以後……我就離開了。

探：（記錄）哇噢……那這之後，黃小姐就失蹤了？那那個被辯護人呢？

嫌：他的案子後來勝訴之後，他就出國了，到現在都沒有回來。

探：嗯，你說她的辯護人……那是個怎樣的案子？

嫌：這方面我也不清楚……

探：喔，我瞭解。（探長寫下資料）就這樣？

嫌：（頓）就這樣。

探：嗯……感謝你，這是很有趣的線索。（頓）欸，劉先生，不方便問你個問題，你為什麼覺得黃曉雅她失蹤？

嫌：啊？

探：一個妙齡女子突然不見一兩個禮拜，可能有成千上萬種理由啊，情傷、壓力、家庭、豔遇，也可能只是想放自己一個長假，去哪裡玩一玩，你怎麼判斷她是失蹤而不是別的原因？

嫌：不可能。我們是好朋友，如果有原因她不可能不告訴我。

探：喔，我瞭解了。（點頭），那我想再補問一個問題。（頓）那天晚上，你為什麼會去你老婆的辦公室？

嫌：我？（頓）那天，是我們結婚紀念日，我原本想給她一個驚喜……

探：那她知道了嗎？

嫌：（搖頭）那天她忙到忘記了，去參加了一個廠商辦的酒會。（頓）我後來也沒有告訴她。

△ 頓，探長打開抽屜拿出一篇報導。

探：劉先生，關於你老婆，徐大律師，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你們離婚了對吧？

嫌：這個跟這件事有關係嗎？

探：你覺得呢？（頓）是誰提出的啊？（頓）小孩呢？這部分最麻煩了。

嫌：我們沒有小孩。你好像對離婚很熟。

探：有一點經驗。（看著新聞）據我所知，你還跟她在同一間學校工作？她是法律系教授，而你是附屬中學的老師……

嫌：我辭職了。

探：喔，幹麻辭？

嫌：她說不想再看到我。

探：（看著新聞內文）離婚之後，你老婆馬上到法院申請了限制令，為什麼啊？

嫌：（頓，苦笑）你不是都知道了嗎。

探：限制距離五百公尺。法院准許你合法的永遠離你老婆五百公尺？哇靠，你他媽怎麼辦到的？

嫌：（頓）她說我有暴力傾向。

△ 停頓。

探：那你要不要考慮來當警察？（微笑，拍了一下嫌犯）沒什麼啦，你知道我怎麼跟我前妻離婚的嗎？那天，我老婆提早下班，回家打開門，發現我光著屁股躺在我們的床上，然後浴室傳出淋浴聲。

嫌：然後呢？

探：然後她就像沒有看到我一樣，穿過我，走進了浴室。接著我就聽到浴室裡兩個女人吵架、幹架的聲音。

嫌：那個時候，你怎麼辦？

探：什麼怎麼辦？

嫌：對啊，她進去，你就躺在那裡？什麼都不幹？

探：（頓，探長）對啊，躺在那裡，光著屁股，什麼也沒幹。（停頓）你餓不餓啊？我中午還沒吃欸。要不要……

△ 頓，電話鈴聲響，探長作個手勢，接手機，妻子燈區亮，妻子挺著個大肚子，正在疊衣服，探長口氣溫柔。

探：喂？

妻：老公，你要回家了沒？

探：還沒，我今天有點忙，妳不用等我了好不好？

妻：喔。（頓）我現在在折衣服。欸，不是跟你說襪子不要跟其它衣服一起洗嗎？

探：好啦，對不起嘛。

妻：算了。（頓）老公，寶寶剛剛踢我了喔。

探：是喔？（搔搔臉）呃，老婆，現在不太方便……

妻：老公。

探：嗯？

妻：你早點回來好不好？

探：我盡量可以嗎。（頓）怎麼了，是不是發生什麼事？

妻：嗯，沒事啦。（頓）老公，回來的時候，可不可以買小雞蛋糕？

探：我不喜歡小雞蛋糕，吃起來像狗飼料。

妻：你怎麼知道狗飼料是什麼味道？

探：就是小雞蛋糕的味道。

妻：不是我要吃是寶寶要吃的。

探：好啦，好啦。（頓）欸，老婆，我先去忙了，好嗎？晚一點，我再……

妻：好，你去忙吧，啊，等一下（將話筒移到肚子上）來，跟爸爸說掰掰，掰掰。

探：喔，掰掰囉……

△ 妻子掛上電話，燈區漸暗。探長也掛上電話。

探：（看著電話，搖頭）我現任的老婆，她特別打來報告，說她現在正在疊衣服，還有什麼我的襪子怎麼樣的。女人啊……

嫌：說真的，如果我有一個像你老婆那樣關心你的女人，我會很高興。

探：怎麼，她聽起來像個好老婆嗎？

嫌：她聽來像是個好人。

探：（頓）她就是那時候在浴室沖澡的那個。

▲ 兩人對望，燈暗。

三

▲ 投影打出嫌犯和小鴨的合照，咖啡館老闆的聲音出。

老：這兩個人啊，我有印象啊，兩、三年了吧，他們常常一起到這裡來喝咖啡欸，他們固定坐在……那個位置，（頓）也好久沒來了。他們的關係？是情侶吧，還是同事？雖然年紀有一段差距啦，但是感情好像不錯……上一次看到他們？我想想看……

△ 燈亮時，小鴨坐在咖啡館的角落坐位，面前放著兩杯飲料，她正翻著一本書，嫌犯走上。

嫌：小姐，這個位子有人坐嗎？

小：（放下書，伸個懶腰）你來了？快點坐下來，然後問我：妳是不是在生氣。

嫌：（坐）妳是不是在生氣？

小：我說，我沒事。然後你，你再問我：有什麼事的話，我可不可以幫上忙？

嫌：有什麼事的話，我能不能幫上忙？

小：我說，不能。不對，是這樣子。（冷靜的語氣）不能。然後，然後你說，沒關係，相信我，一切都會好好的。

嫌：好，相信我，一切都會好好的。

小：你怎麼知道？

嫌：嗯？

小：你知道我遇到什麼事情了嗎？你憑什麼講這種話？

嫌：我？

小：這個世界無可救藥了。你憑什麼相信它會變好？

嫌：（頓）和世界沒有關係吧，因為我相信妳。我相信妳是個好人，
好人會有好報。

△ 停頓，小鴨嘟著嘴。

小：嗯～ 89 分。

嫌：哇噢，不錯喔，快滿分了嘛。

小：89 分，哪裡不錯？哪裡快滿分啊？

嫌：89 很好了啦。

小：哪裡好。那你講一個 89 的優點。

嫌：嗯……89 是質數。

小：（看了嫌犯一眼，笑了）你真的有很多優點。（把頭貼在桌上）
我今天要是這樣回答，她說不定就滿意了。（頓）你為什麼要
娶一個這麼難搞的女人啊？

△ 兩人對看了一眼，嫌犯摸了摸小鴨的頭。

嫌：今天這麼早？

小：下午她突然有一個庭要開，我時間空下來了，不曉得要幹麻，
就約你出來囉。

△ 兩人沉默，小鴨呆呆的看著某個方向出神。

嫌：怎麼了，想什麼？

小：在想我該不該去隆胸？。

嫌：隆胸？為什麼要隆胸？

小：太小了啊，目標不夠明顯，就都沒有好男人來追我。

嫌：怎麼會，很明顯了啊。

小：所以你要替男人們說話是不是？那你說，男人不是都喜歡大
的？

嫌：（思考）呃……也不是吧。（再思考）嗯…好啦，男人都喜歡
大的。

小：（嘆氣）算了，還是不要隆好了。

嫌：啊？為什麼？

小：沒有用啊。隆了也只會吸引到壞男人。

（小鴨推了一下面前的飲料杯，一杯紅的一杯藍的）

小：你不喝我替你點的飲料？

嫌：哪一杯是我的？

小：（看著嫌犯）Neo，這個要交給自己決定。（頓，嫌犯猶豫著）
就知道你選不出來。（拿過紅色杯子自己喝了起來）

嫌：（苦笑）那我要給妳多少錢？

△ 嫌犯拿出錢包，小鴨一把搶過錢包。

嫌：幹麻啊？

小：看一下。

嫌：看什麼，（小鴨翻開嫌犯錢包的內裡，從裡面抽出幾張照片，認真的看著，停頓，表情尷尬）嗯，咳，那個是我們去年在比利時拍的。

小：你把她照得好漂亮。（把相片塞回去）我喜歡你把照片洗出來，而不是存在手機裡，老派。（豎大姆指，將錢包扔給嫌犯）啊，你上次在煩惱那個週年紀念的禮物，我幫你選好了，你老婆一定愛死了。（從包包拿出一只精美的盒子）鏘鏘～

嫌：哇。（接過盒子）這要怎麼開啊。

小：用用你的想像力。

嫌：不能用暴力嗎？

△ 小鴨伸撐替嫌犯打開盒子，裡頭是一條美麗的鑲鑽項鍊，他端起項鍊，仔細的看著，停頓。

嫌：好美。（停頓）多少錢？

小：不用了。

嫌：要的。（頓）妳能不能戴一下給我看？

△ 小鴨想了想，伸過頭，嫌犯將項鍊掛在她的頸子上，小鴨坐好以後，嫌犯目光仍停留在她身上。

小：你也喜歡鑽石？

嫌：沒那麼喜歡，我更喜歡啤酒，鑽石怎麼樣也取代不了啤酒。

小：我寧可有鑽石。

嫌：為什麼？

小：鑽石是永恆的。

嫌：永恆的什麼？

△ 停頓，小鴨手機震動，她看了一眼，不理會。

小：你們最近怎麼樣？

嫌：還好。（頓）不接嗎？

小：不知道是誰打的。（看著手機）最近一直會接到奇怪的電話喔。
（手指滑手機，頓）欸，昨天我回家的路上，發現自己被跟蹤囉。

嫌：真的？怎麼發現的。

小：從捷運站到我家不是要走十五分鐘嗎？有個人一直跟在我後面。我半路上故意停下來，他也停下來耶，我只好假裝要打電話，然後，我把手機裡的號碼從頭到尾看了兩遍，我發現裡面一個可以撥的號碼都沒有。（嘴裡叨著吸管）我那時候突然想到一個人，我一個最好的朋友的故事。（頓）你要不要聽？
（嫌犯點了點頭）

小：那是高中畢業，我在重考班認識她，她介紹我一起去當助理魔術師，你知道嗎？

嫌：好特別喔。

小：（點頭）其實很簡單，我們就是穿美美的，然後替一個老外魔

術師推一些箱子啊、準備道具啊什麼的。她很愛穿得很露，旗袍又開這麼高的，然後還自己剪洞，可是大家都很喜欢她，因為她個性很好。（頓）後來有一天晚上，最後一個表演是「箱中藏人」，有看過吧，就是叫美女鑽進箱子裡面……

嫌：所以她才是美女？

小：噓，美女鑽進箱子裡，然後魔術師會在上面插劍。有沒有，（模擬動作）嘿、嘿、嘿，好了以後，我會打開箱子，這時候觀眾就看到——箱子裡面除了劍插得亂七八糟之外，它是空的。然後，我再把門關上，魔術師就會把劍再拔出來，接著，我再打開那個箱子。美女就會鑽出來，這個樣子。（比個華麗的姿勢）

嫌：（輕輕鼓掌）美女美女美女……

小：可是那天表演出了點狀況。當我把箱子的門再打開的時候，裡面竟然還是空的。

嫌：（頓）什麼？（頓）怎麼可能？

小：我也嚇到啦。老外魔術師當時假裝得好像那是設計好的橋段，我們把人變不見了。可是到後臺以後，我們把整個箱子都拆掉了，還是找不到我那個朋友。（頓）我最好的朋友從此就消失了。

嫌：再也沒有人見過她嗎？

小：沒有，（頓）但是我相信她一定在這個世界的某個地方，過得很好。就像神隱少女裡面那樣。

△ 小鴨喝一大口飲料。

小：總之，故事說完了。

嫌：（頓）所以這是個故事……

小：是真的。

嫌：喔，（點頭）蠻好聽的。

△ 停頓。

小：你這樣不行啦，愛當濫好人。（頓）一點都沒有驚喜感。做愛也每次都一樣，親嘴親嘴，舌頭舌頭，胸部胸部，戳幾下，然後就齣……

嫌：我是個簡單的人嘛。

小：如果哪天外星人跑來侵略地球，你一定也是伸著手說你好你好、歡迎歡迎，第一個跑過去。

嫌：然後馬上被死光槍打倒。

小：希望外星人快點來。

△ 頓，小鴨拿起包包，站起身。

小：我走囉。（嫌犯伸手拉住小鴨）喔，項鍊，我都忘了。

嫌：小鴨，我們再試一次好不好？

△ 小鴨把手抽走，拿起桌上的藍杯子，潑了嫌犯一臉，離開。嫌犯一個人坐著。燈光轉換。

四

△ 燈亮時，場上以鏡像相對的方式擺出兩間辦公室，徐妻坐在她的椅子上，探長坐在她面前的椅子。

探：徐律師，我知道你很忙，謝謝妳還肯抽時間配合我們辦案。

徐：（點頭）沒有問題。只是，最近生活有點……混亂，所以一直沒空回電話。

探：我瞭解，我瞭解。呃，徐律師。我想請教妳幾個有關妳指導過，後來又在這裡實習的學生黃曉雅的問題。

徐：小鳴？她怎麼了？

探：她失蹤了。

徐：失蹤？怎麼可能……我只是放了她一個月的假，她說不定只是去哪裡旅行了吧？

探：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下，妳們上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見面？我想想看，（翻桌上的行事曆）……上個月初，她和我一起完成了一份商務合約的審定，後來又一起出庭……嗯，五號，那天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探：那次見面的時候，妳有發現她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嗎？

徐：（想了想）沒有啊，都和平常一樣。

探：那，她沒有和妳提過她有什麼……感情方面的困擾之類的？

徐：沒有。（頓）這方面事我們很少談，而且在我看來她從來不會煩惱這件事。

探：那其它事情呢？她有沒有什麼壓力，譬如生活上或是經濟上的？

徐：我覺得，她是一個很聰明的女孩，平常也很節省，我不覺得她有什麼特別的壓力……（頓）而且，最近她申請到我們所上一筆全額獎學金可以讓她到南歐進修一年，據我所知她是很高興的。

探：這樣。（記錄，頓）那妳知道她跟妳們當事人李先生的關係嗎？

徐：李先生？（搖頭，苦笑）sorry，我好像幫不上你們任何忙。（桌上電話響，她向探長示意）好，幫我接進來。喂，丁媽媽……
嗯，怎麼樣？妳又要修改遺囑喔，怎麼會，妳還這麼年輕……
好，我有空，妳等一下喔。（按著話筒，對著探長，禮貌的笑）
抱歉，一個老客戶，我們等下談的可能會涉及她的隱私……

探：喔，沒事沒事，我打擾太久了，您忙，我有問題再跟您連絡。

（離開前回頭，拿出一片光碟）啊，這是我們手上掌握到最後一次看到黃小姐身影的影像，也留一份給妳參考。

△ 探長下，燈光轉換，嫌犯坐在相對位置的辦公室椅子上，徐妻快步走進，把手上一疊文件扔在桌上。

徐：你去找警察？你說了什麼？

嫌：什麼都說了。

徐：你到底在想什麼。

△ 頓，小鴨穿著第一場的套裝從相對位置的辦公室走上，她拿出一瓶威士忌和一個杯子，倒了半杯

△ 徐妻在的辦公室電話響，她接起。

徐：（對著電話）我現在沒空，叫那個死老太婆給我等一等！（掛上電話，看著嫌犯）你是要報復我是不是？

嫌：（搖頭）我看見了。

徐：你沒有。

嫌：（看著妻子）我看見了。

小：那天晚上，我接到電話，call 我回事務所，參加案子勝訴的 party。我說我沒心情，可是他們說老師有事不能出席所以客戶堅持，叫我無論如何一定要到。

（以下兩場對話穿插）

徐：你給我小心你講的話。

小：我到的時候，大樓其他樓層的人都走光了，警衛來確認過我有鑰匙以後也下班了。我其實很喜歡這種整棟大樓都空下來的時候。

徐：你知道你說的話會帶來什麼後果？會給我惹上什麼麻煩嗎？

嫌：我不知道。

小：天氣有點熱，我流了好多汗，我真很不喜歡穿套裝。身體都黏黏的，我解開了襯衫的第一顆釦子。（拿資料夾搨風）空調好像壞了。可是當我走進事務所的時候，才發現，這裡根本沒有人。

嫌：但是我講的都是實話。

小：我在辦公室裡等了一下，奇怪，是我搞錯了嗎？根本沒有人來。

徐：你知道嗎，我很瞭解我的學生。（頓）我也很了解你。

小：這個時候，突然有人把門打開進來，是我們勝訴的當事人。

（頓）他手裡拿著一瓶威士忌和兩只酒杯。（她看向門口）

徐：你們兩個很像，不，根本就一樣，自以為是。

△ 嫌犯試著靠近徐妻，卻被徐妻用力甩開。

徐：別碰我。

小：他看到我有一點訝異，就笑了。他靠近問我，徐律師人呢？我在他身上聞到一點點的威士忌混合古龍水的味道，嗯，不難聞的味道。我告訴他老師今天不會回來了，他一直笑，笑容看起來和平常有點不一樣。他說今天我們幫他打贏了一場原本幾乎沒有希望的官司，所以他想有個人可以陪他慶祝。接著，他遞給我一個裝了不到半杯威士忌的玻璃杯，笑著對我說，cheers.

徐：那個女孩根本是個爛貨。

△ 小鴨作勢喝光杯子裡的酒，微笑。

徐：只要灌她一點點酒，隨便誰都可以上她。

嫌：妳聽誰說的。

小：曄，好辣。（搨著嘴）可是很好喝。

徐：整個法學院都知道。

小：他問我是不是還要一點（想了想，又把杯子遞出）。

徐：（頓）你不是也知道嗎？

小：我的臉頰開始發燙，我知道，每次我臉頰發燙的時候，就有一點不妙了。

嫌：（頓）妳他媽的在說什麼？

小：他不曉得從哪裡打開了音樂，一首很適合跳舞的歌，他輕輕摟著我的肩膀，（音樂漸入，小鴨配合臺詞動作）我們很快樂的把所有資料、卷宗胡灑到天上，亂扔到地上，笑的像兩個瘋子，接著他吻了我的手，說他很感謝我在這個時候陪伴在他身邊，他說他想要報答我，將來，不管我想要到哪裡去工作，或者是認識更多的人，他都有辦法。接著，他又再倒了半杯給我，（自己倒酒）cheers.

徐：不是嗎？（頓）

嫌：我不曉得為什麼現在妳要扯這些，我早就跟妳說過……

徐：夠了。

小：接著，他拉著我一起跳舞，跳舞的時候。我才發現，他舞還跳得還蠻好的，他手臂肌肉很強壯、小腹的肌肉也很緊實，看得出來一直有在運動，他的眼睛散發著光芒。

徐：我不想聽你說謊。

△ 小鴨坐上辦公桌，停頓。

嫌：好悶，能不能把空調打開。

徐：空調壞了。

小：他開始碰到我。（頓）一直碰到。

徐：找人來修過了，修不好。

小：一開始，我輕輕推開他，問他說，你是不是喝醉了？他微笑，說他喜歡我的頭髮的香味。他的臉很燙，一直呼出熱氣。而且，他還是一直碰到我，所以我說，我想要走了。（頓）我想回家了。

嫌：那天我是要來接妳的。（頓）我準備了一個驚喜想要送妳。

徐：到現在我還是很後悔給你備用鑰匙。

小：我、我要回家，等一等，我累了，我想要回家了。他沒有聽我的話。

嫌：我以為妳會喜歡。

小：接著他就開始用到他的肌肉。

△ 小鴨躺在辦公桌上。

徐：我告訴過你。

小：他把我抱到老師的桌上，我那時候想動，但是手腳都好重，抬不起來。（頓）然後，他把我的衣服一件一件脫掉。

徐：我最討厭驚喜了。

嫌：（頓）結果我聽到門裡面有奇怪的聲音，我一輩子都沒有想到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小：我連話也不能說了，只能流眼淚，他看著我，問我說，妳不會希望我現在還會再把西裝穿上吧？

▲ 停頓，音樂停止。

嫌：我好後悔，我其實知道，那時候她在對我求救。

徐：是你自己要這樣相信。

嫌：我看到她了。

徐：她就是個爛貨，我的當事人親口告訴我，是她先勾引他的。

小：結束以後，他拿出手機，拍了我的照片。（頓）然後穿上了衣服，他就走了。（長停頓）我那時候，只是在想，他竟然就這樣走了，連東西都不幫我收。

△ 小鴨區燈光暗，小鴨下場。徐妻驚呼了一聲，抽了兩三張衛生紙按到嫌犯臉上。

徐：你又流血了。

嫌：（發現在自己在流鼻血）喔，shit……

徐：噓，沒事，把頭抬高，從以前就這樣。來，頭抬高。

△ 徐妻替嫌犯擦擦臉上的血，兩人目光相對，徐妻把紙塞到嫌犯手中，退開幾步。

徐：你自己擦。

嫌：我一直在問自己，那天晚上為什麼我沒有去阻止這件事發生？

△ 頓

徐：為什麼你覺得你的想像就是對的？

嫌：因為我知道。

徐：你知道什麼？你到底知道什麼？說不定明天她又好端端的出現了。又或者她只是單純想消失。你憑什麼管人家那麼多啊？

嫌：我……

徐：我覺得你只是不願意接受她想要離開你而已。（長長的停頓，兩個人分別坐在椅子上）你娶我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我們會鬧到像現在這樣。

△ 嫌犯緩緩搖頭，徐妻把玩著胸前的鑽石項鍊。

徐：以前，我以為我們的愛情，會很神聖、會是永恆的。像你送給我的鑽石。我以為，你跟其他男人都不一樣，是好人。不會那樣對我、不會那樣傷害我，可是……其實你會。

嫌：對不起。

△ 徐妻看著嫌犯，伸手把他臉上的血汗擦乾淨。

徐：你好好聽我說，我們都不知道，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所以，我請你，拜託你，不要再亂說話了。（看著嫌犯）我以我所有的專業來提醒你，你玩不過這些人的。到最後，倒楣的只會是自己。你現在聽我的話，先回家，不要胡思亂想了，好不好？

- △ 嫌犯點頭，離去。
- △ 燈光轉換，徐妻打開電腦，投影畫面：小鴨最後進入電梯的身影，她在進去前，面無表情的看向鏡頭。
- △ 徐妻重復的播放著小鴨進入電梯的畫面。突然用力的打了自己一個耳光，接著狠狠的打了好幾下自己，並把上衣領口撕壞，頭髮抓亂，結束後，她愣愣的看著畫面裡的小鴨，她撥了電話。
- 徐：喂？（頓）警察局嗎？我要報案。
- ▲ 燈暗。

五

- △ 投影小鴨住家門口，被拉上了封鎖線，探長伸手揭開。
- △ 黑暗中，舞臺上是小鴨住家的客廳，傳來開鎖聲，探長持手電筒進門，他四處張望了一會兒。他注意到桌上的電話，打開電話答錄機。

電：嘟，您有三通新留言。第一通，6月21號，來自0951124475……

父：喂，小鴨，是老爸。妳在吧？接電話好不好？對不起嘛，上次妳打給我的時候我正在忙，後來怎麼回撥妳都沒接。（頓）小鴨，我知道什麼事都可以找老爸商量，可是，那個時候沒辦法嘛，妳阿姨她生病啦……

△ 探長坐下。

父：妳不要生老爸的氣囉。（後方傳來女人的聲音）等一下，我在講電話。（壓低音量）小鴨，爸爸想說，妳是最愛的孩子，什麼事情，都可以跟爸爸商量，好嗎？爸爸只希望妳能夠好好

的生活，快快樂樂的，（再度傳來女人叫喚的聲音）好了，來了啦！（悄聲）沒事了，妳聽到留言的話再回個電話給我……
（切斷）

△ 探長搖了搖頭，又按下答錄機。

電：嘟，您有兩通新留言。第一通，6月20號，對方號碼未顯示……

男子的聲音：喂？（頓）你到家了嗎？（頓）我到家了。（頓）妳看了我寄給妳的信了嗎……是不是都沒有看？沒關係，但是，照片妳應該收到了吧？我放在妳的信箱裡，妳喜歡嗎？（頓）那是我的小禮物喔，浪漫吧？（頓）我今天看到妳的時候，妳穿著草綠色的短裙，和一件白色針織的小外套在搭捷運。我好喜歡妳的耳垂，所以我替妳買了這組漂亮的耳環。（頓）妳戴起來一定很好看，會很亮，很亮，發光的那種亮。（較長頓，喘息聲）前幾天，我又看到妳坐在咖啡店裡了，我好開心，我常常想像有一天能和妳一起坐在咖啡店裡，我們一定會很快樂，可以互相幫對方點咖啡，隨便點，每天都喝不一樣的口味。（頓）我不喜歡那個男的，他配不上妳，太老了。（頓）我在那家店買了一臺可以自動磨咖啡豆的機器，哪一天，我泡咖啡給妳喝好不好，妳不覺得那個聲音很好聽嗎？（頓）我真的不喜歡那個男的，跟那些臭老太婆一樣老。他上過妳了吧？（頓）喂，妳為什麼不接電話啊，妳好久沒有接我的電話了。喂？妳還在吧？我很想妳，我很想妳耶，妳知道嗎？臭婊子。（頓）我買了一把瑞士刀，很漂亮，會發光的那種，把它插在妳的耳朵上，一定也很好看。（頓）欸，不

然我們玩一個遊戲好不好？我數到三，看是妳先把電話接起來，還是我先把電話掛掉？如果我贏的話，妳下次就戴我送的耳環出門好不好？一、二、三……
(切斷)

△ 探長再按下鈕。

電：嘟，您有一通新留言。6月19號，來自0953703351……

△ 探長聽到號碼，整個人站了起來，從口袋拿出筆記本核對。

探：(看著手上的筆記本)是她自己的電話嗎……

▲ 電話傳出微弱的風聲。

△ 探長等了一會，露出失望神情，洩氣、無聊的看著小鴨房內其它東西。

△ 沙沙聲繼續中。小鴨出現在舞臺後方，背對著觀眾，她把手機放到耳邊。

小：喂？

△ 探長聽到聲音，快速的走到電話旁邊，探長區燈光漸暗。

小：喂，小鴨，我不知道可以打給誰，所以決定打給妳。(頓)我現在好像在一個很高很高的地方，好像是一間百貨公司的頂樓吧？妳知道，從小，每次心情不好我就喜歡跑去搭電梯。我喜歡那個小盒子，帶著我飛到好多好多不一樣的地方。而且我好喜歡，那個門重重關起來，又慢慢打開的瞬間。我每次都會幻想，說不定下一次開門的時候，我就會飛到一個我真正喜歡的平行世界，在那個世界，我爸爸媽媽沒有離婚，我的胸部會更大一點，也有一個真心愛我的男生，在等著娶我。所以門慢慢打開的那三秒鐘，就是我人生裡最快樂的時候。(停頓，微笑)二十歲生日的時候，爸爸送我這套套裝，他說，從今天起，妳

就是個大人了。妳可以自由囉，喜歡做什麼，喜歡去哪裡，都可以自己決定。但是我突然發現，從那天以後，就算擠進了電梯，我也越來越少做白日夢了。（頓）老師第一次帶我去見李先生的時候，拍著我的肩膀說，這個案子如果贏了，妳知道代表什麼嗎？（頓）兩個字，身價。代表著妳在這個世界上的價值將要翻倍了。然後我問她，所以李先生是好人囉？她說：那不重要。（頓）那不重要。結果我們贏了。（頓，從口袋拿出一張支票）老師開了一張支票，還放我一個月的假，她說我可以用這筆錢，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只要忘掉這件事，當作都沒有發生過，我這麼年輕，回來以後，待遇馬上可以 double，我的人生還是光明燦爛的，只要願意擺脫這個過去。（她看著手上的支票）但不曉得為什麼，我連一點高興，甚至難過的感覺都感受不到。我只是突然覺得好累。（將支票揉一揉扔掉，頓）原來真實的這個世界，真的很糟糕。

△ 小鴨把手機也扔了出去。

小：沒有奇蹟、沒有英雄、沒有超人也沒有救世主。這個世界上只剩下壞人而已。

△ 小鴨站在舞臺的邊緣，燈區燈暗。

▲ 音效傳出手機摔碎的聲音。

△ 探長愣愣的看著電話答錄機。燈漸暗。

六

△ 投影打出多篇新聞「失蹤案女子的不倫之戀」、「名律師泣訴夫妻感情不睦」、「離奇失蹤案的幕後黑手」、「放蕩生愛上

凶暴師丈」以及嫌犯打上馬賽克的照片。

新聞：轟動社會多時的黃姓女子離奇失蹤案，今天有了突破性的進展，知情人事爆料指出，原來這位黃姓女子與她的師丈之間，多年前就發展出了呢，這個感情上的糾葛，進而導致她後來多次與她的恩師之間發生衝突口角，是不是因為這樣才引發出她的離奇失蹤呢，請看我們接下為您做的深度報導……

▲ 燈亮時。嫌犯穿著囚服，坐在看守所的會客室，探長坐在他的對面。

嫌：你的手怎麼了？

探：喔，沒事，受了一點傷。

嫌：（頓）謝謝你還來看我。

探：嗯，好久不見。（頓）現在心情怎麼樣？

嫌：還好，也習慣了。（頓）有我前妻的消息嗎？

探：徐律師也出國了，好像申請了一個駐法的什麼教學計劃，要去兩年。

嫌：喔，（頓）她一直很想出國。（頓）那你呢？最近怎麼樣？

探：我啊……啊，我老婆生了，是女兒。

嫌：真的，恭喜。

探：（笑著搖搖頭）唉，麻煩死了，坦白說，我警察當這麼久，真的覺得生一個孩子下來這個鬼地方，也不和道對他們是好還是壞。

嫌：你想太多了啦。

探：職業病，沒辦法。（從口袋拿出一張剪報）跟你分享我最近在辦的案子你就知道了，你看，這個王八蛋，十七歲的高職優等生，在他住的社區附近，殺了五個遊民。殺完人，還拍照 PO 上網。（又翻到下一張剪報）喔，這個更誇張，之前不是捷運隨機殺人嗎？這個模仿犯，年紀更小，才十五歲，就殺了三個成年人。

嫌：（嫌犯看著探長的照片）這個社會真的是病了，病到我每天都想挖個洞塞兩顆感冒藥下去。

△ 探長無奈的收起剪報。

嫌：前幾天，我又收到小鴨她爸爸威脅要殺了我的明信片。

探：他又寫給你啊？（皺眉）要不要我去跟他談一談？

嫌：（搖頭，微笑）不用了。他也是需要一個發洩的管道。（頓）所以還是沒有找到小鴨嗎？

△ 探長點了點頭，停頓。

嫌：其實這樣也好。

探：什麼？

嫌：這樣，我才能相信她一定也在這個世界的某個地方，過得很好。（頓）就像神隱少女裡面那樣。

探：神隱少女裡面把人都變成豬，哪有很好。（頓）好啦，我想你也不用擔心，黃小姐人沒有找到，這個案子看起來是沒辦法成案。他們早晚得放你出來。然後，過沒有多久，大家也就都會把這件事給忘記了。（看錶）我差不多該回去了。

△ 探長起身，準備離開。

嫌：警官，我還想到另外一件事，還沒告訴過你。是我最後一次接到小鴨的電話。

△ 探長停下腳步。

嫌：小鴨失蹤前一天晚上，很晚的時候，她打過電話給我。約我到一棟大樓的樓下。那天我在那裡等了她很久，她一直沒出現。後來我發現，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那裡等，還有一個老外，不曉得是俄國還是哪裡來的。我們兩個都等在那裡。（頓）過了十一點以後，馬路上也沒什麼行人了，我們不知道怎麼搞得，兩個人開始一起抽菸，後來還去買了啤酒；我們就坐在那裡，抽菸喝酒，等待著。（頓）然後，突然，天上開始掉東西下來，先是一臺手機，然後是一雙高根鞋，接著是一堆亮晶晶的首飾，項鍊、耳環、戒指還是什麼的，接著，好像有數千張被撕碎了的卡片、信紙，就這樣飄了下來，像下雪了一樣。（頓）那個外國人抬著頭，說了一句我聽不懂的話，可是我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意思。我們就這樣一起抬著頭向上看著。

△ 頓

嫌：最後掉下來的，是那個外國人的情人。（停頓）我很高興的是，那天掉下來的人，不是小鴨。

△ 兩人對望，停頓。探長準備離開，又回過頭。

探：再見了，出去以後，要活得好好的。

嫌：嗯，你也是。

▲ 燈光轉換。

七

△ 燈漸亮，妻子抱著小嬰兒，將她放進娃娃車裡，嬰兒仍然發出哭聲，她一邊哼著搖籃曲一邊疊衣服。

妻：妳在問爸爸在哪裡喔？（頓）他還沒下班喔，寶寶我們一起等他回家好不好？

▲ 嬰兒哭聲稍停。

妻：好了，好了，乖，（悄聲）乖寶寶今天怎麼都不想睡啊？

△ 妻子把燈關上，只留一盞檯燈，電話響，妻子急忙接電話。

妻：（接起，悄聲）喂？老公，你要回來了嗎？你快點回來好不好？

探：幹麻？想我啊？

妻：不要鬧啦，我現在好害怕喔，你知不知道，隔壁社區一個老太太，今天在她家門口被人殺掉了，聽說兇器是一把瑞士刀……

▲ 電話另一頭沒有聲音。

妻：喂？老公？你有聽到嗎？

探：（頓）我聽到了。

妻：那你可不可以快點回來？你不在我都不敢睡……

探：好，妳放心，我馬上到了。（頓）這次，我有記得幫妳買小雞蛋糕喔。

妻：（微笑）太好了。

探：女兒怎麼樣？睡了嗎？

妻：沒有。（頓）她大概也想等你回來吧？

探：真的啊，好乖喔，好想趕快回家抱抱她。

妻：那麼喜歡她啊，那你回來以後，今天換你唸故事書哄寶寶睡覺好啦，書上說，聽父母的讀故事入睡的寶寶，長大以後會比較溫和，不容易叛逆喔？

探：真的假的啊，她都聽不懂，會有用嗎？

妻：我也不知道啊。

探：這種鬼話妳都信？

妻：我都肯嫁給你了。

探：喔，也是喔。（停頓）欸，老婆，我愛妳。

妻：（頓，笑）再說一次。

▲ 燈漸暗。

探：我愛妳。

▲ 燈暗。

全劇終

評審意見

〈好好的〉

紀蔚然老師

本劇結構嚴謹，人物突出，對白精準，幾乎沒有廢筆。幾位人物各有自己的心病和困境，交織成一片當代情境的風景。對於人性的描寫也有不俗的表現。若說「徐妻」弱了點，而「探長」和「妻子」那條線薄了些，「小鴨」的形塑則令人讚嘆。關於「小鴨」的遭遇，以及關於她生死的留白，作者的處理可圈可點，讓人讀完後回味不已。這個劇本不只好讀，也值得演出。

得獎感言 劉勇辰

〈好好的〉是一個語焉不詳、透著抱怨氣息的劇本，也是一個針對臺灣時事敷衍推展出來的小品。它想做的，是一種心情記錄式的劇本寫作，將我在種種新聞報導、媒體轟炸下內心對公平正義、自由法治的懷疑和失望通通投注到一個作品之內，而最後還是犬儒的安慰所有人：「沒事，好好的，繼續活下去吧。」

很高興能再次入選新北文學，坦白說，工作之餘寫的作品，自己沒有時間細細整理，連找三五好友幫忙讀一讀劇的機會都沒有，能夠入選、被出版成冊，的確是書寫者最大的幸福，我衷心的期待會有人看到它，喜歡它，並給它一個展示、表現的機會。更感謝所有賜與這份榮譽的評審老師和文化局團隊，謝謝你們讓更多人聽到、看到或感覺好好的。

舞臺劇本組 · 入選

得獎人 廖雪君

畢業於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
研究所劇本創作組。臺北人。喜歡
劇場。



等天亮

人物

黃云翰：男

謝佳瑩：女

王貴珠：女

蕭立仁：男

阿金伯：男

陳寶兒：女

阿鳳姨：女

組長 男

心理醫生 女

陳母 女

序場

▲ 滴答滴答滴答，時鐘的聲音持續著。

△ 暗場中，追光燈在牆上打出一顆月亮，緩慢的從新月、弦月、
滿月，來回變化。

- ▲ 接著不同的質感、大小、快慢、頻率的聲音，漸次發生。
- △ 月光開始移動，照到在黑暗中的人們。
- △ 謝佳瑩將藥罐子打開，倒出一把藥，一顆丟掉，一顆丟回罐子。
- △ 黃云翰穿著整齊完美，拉鬆領帶，將袖扣解開，又拉回，將服裝整理完美。
- △ 陳寶兒從胸罩裡拿出一隻紙鶴撕裂，再拿出一隻紙鶴掛到繩子上。
- △ 蕭立仁跳了一個舞步，左右觀察有沒有人，又轉了一個圈，接著假裝讀書。
- △ 王貴珠微笑的拿著很長很長的布，或快或慢的剪碎、扯破)
- ▲ 燈光隨意來回幾次，轉換。
- ▲ 燈暗。

場次 1

- △ 王貴珠拿著錄音筆，來回踱步，思考了一會兒，按下錄音筆開始錄音。

王貴珠：關於我這次的新書，書名叫做《創造人生的日出》。人的一生，有很多受苦的時候，就好像被關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裡。有很多疑問、後悔甚至是仇恨、不能原諒。人不能只在暗處中等待光明，人生的日光是自己要爭取，要為自己創造美麗的日出時刻。書中也有提到一些我自己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我先生過世很久，他離開之後，生活

對我而言真的是黑暗無光，加上我家裡一連串的事情，有好一陣子的時間，我很沮喪。我待在房間裡足不出戶，每天只能抱著兒子哭。我兒子是那一點星星之火，點燃我迎向陽光的動力與熱情。至於我是怎麼面對的，就請大家看書囉。跟大家分享幾個小故事，是關於原諒的，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有它美好的一面……

▲ 手機鈴聲響起，王貴珠按下暫停，拿起電話。

王貴珠：國際電話？誰啊？（接通）喂，我是王貴珠……喂，妳收訊不太好，妳哪位？（訝異）喔……貴琳啊。有……喜帖我有收到，恭喜妳了。但我可能沒辦法參加，我下個月有三場演講，立仁也要上學不好請假。還好吧，這個家就剩我們兩個人，而且美國那裏沒那麼多禮數，跟妳先生說一下，說妳姊姊真的很忙，沒有辦法出席，總不會不能諒解吧。就先祝福妳了，希望妳這次可以長長久久。我在忙，先這樣了。

△ 王貴珠掛上電話後，從一疊廣告單中拿出喜帖看，不以為然的塞回廣告單中，拿起錄音筆，重新思考整理了一下，電話鈴聲又響起。

△ 王貴珠接起電話。

王貴珠 喂，是……你好啊。我可以說話，請說。是什麼類型的講座？嗯……是，可以。下個月嗎？可以啊，我下月時間是空的，你們先搶先贏囉。

▲ 燈暗。

場次 2

△ 警察局。組長從外面進，伸展了一下疲憊的身體，倒了一杯茶喝。

△ 蕭立仁在另一張椅子上睡著。

△ 陳寶兒用醫藥箱處理手上的傷，擦藥。

組長：天快亮了。一個晚上處理一堆小鬼，累死人。妳手還好嗎？

我看看。來給我。（接過寶兒手中的膠布）我幫妳貼。女孩子不要逞強，要知道保護自己。

△ 組長在陳寶兒的傷口上輕吹，輕輕的、仔細的將膠布貼上。拉著陳寶兒的手檢查是否有其他地方受傷。

陳寶兒：我知道。謝謝組長。

△ 組長盯著陳寶兒看。

陳寶兒：組長？

組長：喔，外面那個立牌把妳拍得真漂亮。那個笑容，嘴角的角度抓得剛剛好，妝畫得也很自然舒服，女生妝太濃不好看。像你這樣，警察親善大使，不錯不錯。你笑一個看看。

陳寶兒：組長？

組長：笑嘛。

陳寶兒：這樣？

組長：對對對。啊，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想把那個笑容偷回家收藏。好像那些大明星拍廣告，都會有粉絲偷海報、偷立牌一樣。

陳寶兒：太誇張了。

組長：絕對不誇張。你調來才一年多，局裡面從上到下，還有附

近的居民都很稱讚妳。連那個王奶奶的小孫子，每次經過的時候都吵著要找警察姊姊。寶兒啊，那個 ... 我 ... 我想 ...

△ 組長突然看到蕭立仁，轉移話題。

組長：還在？這小鬼是怎麼樣？

陳寶兒：喝醉酒駕，自己倒在路邊，小張帶回來的。沒有事故也沒有受傷。已經測了酒精濃度 0.2，還沒聯絡他的家人。

▲ 電話鈴響。

組長：找找看有沒有聯絡方式。

陳寶兒：好

△ 組長接起電話。

△ 陳寶兒將蕭立仁的後背包打開，拿出面紙、濕紙巾、乾洗手、水瓶、摺好的頭巾、整齊疊放的書和資料、手機、皮夾。

組長：110 你好，是，是，地址是……。什麼情況？樓上一直發出聲音？用東西刮地板？還有……是……持續多久了？斷斷續續……。是。還有無聲電話？好，我們會派人過去一趟。

陳寶兒：有潔癖喔。（拿起蕭立仁的手機查看）關機。（拿起蕭立仁的皮夾，抽出身分證）蕭立仁……

△ 陳寶兒翻著蕭立仁的皮夾，若有所思，將東西收回包包。

組長：寶兒，小鬼醒了筆錄做一做。對面 100 號那棟大樓有狀況我去看一下。

陳寶兒：好。

△ 陳寶兒走到蕭立仁旁邊，抬起他的臉撥開瀏海看，將蕭立仁的臉放下。

△ 組長離開。陳寶兒撈起蕭立仁的外套幫他披上，蕭立仁因此醒來。

蕭立仁：嗯，頭好昏，你不睡覺啊？演講稿寫不出來？我要上廁所，
奇怪……我們家廁所去哪裡了？

△ 陳寶兒往側臺一指。

蕭立仁：咦？在那裡嗎？（經過陳寶兒）嗯……妳今天頭髮好香……
嗯……這味道好熟……

△ 蕭立仁搖搖晃晃離開。陳寶兒將桌椅拉好，資料夾攤開，準備
做筆錄。蕭立仁驚叫著跑進。

蕭立仁：啊……這是哪裡？我在哪裡？

陳寶兒：警察局。醒了沒？坐，該做筆錄了。

△ 蕭立仁恍惚坐下，人還沒完全清醒。陳寶兒邊問話邊在本子上
紀錄。

陳寶兒：蕭同學……

蕭立仁：妳是誰？妳好眼熟……

陳寶兒：你酒駕，醉倒在路邊，身分證、行照、駕照給我。

蕭立仁：喔，好。

△ 蕭立仁掏出證件交給陳寶兒，陳寶兒接過證件時，蕭立仁盯著
陳寶兒，突然大叫。

蕭立仁：是妳！終於找到妳了。妳不是說會去嗎？我去 night to
night 好幾天了，都沒有看到妳。

陳寶兒：（往裏頭看）你說話小聲點。

蕭立仁：阿，先把手機號碼給我……

△ 蕭立仁忙找手機，正要開機又放棄。

蕭立仁：不行，現在開機會有 200 通未接來電。寫在我手上好了，
寫在手上就不會掉……

△ 蕭立仁抓陳寶兒的手，把筆尖抵在自己手心。

蕭立仁：快寫啊……

△ 陳寶兒用筆用力戳了蕭立仁的手。

蕭立仁：啊……妳幹嘛，很痛耶……

陳寶兒：醒了沒？

蕭立仁：醒了。

陳寶兒：那繼續。

蕭立仁：……妳是警察？妳怎麼會是警察？……啊……所以那天手銬是真的啊！……哇賽……

△ 蕭立仁看看自己的雙手，又想去抓陳寶兒的手。陳寶兒一個擒拿反折他的手掌。

蕭立仁：啊……警察打人啊……

陳寶兒：從現在開始不准問問題、不准講自己的，我問什麼你答什麼。了解嗎？

△ 蕭立仁點頭後，陳寶兒鬆手。

陳寶兒：幾歲？

蕭立仁：22。……妳幾歲？

陳寶兒：從那裡離開？

蕭立仁：Night to night。……（喃喃）難怪妳知道要怎麼躲臨檢……

陳寶兒：噓。（看了一下裡面）這是我的工作，你現在在警察局，我同事還在裡面辦公。我現在在工作，我們把該做的事情做好，請你配合。了解嗎？

蕭立仁：妳是警察……媽呀妳是警察……我居然跟一個警察……

△ 陳寶兒用力把資料摔在蕭立仁面前。

△ 蕭立仁看了一下資料，留意到某個欄位。

蕭立仁：承辦員警陳寶兒，妳的名字？很可愛耶。

陳寶兒：基本資料確認一下，內容看有沒有要補充或更正，沒問題

就在這邊簽名。罰單之後會寄到戶籍地址，記得在期限內繳納。

蕭立仁：罰單！

陳寶兒：是。我也很想幫你，但這個我幫不了。

蕭立仁：完了，不能被發現……

陳寶兒：抱歉，依法行事。另外你的機車駕照吊扣一年。這一年內請不要無照駕駛。

蕭立仁：怎麼會這樣……車子是我的命……

陳寶兒：確認完了記得簽名。

△ 蕭立仁無奈簽上名字，陳寶兒用力把資料夾闔上，夾到蕭立仁的手。

蕭立仁：暴力耶……

陳寶兒：打電話找人來帶你回去。

蕭立仁：妳沒有跟我媽聯絡吧？我會死喔，妳這樣是謀殺喔。（頓）那……有沒有可能……去……妳家？

陳寶兒：喂！

蕭立仁：那不然給我妳的電話…

△ 陳寶兒眼神確認了一下裡面和門口的動靜，伸手抓住蕭立仁的領子。

陳寶兒：我警告你，這是警察局，你要是亂說話影響到我……

△ 組長進，陳寶兒立刻鬆手，組長看著兩人，嗅到一絲不對勁。

組長：有什麼問題嗎？（認出蕭立仁）喔……是你啊……敢酒駕，不要命了你……

陳寶兒：組長，還好嗎？

組長：半夜鄰居糾紛，小事。不過那家太太堅持鄰居要騷擾她，

可能有其他過節。小鬼半夜不回家在搞什麼啊？

蕭立仁：唉唷……鄭叔叔……

陳寶兒：組長？他……

組長：就住 100 號那棟大樓，他媽我認識，名作家喔，蠻厲害的。
酒退了就自己回去。酒駕會要命，你今天只是命大。要注意安全。

蕭立仁：知道了。

組長：今天的事情我不會跟你媽講，你自己想辦法找個理由矇過去。快點回家。

蕭立仁：耶……

△ 蕭立仁杵在原地不動，對著陳寶兒比出電話的手勢。

組長：耶什麼？還不走。

蕭立仁：喔，我在想電話號碼……

組長：想什麼電話？

蕭立仁：沒有啦，我在想一個朋友的電話號碼，我之前跟她在
night to night 認識……

陳寶兒：（打斷）同學，你這邊漏寫了。

蕭立仁：什麼？

陳寶兒：麻煩你來一下。

△ 陳寶兒在蕭立仁手上寫下電話號碼。組長似有似無的瞄了一眼。

陳寶兒：你可以離開了。

蕭立仁：掰掰…

△ 蕭立仁離開，邊走邊對著陳寶兒擠眉弄眼。

組長：怪里怪氣。現在年輕人是怎麼了？喝了點酒就飆車，以為自己是什麼超人還鋼鐵人。這小鬼，別看他乖乖的，鬼靈

精得很。媽媽管得嚴，小鬼越會找漏洞鑽。（頓）跟他有什麼來往會自找麻煩的。

陳寶兒：喔。

組長：多值幾次夜班就什麼都會遇到。妳最近才剛開始輪夜班，很多事情不熟悉。我想說妳……以後都跟我一組好了，我可以教你。這樣妳也比較快上手。

陳寶兒：跟組長一起很讓人安心呢。

組長：那個……等一下我們一起吃個早餐。妳被選上親善大使是好事嘛，值得慶祝。我請妳吃飯。忙一晚上也累了，吃完送妳回去休息。（頓）怎麼了？

陳寶兒：不是所有男人都能理平頭，尤其是後腦杓到脖子這邊的線條，要好看不容易。我發現……組長很適合。

組長：是嗎？

陳寶兒：嗯。

組長：（看外面）啊……怎麼還沒天亮？

陳寶兒：快了。

▲ 燈暗。

場次 3

△ 客廳，桌上有擺盤漂亮的西式早餐，有 scone、土司、果醬、咖啡和生菜沙拉等，謝佳瑩準備早餐中，非常仔細講究的把餐具排放整齊，餐桌上的每個小細節都不放過。

謝佳瑩：我不懂耶，為什麼一天到晚都有人要找我麻煩？我想要安

安靜靜地過日子有這麼難嗎？每天都乒乒砰砰的……

黃云翰：怎麼了嗎？

△ 黃云翰帶著襯衫、背心，領帶拿在手上，帶著公事包走進。

黃云翰：是管理員、快遞、還是……（頓）我媽有打電話來嗎？

△ 謝佳瑩瞄了黃云翰一眼，幫他倒咖啡，見黃云翰拿起叉子吃沙拉，伸手阻止。

謝佳瑩：欸，拿錯了，沙拉叉子是這支。

黃云翰：對不起，我沒有注意到。我幫你問到你想要的酒香麵包和迷迭香麵包，在我們家後面橋下一間麵包店……

謝佳瑩：橋下……那邊不是菜市場嗎？

黃云翰：沒有，那邊已經是尾端了，不算……

謝佳瑩：那就是菜市場。那條街，那個範圍，那一區就是菜市場。市場裡面很不衛生，你怎麼會往那邊找。

黃云翰：那間店真的是很道地的……

謝佳瑩：我不管，反正我不能接受，你再找找有沒有別的。受不了耶，你就喜歡路邊攤菜市場，可以不要這麼粗糙的過日子嗎？

△ 黃云翰揉捏脖子。

謝佳瑩：沒睡好？不是從小吃苦長大的？怎麼換了個枕頭就睡不好。（頓）你就是太累了，一直用電腦都沒有變動姿勢，才會覺得脖子不舒服。（頓）你昨晚有聽到電話聲嗎？

黃云翰：電話聲？（趕緊拿出手機察看）我手機沒關嗎？

謝佳瑩：不是，是家裡的電話聲。

黃云翰：……嗯……沒有。

謝佳瑩：響很久而且打了兩通，你都沒聽見嗎？那你有聽見樓上的

一直在乒乒砰砰、叩叩叩叩，又好像拿什麼尖尖的東西刮地板嗎？

黃云翰：……沒有。但有可能是我真的太累了。（頓）妳昨天晚上沒吃藥嗎？

謝佳瑩：有啊。我都有按時吃藥，不信你看。

△ 謝佳瑩欲拿藥瓶，黃云翰按住他的手。

黃云翰：不用，妳有按時吃藥就好，醫生有說，按時吃藥狀況才會改善。

謝佳瑩：我覺得我好多了。要不是因為電話響，我根本就可以一覺到天亮。

黃云翰：還是要多注意，醫生不是說，這個病 ... 嗯 ... 失眠的症狀不能輕忽。

謝佳瑩：不過就是失眠而已，大驚小怪。

黃云翰：還是要聽醫生的話。

謝佳瑩：你不覺得醫生的笑容很假嗎？

黃云翰：什麼意思？

謝佳瑩：一種假裝專業的樣子。她一定是經驗不多，所以需要這種方式假裝。這種女生看多了，用表情假裝專業，事實上都暴露自己的不能。

黃云翰：人家是醫生，沒有必要演戲給我們看。

謝佳瑩：你不知道醫生才會演。那種過度溫暖的笑容，看了實在很不喜歡。我的生活又沒有什麼壓力，要不是樓上的鄰居太討厭。

黃云翰：蕭太太？之前漏水的事情不是都處理好了。人家把浴室打掉換了水管……

謝佳瑩：那我的牆壁誰賠我？那個水這樣從廚房的牆上滲下來，一

點一點都是水漬。那天我在揉麵團，我的麵放了一天一夜，她那幾滴臭水下來就都完了。

黃云翰：人家都道歉了，不是還送了禮盒來嗎？沒事就好了嘛！

謝佳瑩：黃云翰。一個爛東西就把你收買了啊？你什麼都好好好，難怪會被騎到頭上。爸常說，會被騎在頭上的男人沒出息。你怎麼就不……

△ 黃云翰弄出了叉子碰撞瓷盤的聲音。

謝佳瑩：怎麼了？

黃云翰：喔，沒事。……肩膀痛。

謝佳瑩：我看看。（頓）這邊怎麼了？會痛嗎？

黃云翰：喔，我這幾天肩膀酸，大概自己捏的時候太大力。

謝佳瑩：不是耶，你這裡有一道刮痕。你是用什麼東西弄傷肩膀，怎麼會刮一道在這邊？

黃云翰：嗯？……有嗎？

謝佳瑩：受傷也不知道要喊痛。是指甲刮的嗎？你又沒留指甲……

黃云翰：嗯……搞不好是公司的哪個女同事，呵呵……

謝佳瑩：除了我以外誰要你啊！小心點，要是東西不乾淨，搞不好會破傷風。要不要擦藥？

黃云翰：不會啦。不用擦藥，會有藥味。

△ 謝佳瑩幫黃云翰扣好襯衫，拿起領帶幫黃云翰繫上。

黃云翰：老婆，（頓）我今天晚上要加班，妳先吃不要等我。

△ 謝佳瑩不接話，繼續把繫領帶工作完成。

謝佳瑩：好了。（拿起一顆 scone 餵黃云翰）好吃嗎？我做的，上次你說朋友給你的 scone 很好吃，我找到食譜就自己做做看。這個是原味的，這個有加葡萄乾，吃一口，葡萄乾有放萊姆酒，泡了一天才入味，配咖啡很對味，英式紅茶也

不錯，但是要無糖的。

黃云翰：老婆……

謝佳瑩：今天中午會去超市一趟，我想試試看人家推薦的法國鹽之花海鹽，聽說口感很不一樣。那種鹽不需要研磨，粗粗的顆粒搭配牛肉咬起來很好吃。

黃云翰：我晚上……

謝佳瑩：上禮拜你生日，我做了一桌的菜在家裡等你。買那些食材很重，我下了計程車，在大樓門口沒有人幫我。一個大學男生幫我拿上來。

黃云翰：對不起，我……臨時……

謝佳瑩：（開始把餐桌上的東西排整齊）我忙了一整天，累得要死。然後你沒有回來，手機也不通，也沒有打電話，沒有說任何一句話。

黃云翰：我很抱歉……我……

謝佳瑩：你一定覺得很奇怪，東西呢？在垃圾車裡！連同裝食物的那些義大利進口瓷盤，一起丟掉。

黃云翰：何必要這樣……

謝佳瑩：你昨天也是好晚才回來，一回來就去睡覺，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好好的吃一頓飯說說話？你知道你上次出差，樓上的一直製造噪音，電話又一直響，這些聲音一直在我耳多邊嗡嗡嗡嗡地響不停，連我洗澡的時候都不放過你就知道有多大聲。我受不了了只好報警。那什麼爛警察來問兩句話就走了，我被人家欺負你都不知道。

黃云翰：警察？妳沒有跟我說……

謝佳瑩：你這麼忙，我什麼時候跟你講。……以前……你以前都不會這樣？

△ 電話鈴響，兩人僵持著誰也不動，黃云翰受不了接起電話。

黃云翰：喂，找誰？這裡沒有老師。不是，這裡不是學校，你打錯了。

謝佳瑩：誰？

黃云翰：是要打給學校請假的，可能按錯了。

△ 沉默。

黃云翰：我……

謝佳瑩：第一次約會那天你生日，我請你吃牛排。我發誓每年生日都要讓你吃最好吃的東西。除了車禍那年我們在醫院之外，哪一次我忘記，你怎麼可以。嘖……

△ 謝佳瑩看了一眼電話，非常不耐煩。

謝佳瑩：我頭很痛。總之，這是我們……啊……這些電話聲真的搞得我好煩。鈴鈴鈴鈴的一直響。

△ 黃云翰盯著謝佳瑩看，小心翼翼不放過任何細節。謝佳瑩接起電話。

謝佳瑩：喂……喂……？（掛上）就是像這樣，打來又掛斷，要不就打來不出聲。你知道這個世界、這個社區、這棟樓、這間房子每天都要找我麻煩嗎？

△ 謝佳瑩受不了的瞪視電話，身體不由自主地來回碎動著。

謝佳瑩：啊，不要再打來了。你看，你看，我每天都在過這種日子。電話一直響一直響……

黃云翰：電話……響……了？

謝佳瑩：對。你沒聽到嗎？鈴……鈴……鈴……。你快接啊。（摀住耳朵）我再也不要接這些該死的電話。

黃云翰：不……不是嘛。我們放輕鬆一點。我們兩個人都放輕鬆一

點。對不起，生日那天是我不好，我不應該這樣。佳瑩、佳瑩……你聽我說……

謝佳瑩：你先接電話有那麼困難嗎？我什麼都不要聽，只要有那些煩人的電話聲我就什麼都聽不到。

△ 黃云翰有點遲疑但故做鎮定走到電話旁邊接起電話。

黃云翰：喂？……你不要不出聲……我跟你說你這樣已經是騷擾，我們已經報警了。（掛上電話）好了，沒事了。他應該不會再打來。

△ 黃云翰癱坐在沙發上，面無表情。謝佳瑩側坐在他腿上，將自己埋在黃云翰的懷裡。

謝佳瑩：老公，你今天不要去上班了，在家裡陪我。你不可以離開我。

△ 謝佳瑩纏抱在黃云翰身上，越抱越緊，黃云翰就這樣癱著，沒有回抱，也沒有接話。

▲ 燈暗。

場次 4

△ 王家客廳，桌上有剪刀和一些剪報。

△ 王貴珠正在看電視、摺衣服。從衣服堆中拿出一條綁頭的方巾，研究了一下，放到一旁，繼續摺衣服。

王貴珠：漏水本來就是兩家的事情，溝通清楚就好了。樓下那個黃太太真的很不講理，任性又態度惡劣，而且漏水的事情才處理完，她又一直說我們製造噪音吵她，睡覺都來不及了，誰有空要吵她。

△ 蕭立仁抓著籃球在手上拋來拋去，不小心掉到地上。

王貴珠：兒子，在家裡拿球小心點。等一下樓下的又有意見。我懷疑我們在家走路都不能有聲音。

蕭立仁：這麼嚴重？

王貴珠：真的，你看。

△ 王貴珠拿起擺在一旁的 A4，遞給蕭立仁。

蕭立仁：這什麼。喔，字很漂亮耶。

王貴珠：看內容，樓下寫的。她居然把這東西貼在門口，要昭告天下我們家漏水不處理，我明明就馬上處理，而且我還送了茶葉禮盒給她，我真後悔跟她賠不是。現在說我們每天製造噪音吵她。她覺得寫東西寫得過我嗎？要跟我打筆仗，她沒搞清楚狀況。

蕭立仁：（拿起 A4 唸）「鄰居相處本來應當互相幫助，遠親不如近鄰，有過失就要責任要提醒勸導，希望你們能盡快改進，避免成為社區的惡鄰。」這什麼啊？

王貴珠：我們是惡鄰，她現在好心勸導我們回頭。怎麼有臉說這種話。

蕭立仁：是喔。

△ 王貴珠折好衣服，繼續剪報動作。

△ 蕭立仁將摺好的衣服收進房，把衣架收好。將 A4 紙收到一疊廣告單中，隨意整理，發現了紅色喜帖，抽出來看。又悄悄放回去。

王貴珠：樓下的講話就是讓人覺得討厭。

蕭立仁：還好吧，我幫她拿東西她還請我吃餅乾，人蠻親切的。

王貴珠：你幫她拿什麼東西？

蕭立仁：嗯……她買太多東西，我在一樓遇到就順便幫她拿一下。

王貴珠：少跟他來往，那女人跟瘋狗一樣，不小心會被她咬到。

蕭立仁：喔。我要出門囉。

王貴珠：去哪？又要去練球。

蕭立仁：……對啊。要練球，快要比賽了。

王貴珠：有沒有在唸書啊？每天看你就是打球。有時候還搞到三更半夜，都不知道我在家等你會擔心。你留級一年比人家晚起步，都大三了還不想一下以後想做什麼，每天就這樣……

蕭立仁：前幾天半夜有電話。

王貴珠：啊？有嗎？找誰？

蕭立仁：不知道，我要接的時候就掛斷了。

王貴珠：打錯的吧。兒子來。

△ 蕭立仁到王貴珠身邊坐下。

△ 王貴珠十指扣著蕭立仁的手，拍拍示意蕭立仁看電視。

王貴珠：演講你要多看多聽，人家的智慧就在裡面了。媽自己寫東西，也到處演講，但還是要多聽多看別人的分享，還有剪報也很重要。你爸他以前多認真。男孩子要多用功，多建立人脈，工作起來才會順利。

△ 王貴珠盯著蕭立仁的臉看。

蕭立仁：幹嘛？

王貴珠：說什麼幹嘛，要說做什麼。幹嘛幹嘛的多難聽。男孩子不要給人家感覺輕浮，這樣子形象不好。我兒子這麼帥。

蕭立仁：唉唷，媽……

王貴珠：帥兒子你的頭髮該去剪一下，清爽一點才不會感覺流里流氣。你不要學電視上那些什麼花美男，弄得不男不女，又

化妝又帶什麼花花俏俏的飾品，這樣怎麼會好看，好奇怪，還有女生來倒貼。

蕭立仁：好啦，媽我要出門了。

△ 王貴珠緊扣著蕭立仁的手不放。

蕭立仁：媽？

王貴珠：兒子，你要去哪？

蕭立仁：打球啊……

王貴珠：去哪打球？

蕭立仁：……學校操場。

王貴珠：你們幾號要比賽？

蕭立仁：我……我……上次隊長講的時候我忘記抄下來，反正下個月啦。你到底幹嘛……做什麼啦？

王貴珠：（拿出方巾）這是什麼？

蕭立仁：（接過方巾塞進口袋）哦……我打球的時候一直流汗，所以阿志說用這個綁頭，汗比較不會滴到眼睛。

△ 王貴珠看著蕭立仁的眼睛，又看看頭巾。

王貴珠：不是你又偷偷跑去跳舞？

蕭立仁：怎麼會。拜託，媽你不要這樣懷疑好不好。

王貴珠：你好好的我又怎麼會懷疑。

蕭立仁：前天的事情我已經講過了嘛。真的就是在阿志家睡著手機又沒電，你不是都打給阿志問過了。

王貴珠：我知道我把你的舞衣剪掉你還在生氣。

蕭立仁：不要講這個。

王貴珠：我是為你好。這樣你才會打消那個念頭，你不知道跳舞那種地方認識的人都有問題。男男女女黏在一起，換一個舞伴就換一個交往對象。跳舞的人都不專情，你傻傻地才去

跟跳舞的女生在一起。你記不記得阿姨，她就是這樣。年輕的時候男朋友一個一個換，結婚以後又離婚。

蕭立仁：阿姨現在是美國的國標選手，人家發展得很好……

王貴珠：跳舞算什麼發展，一個女人婚姻不幸福就什麼都不是。

蕭立仁：為什麼妳每次講到阿姨都這樣？我記得小時候阿姨常來我們家玩，你在忙的時候都是她帶我出去玩，她都會帶我去溜冰。為什麼後來阿姨就都沒來了？

王貴珠：不講他。就說你之前那個學姊，看起來就很愛玩……

蕭立仁：我要走了。

王貴珠：你跟我生什麼氣。我會害你嗎？你跟那個女生在一起之後，跳舞，到處去玩，越來越晚回家，打電話給你也不接，出門好像丟掉了一樣。一個高中生，翹課、抓頭髮、穿奇怪的舞衣、鞋子，跟我說要去穿耳洞。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擔心你。擔心你交到壞朋友，你現在還要跟我生氣。你讀到大學就不聽我的話了，要是你爸還在就好了。他一定不會……

蕭立仁：（聲音略大）他一定會。

王貴珠：你說什麼？

△ 沉默。

蕭立仁：你每次都說要是爸在他一定會怎麼樣，要是爸在一定不會怎麼樣。不喜歡跳舞的是你不是爸爸。（頓，猶豫）而且，你剪壞的舞衣是……是爸爸的。

王貴珠：是你爸的……（頓）誰給你的，為什麼我不知道。誰給你的……說啊……

蕭立仁：阿姨出國前給我的……

王貴珠：你跟她什麼時候見的面？她跟你說什麼？她找你做什麼？

蕭立仁：都這麼多年了，有這麼重要嗎？反正衣服也沒了 ...

△ 蕭立仁背起背包離開。

△ 王貴珠開始哭泣。

△ 蕭立仁僵直在門前一會兒，離開，不久後又回來。

△ 蕭立仁拿了面紙遞給王貴珠，王貴珠把面紙拍掉，蕭立仁又再抽一張，王貴珠又拍掉，這樣來回了三、四次。

△ 貴珠將整包面紙抓起來丟到一旁。

王貴珠：你們父子都這樣對我。

蕭立仁：媽……

王貴珠：他就是跳舞跳到心肌梗塞，你也要這樣嗎？他那天本來就不太舒服還硬要出門，我怎麼勸都不聽。跳到一半心臟病發，整個人摔在地上，頭還撞到椅子都撞破了。被一堆人抬著，頭破血流的送去醫院，連死的時候都不能乾乾淨淨。你也要這樣對我嗎？你也要這樣的話你就走，你去，不要管我。

△ 蕭立仁蹲在王貴珠面前。

蕭立仁：媽，對不起。

△ 王貴珠抱著蕭立仁大哭。

▲ 燈暗。

場次 5

▲ 街道的聲，機車聲。

△ 蕭立仁騎在機車上。

△ 四周暗。

蕭立仁：30……40……50……60……90……啊……不准跳舞、不准喝酒、不准騎快車、不准講髒話、不准交女友、不准刺青、不准打耳洞、不准……操什麼都不准。不准自由、不准呼吸、不准活著……幹。啦啦啦……我無照駕駛怎麼樣，我就是無照駕駛，抓我啊笨蛋。I am the king of the road！

▲ 燈暗。

場次 6

△ 診間，舒適的沙發桌椅，心理醫生正在泡茶。

△ 謝佳瑩在診間旁，獨白。

謝佳瑩：不過就是失眠嘛。這種病說出去會讓人笑死。要是讓我媽知道她一定會說：「妳就是太閒才會失眠。」接著她就會說，「都是妳老公沒出息，才會讓妳失眠。我嫁給妳爸這麼多年從來也沒失眠過。」

△ 謝佳瑩走進診間，醫生遞了茶給她。

醫 生：嗨，請坐。你今天看起來氣色很好。睡得好嗎？

謝佳瑩：還不錯。

醫 生：這是無咖啡因的玫瑰花草茶，有助於安定心神。我很喜歡花草茶，對身體心情都有幫助。

謝佳瑩：謝謝。

△ 謝佳瑩接過茶，聞了一下，就將茶擱在桌上不再碰它。

△ 心理醫生將她的動作看在眼裡，輕輕地在筆記上做了一個記號。

醫 生：最近都好嗎？有沒有什麼好玩的事情。

謝佳瑩：很好啊。我老公生日那天，我做了一桌菜，我們過了一個很浪漫的夜晚。他真的很愛我，我爸媽也都很喜歡他。

醫 生：你老公真幸福。我也很喜歡做菜。特別喜歡炒麵、炒飯，自己做出來的特別好吃。

謝佳瑩：我拿的是西餐執照。

醫 生：會煮飯的媳婦，婆婆都會很喜歡。

謝佳瑩：說到婆婆就頭痛。她就愛找麻煩，鄉下老人家觀念不好又說不通。她會說以前的媳婦都怎麼樣，她以前都怎麼樣。她以前怎麼樣那是她的事情，時代不同了，我可是我家裡的女兒，不是她家的媳婦。還好我老公跟我在一起，不然哪有機會改變那種荒謬的思想。

醫 生：上次你提到他家是做生意的？

謝佳瑩：賣小吃，鵝肉飯吧，反正是那種鄉下的路邊攤，蒼蠅很多，油膩膩的櫥櫃裡面擺了幾樣小菜，切完小菜的刀用抹布擦，桌子也用抹布擦，那條布一定比砒霜還毒。鵝肉就擺在旁邊，一整隻。客人要的時候就抓出來切，切肉是那隻手，找錢也是那隻手。真的超不衛生，我光看就有反胃的感覺。

醫 生：可是鵝肉飯很好吃耶，做得好的鵝肉飯，每天供不應求，客人都還要排隊。而且，現在的路邊攤沒有這麼糟糕了。

謝佳瑩：妳也是路邊攤愛好者？拜託不要這樣虐待自己。

醫 生：不會啊，很享受。小攤子很親切，坐下來吃幾個小菜，跟老闆聊個天。

謝佳瑩：吃飯就是要享受食物的美味，要精緻營養要健康，路邊的灰塵這麼多，老闆做飯的時候都在跟客人聊天，口水都噴

進去。糟糕透頂的用餐環境，路邊攤都應該要被取締，不應該存在。

醫生：我只是覺得……

謝佳瑩：在吃的領域裡，我似乎比較在行。

△ 沉默。

△ 謝佳瑩似乎聽見了什麼聲音，尋找聲音的來源。

△ 謝佳瑩皺眉看著醫生。

謝佳瑩：醫生，妳的電話響了，妳不接嗎？

醫生：（愣一下）嗯，妳是說……妳聽到我電話響了？

謝佳瑩：醫生，妳很幽默喔。雖然很小聲但是就是響了。不要假裝沒聽到，這樣會不小心透露妳很緊張，對妳的專業形象有損喔。

醫生：妳聽見什麼聲音？

謝佳瑩：就一般的電子鈴聲。

醫生：是嗎？

△ 拿出手機，在謝佳瑩面前做了按掉的動作。

醫生：這樣呢？還有聲音嗎？

謝佳瑩：妳這是幹嗎？測試我的聽力？

醫生：沒有，沒事。了解一下妳對聲音的敏感度。不好意思我的電話響，妳不要介意。

謝佳瑩：（懷疑）……喔，沒關係，我不在意，我怎麼會在意，這是小事、小事。不過建議妳可以注意一下。我是不會誤會，但別人就不一定了。

醫生：是，謝謝妳。（輕輕的在筆記上做記號）謝小姐，想請問妳。妳有沒有頭部受傷的經驗？

謝佳瑩：沒有，怎麼可能，我很注意安全的。（頓）醫生... 為什麼這麼問？這跟我的症狀有什麼關係嗎？

醫生：嗯，如果妳頭部沒事，那就排除這個成因，有時候失眠是因為大腦一些組織受損造成影響。

謝佳瑩：是嗎？那這可以根治嗎？是說我沒有啦，但或許朋友當中有這樣的人。（頓）其實我不太失眠的，噪音大概是我唯一的困擾了。

醫生：噪音時常發生嗎？都在什麼情況下發生呢？

△ 謝佳瑩仔細回想著每個困擾她的聲音。

謝佳瑩：那個聲音有時候（急促）砰砰砰砰，有時候是尖尖的金屬聲，框啣～框啣～框啣～，有時候好像鐵鍊拖地一樣。家裡怎麼會有鐵鍊呢？有時候像是引擎發動一樣，嗯哦... 嗯哦…… 嗯哦…… 嗯哦…… 一下沒了，當妳快要睡著，又來嗯哦……。有時候是叩、叩、叩、叩的高跟鞋的聲音。（沉默）我真的是越想越可怕，我的樓上究竟住了什麼樣的鄰居。有時候聲音大到連我洗澡的時候都可以聽到。

醫生：妳先生怎麼說？

謝佳瑩：他啊，脾氣太好。現在這社會，好人不流行了。

醫生：脾氣好是優點。黃先生真的是很溫柔的人，是大多數女生都會喜歡的類型。……你很幸運。

謝佳瑩：那也是因為我很優秀他才會選擇我，是他很幸運。（頓）問妳喔……如果，人常常聽不見周遭的聲音，除了聽力下降之外，還有什麼可能？我最近發現我先生不太對勁。他可能太累還是怎麼了，常常家裡的電話聲他都聽不見。而且容易忘東忘西，連結婚戒指都忘記放到哪裡，這種事情以前根本不可能發生。（頓）我懷疑他生病了。

△ 兩人眼睛對看了一會兒。醫生迴避了她的眼神，在筆記上輕輕做了記號。

▲ 燈暗。

場次 7

△ 陳寶兒家，有許多紙鶴，有些放置在桌上，有些像風鈴一樣掛起來。兩個衣架，一個衣架上掛著警察制服和工作的東西，看上去整齊齊，一絲不苟。一個衣架上隨意披掛著一些洋裝、飾品、絲襪，顏色繽紛大膽。

△ 電鈴響，陳寶兒開門。陳寶兒將蕭立仁手中的包包丟開，用購物袋套住他的頭，將他雙手反銬在身後，推坐在椅子上。

△ 陳寶兒用紙捲抵住蕭立仁的頭。

蕭立仁：喂……

陳寶兒：別動。我現在合理懷疑你有攜帶危險物品。我要進行搜身。

△ 陳寶兒從蕭立仁的頭開始摸，隔著袋子摸臉、嘴唇、脖子，接著肩、胸、背、腰，手在褲頭流連了一下，伸進口袋裡掏出一支棒棒糖。

陳寶兒：果然有走私，沒收。

△ 陳寶兒拆開棒棒糖吃。

蕭立仁：喜歡嗎？新口味，限量的喔。

陳寶兒：有點酸，還可以。

蕭立仁：沒見過哪個人像妳這麼愛吃棒棒糖。

陳寶兒：任何的棒狀物我都愛，可以嗎？沒見過哪個人像你這麼囉嗦的。

蕭立仁：妳蠻厲害的，警察有好身手這種事情應該只會在電影裡發生吧！

陳寶兒：不一定，總會有幾個。

蕭立仁：妳該不會是什麼武術大賽第一名吧！

陳寶兒：是第一名啊，射擊比賽、空手道，還有……親善大使選拔。

蕭立仁：親善大使……喔，警局門口那個人形立牌。

陳寶兒：嗯哼。

蕭立仁：那個立牌很漂亮，如果不認識妳，真的會以為是溫柔的女警大姊姊。

陳寶兒：我很溫柔啊，不然怎麼會第一名。

蕭立仁：什麼都第一名？妳這麼好強？什麼都要贏。

陳寶兒：不是想要贏，是沒有本錢輸。

蕭立仁：什麼？

陳寶兒：你不懂的，小朋友。

△ 蕭立仁欲起身，陳寶兒用腳抵住他的胸口不給起身。

陳寶兒：動什麼，還沒。為了要懲罰你在警局跟我要電話，你就這樣銬著吧！

蕭立仁：我想看到妳嘛。銬著手會痛耶，那些喜歡銬來銬去的人怎麼受得了……

陳寶兒：玩具手銬不會痛，但我喜歡來真的……有點痛才会有真實感。痛覺會提醒自己，妳是一個活著的人。

蕭立仁：（喃喃）暴力女。

△ 陳寶兒把蕭立仁從椅子上拉起。

陳寶兒：隨便參觀。

△ 蕭立仁就這樣戴著頭套，手反綁著，哼著歌，跳起舞來。

△ 陳寶兒時不時插手變換蕭立仁的方向，被蕭立仁逗得樂不可支。

△ 蕭立仁一個蹲下起身的甩頭，將頭套甩掉。

蕭立仁 啊，看到美女的感覺真好。

陳寶兒 誰准你拿下來了？

△ 蕭立仁東看西看到處走走。

蕭立仁：妳摺紙鶴，好不像你。這是你媽？你們長得很像。你爸呢？

陳寶兒：喂，通常是不會這樣問的。

蕭立仁：有什麼關係，說說妳的事情嘛，妳很少說自己。我先說，我爹不在了，今天是他的忌日。

陳寶兒：喔。

蕭立仁：要是我爹還在，別人一定說我們很像兄弟。（頓）我爹走十幾年了，我常常想要是他在就好了。就算是鬼也沒關係。

陳寶兒：喔。

蕭立仁：換妳。

△ 沉默。

陳寶兒：我媽 17 歲結婚，18 歲生我，我爹好賭又不顧家，欠了高利貸就跑路，從此人間蒸發。我媽帶著我賺男人的錢，躲黑道也躲警察。我們被騙、被打。然後我就長大了，當上警察要維護世界和平，除奸鏟惡，劇終。

蕭立仁：真的還假的？

陳寶兒：你相信就是真的。

蕭立仁：那妳媽呢？

陳寶兒：躲警察，所以她躲著我。

蕭立仁：妳又亂講。

蕭立仁：我家是我在躲我媽。我真的怕她那個像鬼一樣的哭聲。雖然已經聽了十幾年，但我想我永遠也不會習慣。鬼哭起來真的很恐怖。已經不是陰森森可以形容，那種怨氣極強，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白天的時候籠罩著你，晚上的時候好像連呼吸都很對不起她。甩都甩不掉，不管你跑到哪裡都會鬼來電一樣的跟著，妳有看過鬼來電嗎？（哼一段鬼來電音樂）不管接不接都會死。

陳寶兒：所以？

蕭立仁：所以正好，來妳這裡呼吸一下香香的空氣。每次見到你，世界都變得不太一樣。我們今天去哪？

陳寶兒：我今天不想出門。

蕭立仁：那我們現在幹嘛？幹嘛幹嘛幹嘛……

△ 陳寶兒突然大笑。

蕭立仁：幹嘛啊？

陳寶兒：你的「幹嘛」每次都讓我想起我以前的數學老師，只要有人問他「幹嘛」，他就會回答…「生小馬」。

蕭立仁：……恩……要生嗎？

陳寶兒 看有人馬力夠不夠了。

蕭立仁：……妳真的，很特別。我沒有認識像妳這樣…反差這麼大的女生。

陳寶兒：怎樣？暴力的親善大使？

蕭立仁：這也是，就是……混夜店的、頭髮香香的、擦紅色指甲油的警察。

陳寶兒：靠你這什麼刻板印象。警察不能約砲？小朋友，你少見多

怪，警察只是穿制服的人渣，脫光了都一樣。

蕭立仁：我喜歡妳是個人渣。

陳寶兒：我也喜歡你。青春氣息的人渣……

蕭立仁：我喜歡你這個表面冷靜，內心嗨翻的人渣。

陳寶兒：你喜歡的是能夠把你一起點燃的人渣。

蕭立仁：妳專門愛上人渣嗎？

陳寶兒：不，我專門上人渣！你不是已經體驗過了嗎？還是……你
忘記了啊？這樣不太好，可能需要複習一下。

△ 陳寶兒扯著蕭立仁的領子，開始上下其手。

蕭立仁：人渣姊姊，我手很痛，可以幫我解開了嗎？可以嗎？可以
嗎？

△ 蕭立仁哀求著、撒嬌著，陳寶兒將他手銬解開。

△ 蕭立仁拿走陳寶兒的棒棒糖，吻陳寶兒。

△ 每當蕭立仁要深吻的時候，陳寶兒就會制止，幾次之後，蕭立
仁略顯煩躁。

蕭立仁：這是幹嘛？

陳寶兒：有點耐性，小朋友。

蕭立仁：我以為妳想。

陳寶兒：想啊，我想自己來。自己訂的遊戲規則往往是最好玩的。

蕭立仁：我……你不要一直提玩遊戲玩遊戲，我不是玩玩，我不只
是想要跟妳玩玩而已，當然我們在一起很好玩很嗨，可是
不只這樣，還有一些其他的，像是……

△ 陳寶兒邊吻邊將蕭立仁推倒，跨坐到他身上。

陳寶兒：不只玩玩。蠻讓人感動的一句話。但通常只會在男人下面
腦充血的時候才會聽見，而且保存期限，很短。短則三分

鐘，長一點的十幾分鐘吧！你呢？可以多久……

蕭立仁：妳總是這樣，我不知道妳在說真的還是假的？

陳寶兒：都是真的喔。這世界上沒有所謂玩笑話，每句話都是真的。

人啊，說愛你的時候是真的，要走的時候也是真的。

蕭立仁：我發現妳很悲觀耶。

△ 陳寶兒動手拆解蕭立仁的衣服，扯下蕭立仁的皮帶把他的手綁起來。

陳寶兒：小朋友。這才是真的樂觀。來，讓姊姊看你可以多認真。

（將棒棒糖塞到蕭立仁嘴裡）我們現在來玩個遊戲。嘴巴有糖的時候就不能出聲。噓，不管看到什麼、聽到什麼、感覺到什麼都不可以出聲。這個遊戲我從小都是第一名。

△ 陳寶兒用力捏了蕭立仁的乳頭，蕭立仁欲出聲，被陳寶兒禁止。

陳寶兒 嗯，噓，不可以喔。

▲ 蕭立仁手機鈴響。

陳寶兒：鬼來電了，嘖嘖嘖，怎麼辦，回家時間到了。沒關係不要理她，你現在在警察手裡很安全。

△ 陳寶兒繼續拆解蕭立仁的衣服，手機鈴聲持續響起。

▲ 燈暗。

場次 8

△ 晚上八點多，小吃攤沒什麼人。阿金伯帶著手套一邊收收洗洗。

△ 阿鳳姨從廁所出來，一邊擦手。

阿金伯：你最近去廁所怎麼都去這麼久，是又怎麼樣了？

阿鳳姨：管我去多久，又不用錢。

△ 阿鳳姨坐到桌邊，拿起六合彩的單子研究。

阿鳳姨：阿金，你這期有沒有簽四、六？

阿金伯：啥？我看看。

△ 阿金伯湊過來看。

阿鳳姨：你看，上期、上上期都有開。你有沒有簽？

阿金伯：沒，就想不會再開一樣的。

△ 阿金伯脫了外套，露出流行新潮 T-shirt。

阿鳳姨：就跟你說要養牌，你就不聽。（注意阿金伯的衣服）你這件衣服哪裡來的？沒看你穿過。啊這少年仔衫，怎麼會穿這種？

阿金伯：圓圓買的啦！唉唷，圍裙給我，要是弄髒。會給圓圓罵死。

△ 阿鳳姨把圍裙脫下幫阿金伯穿上。

阿鳳姨：知道會弄髒還穿來收攤，自己討罵。

阿金伯：昨天她才罵我都沒穿，以後不買東西給我。

阿鳳姨：怎樣，不喜歡喔？

阿金伯：喜歡，怎麼會不喜歡。只是這種少年仔的衣服，穿不習慣。我這麼多衣服，不需要買新衣啦。

阿鳳姨：你就應該要穿新衣，把那些舊的都丟掉。你也希望可以當一個全新的人，那就要穿全新的衣服，這樣多好看，多好。

阿金伯：講什麼啦。

阿鳳姨：講你被圓圓吃死死啦。

阿金伯：五十步笑百步。

阿鳳姨：去洗碗。

△ 阿金伯回去收拾，陳寶兒進，跟阿金伯點個頭打招呼。

陳寶兒：（故意裝兇）老闆，這裡是騎樓，人家檢舉你們是路霸，

你如果不改善，我們就會繼續開罰。

阿鳳姨：（配合演出）唉喲，警察大人，不要這樣，我們也是小本生意……三八啦，演什麼壞警察。長這麼漂亮當警察幹嘛，要去當演員才對。

陳寶兒：會演戲的人才能當警察好不好！

阿鳳姨：好好好，都給妳當。

陳寶兒：當然，要像我又漂亮又會抓壞人的去哪裡找。

阿鳳姨：好意思講。

△ 兩人相視而笑。

陳寶兒：阿姨妳跟巷子裡面那個服飾店老闆娘怎麼了？她三天兩頭要檢舉妳。害我沒事就要來妳這裡演開罰單的戲。有些單子我可以處理，有些處理不了，阿姨先跟你抱歉喔。

阿鳳姨：知啦知啦，做生意哪有不被開單的。妳很幫忙了。我們做吃的，她賣衣服，生意不好就說都是因為我的食物味道弄臭她的衣服，不會生還要牽拖鄰居。

陳寶兒：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阿鳳姨：怎麼辦，阿金也去跟她喬過，講不了。就是要我們搬走，怎麼可能她說搬就搬。

陳寶兒：（觀察阿金伯）金伯每天都來幫妳收攤，阿姨很幸福喔。什麼時候梅開二度？

阿鳳姨：三八啦，都幾歲了。（小聲）人都有過去，他有一些過去比較麻煩啦。這樣也很好，比較輕鬆。

陳寶兒：阿姨真的愛到了，這樣你也甘願。怎麼會看上他？金伯大妳十歲有吧？阿姨喜歡熟男喔？

阿鳳姨：沒辦法，遇到了。

陳寶兒：阿姨，那妳怎麼看男人啊？妳都先看哪？

阿鳳姨：看什麼？唉唷那是你們少年仔，又要帥又要高，到我們這個歲數，人健康平安好脾氣老實認真就夠了。

陳寶兒：我才不看身高和臉靨。我都看大拇指。

阿鳳姨：看手，你看手相喔？

陳寶兒：男人的那裏看手就知道，看他大拇指的粗度和硬度，下面差不了多少。照這樣看來，金伯不錯……阿姨很「性福」喔。

阿鳳姨：（尷尬）三八丫頭，又亂講話。每次都講這些有的沒的，不要跟妳講了。

△ 阿鳳姨站起身來動一動，扯了扯褲子。

陳寶兒：這很正常嘛……阿姨妳怎麼了？

阿鳳姨：沒啦，屁股癢。

陳寶兒：阿姨不好意思喔？

阿鳳姨：妳就是這樣啦。人很貼心，但講起話來又嚇死人。跟妳聊天很開心，但心臟也是不太好。

陳寶兒：習慣就好啦。圓圓靨？妳跟金伯不結婚，她不會有意見？

阿鳳姨：她管家婆啦。什麼都要管，可是這個事，她只跟我說，妳喜歡就好。

陳寶兒：表示阿姨妳挑得好，她很滿意。阿姨說真的，金伯……還蠻有味道的。

阿鳳姨：什麼味道？老人味啦，那個油性皮膚，臭油味。還有煙味，抽不停耶，不抽會死。

陳寶兒：嘖嘖嘖……他年輕時候一定是我喜歡的型。

阿鳳姨：什麼型？也沒看你交過，快去交一交結一結，女孩子很快就老囉！

陳寶兒：結婚幹嘛，會跑的還不是跑。阿姨，金伯做過最浪漫的事

情是什麼？

阿鳳姨：哪有什麼浪漫？那是你們年輕人……

陳寶兒：總是有嘛，不然你怎麼會去煞到他？

阿鳳姨：（坐下，想了一下）那時候我一個人，圓圓又還小。他就是常常來吃飯，都會幫我看一下圓圓。有一次我買菜，圓圓放在隔壁攤。騎那個破車到一半沒油了。我又沒有電話也沒有人可以找，車上很多菜，車子又很重，我牽著要去找加油站，牽沒幾步就要停下來，又開始下雨。後來他看時間晚了我都沒回來，就載著圓圓到處找我。

陳寶兒：有像金伯會做的事情。

阿鳳姨：他找到我的時候我坐在路邊休息，下大雨，我全身還有車上所有的菜都濕透透。看到他的時候，好像看到以前我老爸來接我的樣子，什麼都不用怕。真的會想哭喔。

陳寶兒：蠻厲害的金伯。

阿鳳姨：你可以想像吧，你老爸勒？

陳寶兒：（頓）他不在了。

阿鳳姨：喔，辛苦了。圓圓也是小時候爸爸就不在了。好在後來有阿金在疼她。一個男人做到這樣就夠了。再怎麼吵，他都還是會來幫我收攤。吵吵鬧鬧，日子好過就好。

△ 陳寶兒看著阿鳳姨，突然一種羨慕的情緒湧上。

陳寶兒：……日子好過就好。嗯，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我沒事喜歡來找妳玩。

阿鳳姨：三八啦，因為阿姨的飯好吃，因為妳喜歡我。

陳寶兒：嗯，真的耶，阿姨我真喜歡妳。好啦，我先走了，紅單給我，我處理掉。

△ 阿鳳姨將紅單遞給陳寶兒，兩人交換眼神，了然於心。

阿鳳姨：有空來吃飯。

陳寶兒：好。

△ 陳寶兒離開。阿金伯已經整理完在看牌。

阿金伯：阿鳳、阿鳳來看這支，怎麼樣，我這樣安排不錯……

阿鳳姨：我覺得一九不好，一九最近很衰。唉喲，你煙不要吃這麼重……都是臭煙味……

△ 黃云翰進，跟阿鳳姨、阿金伯打招呼，坐下之後，脫下外套、拉鬆領帶，將襯衫袖子仔細捲起來。

阿鳳姨：黃先生……一個禮拜沒來了耶。

黃云翰：對啊。所以要趕快來，最喜歡你們家的鵝肉，不吃不行。

阿鳳姨：一樣嗎？

黃云翰：嗯，謝謝。

阿鳳姨：好，阿金啊，聽到沒。

阿金伯：好。

△ 阿金伯備菜，阿鳳姨倒兩杯啤酒，坐下來跟黃云翰閒聊。

阿鳳姨：請你喝。今天比較晚喔。加班啊？

黃云翰：謝謝……喔，對啊。

阿鳳姨：女朋友沒跟你一起？

黃云翰：女……朋友？

阿鳳姨：上次跟你來的那個，清清秀秀，笑起來很可愛。

黃云翰：那……是……我朋友啦。

阿鳳姨：女朋友就女朋友，還不好意思。上次你生日，他還來買你喜歡的鵝肉和幾樣小菜帶去公司給你。一直問我你喜歡哪幾樣菜，我問她是不是要買給你，她才說因為你生日，說要給你補一補。還會害羞耶。你有沒有吃到啊？

黃云翰：有啊。有……

阿鳳姨：這女孩子好，又溫柔又笑咪咪的，講話輕輕、好聲嗓。你要好好對待人家。

△ 阿金伯端一碗飯、一盤小菜、一盤鵝肉進。

阿金伯：人家的事情，要你在那邊講東講西。

阿鳳姨：這有什麼，人家幸福就要祝福。

黃云翰：沒關係。老闆老闆娘也很好啊，你們都隨時互相幫忙。

阿鳳姨：他喔，叫一下動一下。心裡永遠記著的就是他口袋裡的煙。走到哪裡帶到哪裡。

阿金伯：講那個做啥？人家來吃飯，聽妳在那邊五四三。

阿鳳姨：我有講錯嗎？

阿金伯：好啦好啦，人家要吃飯。

黃云翰：沒關係，聊天嘛。

阿鳳姨：你很喜歡鵝肉喔？一碗鵝肉飯，還要再切一盤。

黃云翰：嗯，我家在鄉下，就是做鵝肉飯。老闆娘的口味跟我媽做得很像。我一個禮拜沒吃到就全身不對勁。

阿鳳姨：真的喔，那改天有機會要吃吃你媽媽做的。有比較才會進步。你媽媽會不會來找你？帶她來吃飯。女朋友一起帶來，趕快爸媽見一見好結婚了。我會幫你們說好話……

阿金伯：阿鳳，好了，讓人家好好吃飯。

阿鳳姨：我聊天你有什麼意見？

阿金伯：我沒意見，人家黃先生有意見……你喔，就那張嘴……

黃云翰：不會啦，聊天嘛，沒有關係。我喜歡來這邊，很好很輕鬆……

阿鳳姨：就是說嘛，開講、開講，就是要開心講。哪像你，客人來一句話也不講。都不跟人家交關一下。

黃云翰：呵呵……老闆跟老闆娘結婚多久啦？

阿鳳姨：……不記得了啦。

▲ 黃云翰手機響。

阿鳳姨：你接，你接。

黃云翰：喂，我在……吃飯。嗯。嗯……現在嗎？好，馬上回去。

△ 黃云翰起身掏錢付帳。

阿鳳姨：還沒吃完呢？要趕著走喔……那我給你打包啊。

△ 黃云翰急忙揮手，對阿鳳姨示意不用打包，阿金伯看見了黃云翰的難言之隱。

阿鳳姨：還這麼多，你愛吃的鵝肉呢……

阿金伯：噓（制止阿鳳姨）不要講，不用……

阿鳳姨：什麼不用，這麼多沒吃完浪費……

△ 黃云翰給了一個抱歉的神情與手勢，離開。

阿鳳姨：你是怎樣啦？

阿金伯：你沒看人家說不要，不要問也不要講，都不知道看人臉色。

阿鳳姨：（喃喃）你們這些男人都囉囉嗦嗦……

△ 阿鳳姨動手要收桌子，阿金伯搶著收。

阿金伯：我來，你手昨天才扭了，少動。

阿鳳姨：好啦，跟圓圓一樣，越來越囉唆。

△ 阿金伯收了桌子之後，拿了一罐藥膏給阿鳳姨推拿手。

阿鳳姨：什麼時候也換我們來中個幾億，我們中了以後去那個歐洲看看好不好，阿麗他們去年有去說很漂亮呢，我也沒坐過飛機，什麼時候也來體驗一下。

阿金伯：歐洲喔，好啊。你想去看什麼？

阿鳳姨：不知道呢，不是很多古蹟，啊，有啦，阿麗說風景很漂亮，房子一棟一棟跟拍電影一樣。

阿金伯：好啊。去法國吃麵包，去義大利吃麵，去德國喝啤酒。

阿鳳姨：好好好，喔，那要中好幾億才行。要是有中，真的是……。

（頓）阿金啊……

阿金伯：啥？

阿鳳姨：如果中獎喔，你去把人找一找啦。再怎麼說都是自己的老婆孩子……

△ 沉默。

阿金伯：（大聲）又講這個，說過了不要講。妳就不聽。

阿鳳姨：有那麼嚴重嗎？你大聲什麼？

阿金伯：我哪有大聲。

阿鳳姨：你還不大聲，要不要叫隔壁鄰居來聽聽看。

阿金伯：要不是你無聊講些有的沒的…

阿鳳姨：我無聊，我關心你叫無聊。好，我都不要管你，你回家，你衣服破了自己補、你衣服自己洗，你抽菸抽死算了，手錶是我買的還我，以後要吃什麼自己煮，那支筆也是我的……

阿金伯：這支筆是圓圓買給我的。

阿鳳姨：好……你那條內褲給我脫下來……

△ 兩人沉默，阿金伯嘆了嘆氣。

阿金伯：剛剛是狗在吠，我什麼都沒有講。

△ 阿金伯把抹布塞到阿鳳姨的手裡，阿鳳姨把抹布往桌上一扔，就是不看阿金伯。

阿金伯：都幾歲了還要使性子。快收一收啦。

△ 阿金伯說完就動手收拾，不理會阿鳳姨，阿鳳姨一坐了一會兒，起身收拾。

▲ 燈暗。

場次 9

- △ 療養院。一張椅子、一張桌子，陳母坐在輪椅上，背對觀眾。
- △ 紙鶴一串一串吊起來，像是窗簾一樣。
- △ 桌上擺著飯碗、餐具、水杯，一個小紙杯裡面放著藥丸。
- △ 陳寶兒出現在場邊，看著療養院的房間。

陳寶兒：（獨白）一週一次，有時候兩週一次，我必須來到這裡。帶著一包棒棒糖。我他媽超討厭吃棒棒糖，但我不能不吃，這是一種叫作「習慣」的行為，那個味道、那種舔咬啃的動作，包含我生命最腐爛的部分。失憶症引發憂鬱傾向，不記得事情也不太說話。她像是一個壞掉的記憶盒子，裡面儲存著我的過去，當然還有他的過去。其實真的是好事，有些事情記得比忘記不幸。這間他媽的小小爛爛的破房間一個月花我三萬五，我花了大部分的薪水，買了一個倉庫，照顧著我想要丟掉的一切。

△ 陳寶兒走進。

陳寶兒：嗨，妳好嗎？

△ 陳母動也不動。

△ 陳寶兒拿出紙鶴掛上。

陳寶兒：我帶紙鶴來了，把這些掛上去就有一千隻囉。開不開心？你跟男人交手一輩子，還相信這種掛一千隻紙鶴，心愛的人就會回來的傳說。他要有膽回來，正好，我每一天都在想，我見到他要說什麼，我有幾千個版本，每一個都會讓他生不如死。

△ 沉默。

陳寶兒：都幾點了妳還沒吃飯，我餵妳吃，好不好。

△ 陳寶兒把東西放桌上，捧起碗舀了一匙送到陳母嘴邊。

△ 陳母緊閉著嘴就是不動。

陳寶兒：快吃。護士小姐跟我說妳最近幾天都不吃飯也不吃藥。怎麼了？飯很難吃？藥很苦？還是……棒棒糖吃完了。

△ 陳母聽到棒棒糖才終於有了反應。

陳 母：啊……糖……

陳寶兒：吼，妳不可以這樣。這包東西我會交給護士小姐，如果有人不乖就沒得吃。（頓）扁嘴也沒用，林小姐，妳不吃飯不吃藥，這樣我很擔心……

陳 母：（伸手摸摸寶兒嘴唇）口紅……

陳寶兒：死都要愛漂亮。上次買給妳那支口紅呢，我幫妳補？在哪？

△ 陳母開始迴避陳寶兒。

陳寶兒：看我。東西呢？又弄丟了？林素華小姐那支 1,000 元啊，妳不要這樣搞我。妳以為我開銀行是不是，我他媽的只是個賣命的警察……

△ 陳母聽到「警察」顯得慌張，並要將臉遮起來。

陳 母：警察……啊……不要來……

陳寶兒：喂、喂……妳不要……沒事啊娘，不要怕警察怕成這樣。來，看我。

△ 陳寶兒將母親的手拉下，捧著母親的臉面對自己，很近很近的。

陳寶兒：我們再也不用躲警察了，現在我是警察，我會保護妳。

陳 母：妳……是誰？

陳寶兒：我是寶兒。

△ 陳寶兒無奈地拿出自己的化妝包幫陳母上妝。

陳寶兒：（上眼影）眼睛閉上，不要動喔。等一下給你塗紅色的口紅，那是男人最愛，塗上這個，包準今天會有一堆人跟妳告白。怎麼樣，妳隔壁房的那個光頭看起來蠻帥的，喜不喜歡？

△ 陳母咯咯偷笑，陳寶兒制止。

陳寶兒：別動。（頓）素華姐，男人這種東西你很清楚。他們雖然麻煩但還是有好處。當我第一次從男人那裏拿到錢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我必須花他們的錢照顧好自己，我才有能力可以照顧妳。我這樣是對的？嗯，這樣做是對的。

陳 母：妳很漂亮……

陳寶兒：當然，你這是變相的稱讚自己嗎？（放下眼影，捧起飯碗）來，先吃飯吃藥才幫妳塗口紅。啊……吃啊，快點……

△ 陳母又開始緊閉嘴巴不肯吃，陳寶兒漸漸出現忍耐的微笑。

△ 陳母手揮來揮去把湯匙揮到地上。

△ 陳寶兒保持微笑，將湯匙撿起，擦拭乾淨，又挖了一口飯到陳母嘴邊。

△ 陳母仍然緊閉著嘴巴不肯吃，臉也開始左右閃躲，又將湯匙揮到地上。

△ 陳寶兒保持微笑，用力一拍將桌上的東西也掃到地上，陳母嚇了一跳。

△ 兩人沉默一會兒，陳母不敢動，陳寶兒將湯匙撿起來擦拭乾淨。

△ 陳母怯怯抓著陳寶兒拿著湯匙的手，挖了一匙飯。

△ 陳寶兒將飯送到陳母嘴邊，陳母張口吃下。

陳寶兒：好乖。

▲ 燈暗。

場次 10

（王貴珠家）

▲ 電鈴響，王貴珠開門。

王貴珠：誰呀？妳好……喂……喂……妳做什麼？

△ 謝佳瑩直接闖入王貴珠家。

謝佳瑩：妳家看起來蠻好的嘛，看起來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王貴珠：不是，妳有什麼事情嗎？這裡是我家，妳這樣不請自來，不太對吧。

謝佳瑩：我常常聽到一些不明的聲音，讓我受不了，想說來妳這裡看看。

王貴珠：妳這樣……我覺得很困擾。我家裡沒有什麼奇怪的聲音，而且如果沒有什麼重要的事……

謝佳瑩：當然有重要的事。我很忙的，沒空跟別人閒聊。

王貴珠：所以有何貴幹？

謝佳瑩：（遞出一個禮盒）這個，我喝的茶都是一級的大吉嶺紅茶，妳這個等級不適合我。妳還是自己留著吧！而且我也不習慣收來路不明、不知道牌子的東西。

王貴珠：（不接手）禮物送出去哪有收回的道理，不好意思，還勞煩黃太太親自拿來，再麻煩妳拿回去了。不送。

△ 謝佳瑩將禮盒往桌上一丟。

謝佳瑩：妳每天這樣製造噪音騷擾鄰居，怎麼，因為我請妳處理漏

水，不開心啊，要報復出氣是不是？

王貴珠：該做的我們都做了，漏水的事請早就解決，還有什麼問題嗎？

謝佳瑩：妳不正面回答就是心虛，一定是妳，除了妳還有誰。

王貴珠：身體不舒服要去看醫生，妳看妳，精神好像不太好。有可能需要去醫院掛著精神科，不然走在路上被別人以為是神經病、瘋子，這樣就不好了。

謝佳瑩：（激動的推王貴珠）妳……妳說什麼，妳自己露出馬腳。電話一定就是妳打的。敢說我是神經病是瘋子，我叫我老公……

王貴珠：做什麼動手動腳。黃先生真的很可悲，要伺候妳這種公主病的女人。溫柔一點，不然妳老公什麼時候離家出走不要妳了，都不知道。

△ 謝佳瑩抓起桌上的剪刀朝王貴珠逼近，王貴珠驚叫。

王貴珠：啊，妳做什麼……

謝佳瑩：你才有病，妳才瘋了……

王貴珠：妳不要過來……

△ 王貴珠對突然激動起來的謝佳瑩有些不知該如何是好，她害怕的，慢慢的朝門口移動。

△ 王貴珠要逃出門被謝佳瑩擋下來。

△ 王貴珠摔趴在地上，謝佳瑩用椅子壓在王貴珠身上，將她困在四支椅腳中間，頭、手、身體從不同的口伸出，王貴珠好像一隻海龜，驚扭激動的划動著手，試圖要掙脫。

△ 謝佳瑩拿了筆筒蹲到椅子上，王貴珠身體呈現奇怪扭曲的姿態，雙手不斷試圖揮動，推拉椅子，或著試圖抓住謝佳瑩，未果。

△ 謝佳瑩在椅子上或站或蹲或跳動。

王貴珠：妳要幹嘛？放開我……

謝佳瑩：（抓著椅子晃動）難道是椅子的聲音……叩叩叩叩……

王貴珠 啊……

謝佳瑩：還是這個。（拿筆丟王貴珠，朝頭手腳丟去，每丟一支，就模擬一次聲音）叩？咚咚？不像… 這個呢… 砰砰… 嘿，有可能……

王貴珠：啊……不要丟了……

謝佳瑩：（拿筆筒）這個一定最像…

△ 謝佳瑩將筆筒往地上砸，王貴珠嚇得不敢動，謝佳瑩扯起王貴珠的頭髮）

王貴珠：啊……

謝佳瑩：嘿，頭抬起來。妳不是很講究禮貌嗎？這樣跟人講話才有禮貌。

△ 王貴珠不說話，謝佳瑩用剪刀在王貴珠臉龐發出喀擦喀擦的聲音，王貴珠驚叫。

王貴珠：啊……

謝佳瑩：嗯，剪刀的聲音也有點像……到底妳是怎麼發出這些聲音的？

△ 謝佳瑩突然皺眉，專心聽了一下）

謝佳瑩：妳家還有人？裡面是什麼？那是什麼聲音？……

△ 謝佳瑩慢慢的拍打著自己的耳朵，似乎要聽清楚些什麼，動作越來越快，也漸漸狂暴。

△ 謝佳瑩在椅子上跳來跳去、左右環視。

△ 王貴珠嚇得不敢動。

謝佳瑩：到底是誰？什麼聲音……什麼聲音……什麼聲音……

△ 蕭立仁進門，謝佳瑩見有人來，將剪刀一丟，順勢跑出去。

△ 王貴珠因為驚嚇過度昏過去。

蕭立仁：媽……

▲ 燈暗。

場次 11

△ 警察局。一方桌，黃云翰、蕭立仁坐著，組長和王貴珠邊談話邊走近坐下。

△ 蕭立仁時不時盯著陳寶兒出神，陳寶兒從頭到尾沒有注意蕭立仁。

組長：這事可大可小，真要提告也不難，傷害、毀損、侮辱... 就看妳要怎麼做了。

王貴珠：就這樣吧，不想再說了。

△ 組長、王貴珠入座。

△ 陳寶兒將兩本筆錄攤在雙方面前。

組長：現場已經記錄了，筆錄都完成，你們看看有沒有問題或要補充修正，沒有的話請兩位當事人簽名。

△ 兩邊各自看筆錄、簽名。陳寶兒收回筆錄。

組長：還原事件發生，雙方陳述出入不大。王小姐受害的事實可以肯定。謝小姐這邊也認為王小姐家對她惡意騷擾。你們如果堅持提告，後續就你們自己去辦理，我們不干涉。

黃云翰：沒有，我們不會提告。

組長：如果你們打算和解……

王貴珠：不可能。

組長：我先講完。如果和解，就要寫和解書……

王貴珠：我說過不可能。

組長：我知道，但這是我該做的，讓我把該說的說完可以嗎？

△ 沉默，王貴珠別開眼。

組長：雙方如果願意和解，可以寫和解書，我們警方可以幫你們當調解人。

黃云翰：蕭太太，關於……這些……，我很抱歉。醫藥費的部分、毀損的部分我一定會全部負責……

王貴珠：這已經不是錢的問題。黃先生，我不接受道歉，你太太做出這種事……這種……你是明理人，怎麼會說出這種無理的話。

黃云翰：請等一等……

王貴珠：真的沒有什麼好說的。要和解，好啊，登報道歉，在四大報紙的頭版登道歉啟事。而且你太太必須在警察局的見證下給我下跪奉茶，如果這樣你們都願意，我可以考慮。

黃云翰：不……不是……真的很抱歉。但登報，我的岳父岳母……他們……這種消息對他們的公司形象受損，一旦我岳父介入這事，會變得更麻煩，對我們雙方都不是好事。我一定會盡力做到所有能做的，賠償、搬家……只要你給我時間……

王貴珠：意思是有錢有勢就有理，是吧！我現在打幾個電話就可以開記者會，要不要試試？我也認識幾個人，跑社會線、藝文線、財經商業線的都多少有一些。我倒要看看社會輿論壓力會壓在誰身上。

△ 王貴珠、蕭立仁準備離開，並不停下腳步。

△ 黃云翰情急之下，走到王貴珠面前跪下。

王貴珠：你這樣不會改變什麼……快起來……

組長：黃先生不用這樣子……

黃云翰：蕭太太，很對不起。這陣子的事情我都知道。佳瑩去貼公告、打電話報警、打電話騷擾你們，今天她又……又弄傷妳。我知道很為難，但是有沒有可能……想請妳考慮和解，只要妳願意，我一定會……

王貴珠：我不願意。

組長：你先起來，還有小孩子在，這樣不好看……

黃云翰：我……我就老實說……佳瑩生病了。

王貴珠：生病？

組長：什麼意思？

黃云翰：她有妄想症。她會不斷的用強烈的方式表達她所相信的事情。她變得很敏感，一點點事情都容易激怒她。她還……有幻聽的狀況……

王貴珠：幻聽？她幻聽，我也幻聽，誰沒幻聽？

黃云翰：不，是真的。會一直聽見一些聲音，目前她相信所有聲音是由……你們家這邊發生的。我之前已經帶她去看醫生，她自己還不知道，我沒有想到會越來越嚴重……

王貴珠：這種推託之詞也太荒謬了。

組長：黃先生你先起來。

黃云翰：請妳考慮和解，拜託妳……

王貴珠：她有病她自己不知道？

黃云翰：她不知道。一開始是醫生說先不要讓她知道，才不會抗拒接受治療。

王貴珠：我們也要過日子。

黃云翰：請再給我一些時間，我會盡快搬家。我會去跟醫生商量。該要讓她知道自己已經生病了的事情。我知道是我們的錯，但是蕭太太，真的請妳，考慮一下和解，我會盡快還給妳平靜的生活。

王貴珠：法院見。

組長：王姊……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第一，如果她真的生病，跟一個病人計較實在沒有必要。第二，訴訟結果可能因為她生病的關係會有影響。第三，妳最近剛出書，負面新聞都不是好事。

王貴珠：連你也這樣。現在是我幻聽嗎？我怎麼覺得你們說的話我聽不太懂啊？嗯？

陳寶兒：和解並不是沒有賠償。王小姐是聰明人，現在情況的確不建議提告，因為上法院對妳不見得有利。

王貴珠：你們哪個人沒有過自以為聽到手機鈴響，或者是路上聽到有人在叫你，以為有腳步聲還是收音機沒關。我懷疑你們現在每一個人都在幻聽，不知道聽到了什麼，以為她這樣做情有可原，以為她這樣是對的，你們在顛倒黑白、不知是非。

△ 沉默。

王貴珠：怎麼？現在是群眾壓力，還是多數暴力？

蕭立仁：媽……大家說得很有道理。

王貴珠：你還敢講話。看自己家裡受委屈，還一個勁的幫外人說話。她給你什麼好處，請你吃幾個餅乾就收買你了嗎？怎麼會這麼不懂事，平常要你多學多看，你就不聽，一天到晚只知道跑出去混，一點想法定見都沒有，你這樣以後怎麼…

組長：好了，王姊。（安撫）不要在這邊罵孩子。

王貴珠：你們都不用說了，事情該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陳寶兒：那就提告。只是也可能會被認為是為新書炒新聞，這樣也無所謂嗎？

組長：寶兒！

黃云翰：蕭太太……我……真的不可能嗎？

組長：王姊，黃先生已經展現他的誠意…

王貴珠：誰說我炒新聞，我就連她一起告。怎麼，一個小小分局裡的小女警也要教我做人處事的道理。妳來這裡多久？妳弄清楚妳在跟誰說話沒有？警察就該做好份內的事，為我們老百姓處理事情、主持正義。妳這樣看誰可憐就幫誰，當不了好警察。

△ 組長捏了捏陳寶兒的肩膀，給一個安撫的眼神，要陳寶兒不要在意。

△ 陳寶兒與組長兩人眼神交流與小動作，蕭立仁都看在眼裡。

王貴珠：黃先生，誰做錯事誰擔當。你就這樣寵你太太，讓她一點負責任的能力都沒有。她會做錯一次就會有第二次，你每次都要幫他下跪嗎？你應該要感到丟臉，她今天會生病，說不定還是因為你沒有好好照顧。說不定，但是有可能嘛。夫妻是一體，有任何事情要好好溝通，如果不能溝通那就是你的問題啊。是你縱容她這個樣子。她要是傷害任何人，你應該第一個被判刑。我的新書裡，我以我自己的例子還有很多身邊朋友的故事來說明。怎麼樣才是真正的夫妻相處之道，我送你一本你好好讀。你要為你的人生找到日出，找到出口。不是這樣一直幫她，你能幫到什麼時候。你們每一個人都一樣，你們能幫到什麼時候。

△ 眾人無語。黃云翰無奈、蕭立仁尷尬難堪、組長、陳寶兒交換了一個無法善了的眼神。

▲ 燈暗。

場次 12

△ 診間，舒適的沙發桌椅，醫生正在泡茶。

△ 黃云翰站在診間外。

黃云翰：（獨白）第一次踏進這裡，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快要溺死了。每當有人用羨慕的語氣說，「小黃真好，一畢業就結婚，太太又美麗又能幹，是個氣質的企業千金。小黃真幸運，根本人生勝利組。」我的笑容好像是一塊橡膠面具，只要不笑了就會有人問，你是不是心情不好。我沒有心情不好，我不會心情不好，我不可以心情不好。

△ 黃云翰進入診間。

△ 心理醫生遞了一杯茶給黃云翰。

醫生：那，無咖啡因的玫瑰花茶。

黃云翰：謝謝。我好累。她最近開始鎖門，一直覺得有人要傷害她，無論我按電鈴、打電話，她都不會有回應。而且她在鄰居那邊鬧了很多事情。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醫生：看樣子情況是變嚴重了。我懷疑她沒有吃藥。

△ 黃云翰噙了一口茶。

醫生：喝慢點。我覺得可能是時候要讓她跟她家裡知道狀況……

黃云翰：他們要是知道她生病了，會很麻煩。她爸媽對我……

醫生：但有些會刺激到病人的話不能說，她身邊的人都要知道。

（頓）為什麼不能說？

黃云翰：……我沒有跟妳說我們為什麼大學一畢業就結婚。有一次騎車載她出去玩出車禍，我沒什麼事，但是她頭撞破了，右大腿和骨盆骨折，可能會影響生育。她爸爸要告我過失傷害，後來是她求情說要跟我結婚……我們就結婚了。

醫生：所以她頭部真的有受過傷。

△ 黃云翰又要拿起茶杯，醫生按住他的手。

醫生：喝慢點好嗎？

黃云翰：結婚十年，她從來沒有在我家的鵝肉店吃過一次飯。她爸爸一直覺得有我這女婿很丟臉，但我不想去他們家的公司……

△ 黃云翰起身脫下西裝外套。醫生走上前接下了外套拋在椅子上，幫黃云翰拉開領帶，解開領子的釦子。將他按坐在沙發上，側坐在他身上，與場次3最後謝佳瑩的姿勢一樣，唯一不同的是，黃云翰緊緊抱著醫生，將自己埋在她的肩頸旁。

黃云翰：還好有妳，如果當初我沒有走進妳的診間諮商，我早就被這一切逼瘋了。我最喜歡這樣抱著妳，每次這樣抱著妳，我就覺得什麼都夠了。

醫生：還要多久？這樣下去，我常常要擔心，你對我是移情，還是愛情？

黃云翰：我愛妳。真的。這一年有妳我才覺得日子終於好過一點。像個有尊嚴的人。我知道我這樣……對妳很抱歉，但……她現在這樣子，我不可能跟她離婚。我知道這樣很委屈妳，我不知道還要多久。（頓）戒指先還我，我跟她說忘記放在公司哪裡，再找不到她會跟我翻臉。

醫生：你知道我要的是什麼。

黃云翰：我知道。

△ 沉默。

黃云翰：生日那天妳跑來公司嚇死我了，還好沒有人看過她，以後別這樣了好嗎？

醫生：就因為沒有人看過她。生日的時候，老婆來幫你送午餐給你慶生，這樣不好嗎？同事羨慕你，你也很有面子。（頓）怎麼了？生氣囉？

黃云翰：沒有……

醫生：開個小玩笑，不要生氣嘛。

黃云翰：都是我不好。再等等，一定有辦法的好嗎？今天不用趕著回去，等等去妳家。脖子肩膀還是好酸，你再幫我按一下好嗎？

△ 醫生翻開黃云翰的領子，將手伸進去。

▲ 燈暗。

場次 13

（陳寶兒家，較前一場乾淨整齊，夜店裝扮和五顏六色的服飾都換成了單色日系風格的衣服）

△ 陳寶兒準備出門，開了門，蕭立仁闖入。

蕭立仁：寶兒……

陳寶兒：（嚇一跳）啊？你來幹嘛？

蕭立仁：妳……我……今天去警局沒看到妳……

陳寶兒：你跟蹤我？要不要乾脆弄個望遠鏡看我每天什麼時候出門、什麼時候回家？

蕭立仁：妳都沒接我電話……

陳寶兒：我沒接電話就是不想接。

蕭立仁：妳……心情不好？

陳寶兒：何以見得？

蕭立仁：因為妳在……假笑。

△ 沉默。

陳寶兒：小朋友，遊戲結束了。

蕭立仁：妳不要亂講話。妳每次心情不好就亂講話。妳只是因為我太黏人了所以在氣我，我會改，妳不喜歡的我都改。（拿出棒棒糖）我有帶棒棒糖，吃完就不氣囉，我們和好。

△ 陳寶兒對糖果視而不見，也不接手。蕭立仁硬將糖果塞到她手中。

蕭立仁：拿好。我知道妳從不低頭，沒關係，是我的錯，我幫妳拿好。

△ 陳寶兒將棒棒糖丟掉，蕭立仁將棒棒糖撿起來，抓起陳寶兒的手，硬將糖握在她手上，陳寶兒不反抗，但也不配合。

蕭立仁：不可以任性喔，不可以這樣，妳不可以這樣。我這麼努力，照顧妳、對妳好、讓妳開心……

陳寶兒：聽好。我知道你很努力，我也很喜歡你，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也很開心。你很好，真的，只是，差不多該結束了。

蕭立仁：為什麼？

△ 沉默。

蕭立仁：是不是……妳跟鄭叔叔，你們……是不是？

△ 沉默。

蕭立仁：妳連衣服都變了。妳就這麼喜歡他？妳喜歡他上妳嗎？他知道妳喜歡鏢著手鏢幹嗎？他知道妳喜歡當強暴的那個人嗎？他知道妳喜歡用腳讓男人射嗎？他知道妳最喜歡用手槍自幹嗎？

陳寶兒：對。他不知道。他只是個平凡無聊的中年男子，每天早睡早起，最喜歡去爬山釣魚。他幹我的時候從插進去到拔出來前後不過三分鐘。他永遠都只有一種毫無感覺的體位，上床像是上廁所、上班一樣的例行公事。他的皮膚粗糙，臉上有也老人斑，一點都不像你這個肉體青春讓我爽翻天高潮不斷的人渣，這樣可以嗎？

△ 沉默。

蕭立仁：我愛妳，真的，跟妳在一起我覺得好自由，好像終於可以喘口氣，我這輩子沒那麼瘋狂過，可以自由的跳舞、亂說話、大吼大叫……妳讓我想計畫未來。

陳寶兒：你愛我，你愛我什麼？你不過就是一個逃家的少年，從你媽媽那裡逃到我這裡。看，你有沒有發現？你跟你媽根本一個樣，你媽怎麼管你，你就想加倍的管我。不斷的打電話，沒事就到警局門外偷看我在不在。你們都很習慣把別人計畫在自己的計畫裡。我管你計畫什麼，關我屁事啊。我要的跟你不一樣，你也給不起。

蕭立仁：妳要什麼？妳這麼肯定他就能？

陳寶兒：或許吧。

△ 沉默。

蕭立仁：你喜歡我嗎？

陳寶兒：是。

蕭立仁：你想分手？

陳寶兒：是。

蕭立仁：你在玩我嗎？

陳寶兒：……我說過，沒有所謂玩笑，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是真的。

蕭立仁：因為鄭叔叔嗎？

陳寶兒：……算是。

蕭立仁：他比我好？

陳寶兒：不能這樣比。

蕭立仁那為什麼？

陳寶兒：……就是時候了吧。而且，你該走了。

蕭立仁：不要。

△ 蕭立仁拉住陳寶兒讓她貼在自己身上，給她一個奮力的擁抱。

蕭立仁：喜歡我上你嗎？

陳寶兒：（頓）是。

△ 兩人開始接吻，用力的拉扯對方的衣服。

△ 當陳寶兒又要綁起蕭立仁的手，蕭立仁搶走陳寶兒手中的腰帶，將她的手綁起來。

蕭立仁：該輪到我了。

△ 蕭立仁將陳寶兒雙手反綁，腹部抵在椅背上，將手伸進她的裙子裡，把底褲扯下。動手解自己的褲頭。

△ 組長開門進，衝上前去狠揍蕭立仁一頓。

△ 蕭立仁被揍倒在地，組長解開陳寶兒的手。接著要把蕭立仁銬起來。

陳寶兒：算了。讓他走吧！

組長：快滾。

蕭立仁：話沒說清楚我不走……

組長：去跟你媽說，看看她對於你酒駕、駕照吊扣、強姦未遂有什麼想法。

蕭立仁：不要再拿我媽壓我，跟我媽沒有關係…

組長：等你長大了再來跟我說這話。現在要嘛你滾，要不然我打電話請你媽來一趟……

蕭立仁：我媽來又怎麼樣，我就是要她給我一個交代，我不分手就是不分。你這個第三者有什麼好說……

△ 組長動手打電話。

蕭立仁：你幹嘛……

組長：你說呢？喂，王姊，有個人要跟妳說話，妳稍等……（將電話對著蕭立仁）快說啊……

△ 沉默。

△ 蕭立仁動手要搶組長的手機，組長閃過。

組長：做什麼？不是不怕，那就說話啊。把你想說的都說出來。

△ 組長拿著手機朝蕭立仁逼近，蕭立仁退了幾步，瞪視著組長嘲笑的表情，終於受不了的對著電話大吼。

蕭立仁：我操，莫名其妙，你有什麼毛病。高興就把人拉來玩玩，不高興就把人一把推出去。一下關在籠子裡，一下又要出來雜耍逗你開心。根本沒人管我的感受，沒有人管我死活，我受夠了。我再也不會聽你的，我再也不會聽任何人的，你們一個一個都去死。去死。

△ 蕭立仁離開。

組長：真像隻猴子。

陳寶兒：他只是個小孩，你何必……

組長：根本沒有打出去，對付這種小屁孩，嚇嚇他就夠了。有沒有受傷？

陳寶兒：沒事。

△ 兩人沉默，陳寶兒整理自己，組長坐著看，似乎都在等對方先開口。

陳寶兒：不是約了在餐廳，怎麼跑來？

組長：去開個會忙到剛剛，想說直接過來。還好我有過來。（頓）寶兒……

陳寶兒：嗯？

組長：我說過，這個小男生，跟他牽上關係很麻煩，妳怎麼就是不聽。（頓）我都知道。關於妳的所有事情。

陳寶兒：我？

組長：嗯，包括妳調職的原因。

△ 沉默。

組長：妳不是因為家裡需要，是因為和隊長。

陳寶兒：你調查我？

組長：這還用不到調查，妳的上一個長官是我直屬學長。

陳寶兒：所以，你在看笑話？

組長：不是。人都有過去，也都有未來。我很欣賞妳，真的。在這行久了，什麼樣的人都看過。對於過去沒什麼好在意，重要的是未來要怎麼過。女孩子，終究要回歸家庭嘛。妳看妳這樣的裝扮挺好啊，清清秀秀的，女孩子不要濃妝豔抹，穿著誇張。尤其妳當警察，更不可以這樣。我想妳願意跟我開始，也是同意我的看法不是嗎？你跟小男生的事情我睜隻眼閉隻眼，但是妳要知道分寸，人往高處爬，不要一直把自己弄得很低下。

陳寶兒：（笑）低下？

組長：以後不可以這樣囉。

陳寶兒：怎樣？約砲、一夜情、不倫戀？

組長：那些都過去了，只要妳不再犯，我不會嫌棄妳的。

陳寶兒：嫌棄？你有什麼毛病，你嫌棄我？

組長：我不是那個意思……

陳寶兒：你是。你們每一個人都是。我長官有沒有告訴你那個王八蛋在事情被發現之後是怎麼把錯推到我身上？這事情一個巴掌拍不響，勾引有婦之夫這種罪名也能成立，誰勾引誰還不知道呢。他讓他自己全身而退，讓我死得很難看。口口聲聲說愛你的人，該要活命的時候也是會咬死你的。我好好過我的日子，犯到你們了嗎？我跟誰幹在一起，用得著你們嫌不嫌棄嗎？

組長：……妳……

陳寶兒：這就是我。你覺得很低下的我。你還要聽更難聽的嗎？如果沒有什麼要說，你請便。喔，記得，是我甩了你，不是你嫌棄我。（停頓）滾。

△ 組長拿出陳寶兒家的鑰匙。

組長：妳要聽勸。不要弄到最後跟妳媽媽一樣，過去爛了，未來也沒了。

陳寶兒：（臉色一沉）原來組長還是一名偵探啊……，快滾。

△ 組長將鑰匙放在桌上，離開。

△ 陳寶兒拆了一支棒棒糖。

陳寶兒：嘴巴有棒棒糖的時候就不能出聲。噓，不管看到什麼、聽到什麼、感覺到什麼都不可以出聲。這個遊戲妳從小就是第一名。妳最棒了，從小就是第一名。

△ 陳寶兒將棒棒糖塞進嘴裡。

▲ 燈暗。

場次 14-1

▲ 街道車聲，急速的聲音。

△ 蕭立仁坐在機車上，四周暗。

蕭立仁：啊哈，爽！我飛起來了……飛起來了……媽，妳從來就沒有看見過我。我做了妳不准我做的事情妳才會看見我……
喔耶，喔耶……沒有紅綠燈。（急停）靠，不是沒有紅燈嗎？（從口袋拿出酒喝一口）我真的這麼鳥嗎？不是吧！我很努力耶，妳要我乖我就乖，妳要考第一我就考第一，妳要我不准騎車，我就……綠燈了……掰……。媽……對不起，我不是真的要妳去死。我愛妳……I love you、愛してる、사랑해요……。都是她害的，媽的爛警察……

場次 14-2

△ 時鐘滴答聲，時間凌晨。謝佳瑩家客廳，電話聲持續響著。謝佳瑩穿著睡衣出來接電話。

謝佳瑩：妳說話啊，你說我病了？我看有病的是妳，莫名其妙。

△ 謝佳瑩掛上電話，不久，電話鈴聲又響起。

謝佳瑩：我叫妳不要再打來了。

△ 謝佳瑩把外套衣服，所有可以拿到的東西都蓋到電話上面，電

話聲還是一直響。謝佳瑩接起電話。

謝佳瑩：我要報警，我告死妳，說我瘋了，我老公會相信我，他會，
他不會，他不會，妳不要亂說……

△ 謝佳瑩把電話掛掉並摔到地上，人癱坐在椅子上，又氣又驚嚇。

△ 黃云翰拖著行李進門，被凌亂的場景嚇到。

黃云翰：怎麼了？發生什麼事情？

謝佳瑩：你回來了。

黃云翰：事情提早結束就先回來。到底怎麼了？

謝佳瑩：電話一直響……還有，有個女人一直說我瘋了。

黃云翰：沒事了。乖，沒事了。妳有沒有按時吃藥？那個只是幻覺。
她不能傷害妳。妳沒瘋，只是生病了，就像感冒一樣，吃
藥、休息、好好睡覺就會好了。先去睡覺了，好不好。

謝佳瑩：真的？我沒事？

黃云翰：對，妳沒事。

謝佳瑩：你相信我嗎？有一個女人一直打電話來，電話一直響一直
響一直響……，你相信我嗎？

黃云翰：那個不是真的……

謝佳瑩：你不相信我，你覺得我瘋了對不對……你覺得我瘋了對不
對？

△ 謝佳瑩抓著黃云翰一直重複說著。

△ 黃云翰抓緊謝佳瑩的肩，忍耐的、一字一句地用力說著。

黃云翰：聽好，那個只是幻覺，意思就是沒有人打電話來，沒有人
要傷害妳，沒有，沒有任何人。現在，去睡覺。

△ 謝佳瑩平靜下來，黃云翰放開她，隨意收拾了一下混亂的場
面。將電話擺放歸位，話筒放好。

黃云翰：我出差很累，坐了很久的飛機，我先去睡了。

△ 電話鈴聲響，黃云翰止住腳步，謝佳瑩有如中獎一般的驚喜大喊。

謝佳瑩：電話響了！你停下來表示你聽到了。不要否認，電話響的時候你頓了一下，你還轉頭看電話，你眉頭皺了，你的表情告訴我你有聽到聲音，你的姿勢維持了三秒鐘都沒有動。電話真的響了，鈴鈴鈴鈴……鈴鈴鈴鈴……你聽，是真的，鈴鈴鈴鈴……。我按擴音，你聽你聽……

△ 謝佳瑩將電話按了擴音，電話裡傳來醫生的聲音。

醫生 os：又聽到電話聲了嗎？妳誤會了喔，沒有聲音，這一切都是妳的想像，因為妳已經瘋了……換妳不說話嗎？也好，不管妳說什麼，都不會有人相信妳……

△ 黃云翰將電話切斷。

謝佳瑩：你有聽到對不對，這是真的對不對，我沒有瘋，我說的都是真的。

黃云翰：……是……對，沒有關係，沒關係喔，沒事……沒事。

△ 謝佳瑩抱著黃云翰。

謝佳瑩：老公，你也聽到了。我沒事……我沒病……我很好……

△ 謝佳瑩盯著電話，對著電話大叫。

謝佳瑩：是不是又打來了？她又打來了是不是，老公，你有沒有聽到……有沒有……有沒有……

△ 黃云翰緊緊抱著謝佳瑩。

黃云翰：噓……沒事了……。只是幻聽嘛，沒有關係的。這個世界就是一座精神病院，每個人多少都有一點幻聽幻覺什麼的。沒事的……

▲ 電話鈴響。

▲ 燈暗。

場次 14-3

▲ 時間滴答滴答聲。

△ 王貴珠拿起手機撥打，對方沒有接起，她持續撥打多回，放棄。

△ 王貴珠拿起一旁亡夫的照片。

王貴珠：個性像你長得像你。（頓）越大越像你，現在，跟你一樣，
會對我說謊了。

△ 王貴珠從抽屜中拿出一雙高跟舞鞋，拿著舞鞋在地上敲著舞步，發出叩叩叩叩的聲音。

▲ 空間安靜無聲，只有鞋跟敲地的聲音持續一會兒

王貴珠：碰恰恰、碰恰恰、碰恰恰……我不喜歡你跳舞，我恨你抱著貴琳的樣子。（穿上舞鞋）那是我妹妹啊，我告訴自己兩千次、兩萬次不要想太多，不過就是姊夫和小姨子。你們每次一起跳舞的樣子都讓我快要發瘋。（踩著一些不熟的舞步轉圈）為什麼……出事的時候是她在你身邊。（沉默）十二年，我一直很想問，你們，有沒有曾經對不起我？

▲ 王貴珠在寂靜的空間中，持續著踩出叩叩叩叩聲音的舞步。

▲ 燈暗。

場次 14-4

▲ 組長手機響。

組長：喂。喔，是，不好意思，訂位取消。

△ 組長拿出一個戒指盒，拿出戒指，欲丟，又收回放好。

△ 撥打電話。

組長：喂，吃飯沒，我想去居酒屋喝一杯。好啊，討論一下奇萊北峰的分組要怎麼分。

▲ 燈暗。

場次 14-5

（阿鳳姨阿金伯散步）

阿金伯：阿鳳，那個……（拿起一張紙）你看看，我們去這個好不好？

阿鳳姨：這啥？（看紙）歐洲旅遊團……哪裡來的錢……

阿金伯：妳不要管哪裡來，就去啦，我跟圓圓說過了，她說好。

阿鳳姨：要花很多錢。不要啦。省一點。每個月房租、店租、水電費，圓圓也還在助學貸款……以後再說……

阿金伯：趁現在還走得動快去，等以後要等到什麼時候。錢有啦，之前幫「賴皮」做工，那個錢下來了。

阿鳳姨：……飛機要坐多久？要坐兩天吧。

阿金伯：阿知。想睡就睡，不想睡就看電影。

阿鳳姨：要坐這麼久……，不行啦。

阿金伯：又怎麼樣？不是想去，現在有時間有錢，你是什麼問題？

阿鳳姨：反正不要啦。要不然去近一點，香港好了。

阿金伯：說想去歐洲也是你講，到底是怎麼樣？我什麼都幫你準備好，你是在番什麼？你給我講清楚。

阿鳳姨：（小聲）……會癢啦……

阿金伯：什麼？大聲一點？

阿鳳姨：（小聲）坐久會痛啦……唉呀……不要講了……

阿金伯：（突然明白）又發起來了？不是看過醫生？

△ 蕭立仁在另一邊。

▲ 咚茲咚茲咚茲的夜店音樂和他的手機鈴聲一起響起，越響越大聲，變奏成詭異的音樂。

蕭立仁：我覺得我在旋轉，呵呵呵呵……我在轉……，好暈好暈好快好快……。媽的爛警察我看到你了，你去死，去死……（阿鳳姨阿金伯身上出現車燈的光）

阿金伯：痔瘡就痔瘡，又不是什麼大病，有什麼不好講？難怪你最近去便所都去很久……

阿鳳姨：慙慙啦，是我的又不是你的，喊這麼大聲幹嘛？那癢起來是要死，要抓又不能抓，就像有螞蟻在傷口上爬。就很像用糖醃著一樣。

阿金伯：那看醫生就好了。一點點事情也要大驚小怪。就會唸我抽菸，你還不是不吃水果，你就是水果吃太少……

阿鳳姨：對啦，要吃水果吃菜我知道啦。反正不要就不要，我的屁股又不是你的，你這麼喜歡屁股給人家看你去。不是最喜歡炫耀護士小姐稱讚你屁股很嫩，可以當明星。

△ 阿金伯牽阿鳳姨的手過馬路。

阿金伯：番幣巴……不要跟你講……。 (頓) 每次人家給你準備好，你就意見一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明明心裡也想，就愛嫌東嫌西。我去跟「賴皮」做工有多累，拉那個電線有多重。我這輩子還沒有為了一個事情特別存錢。做的都是少年仔，要不是欠人手，我還沒辦法去做……

△ 馬路過一半，阿鳳姨將手甩開，硬是不走。

阿金伯：做啥！快過。不要在路中間使性子……

阿鳳姨：我最討厭你說我使性子……

阿金伯：有夠番耶你……

△ 阿金伯和阿鳳姨在路中間拉扯，身上車燈的光越來越亮。

▲ 蕭立仁燈暗。

△ 阿金伯慢動作的將阿鳳姨推開，兩人慢動作翻倒，燈光在他們中間亂跑，停在阿金伯身上。

▲ 急撞的聲音。

▲ 燈暗。

場次 14-6

▲ 心跳儀器的死亡聲音。

(醫院。阿金伯在病床上，蓋著白布。)

△ 阿鳳姨坐在一旁，驚魂未定，神色呆滯。

△ 陳寶兒穿著便服趕至。

(醫院。阿金伯在病床上，全身白布蓋著。阿鳳姨坐在一旁，驚魂未定，神色呆滯。陳寶兒穿著便服趕至。)

陳寶兒：阿姨，圓圓打電話來說你們出事了。怎麼弄成這樣？

△ 阿鳳姨搖頭，陳寶兒握住阿鳳姨的手，輕輕地拍撫。

阿鳳姨：我也不知道，一個少年仔喝酒……他推開我，救護車來……我們就在這裡。我不知道……剛剛警察說……我什麼我不知道。警察來……醫生也來……護士來……我在另一邊坐，他們也不讓我進去……他被送來就……這樣了……就這樣了……。阿，有幾個穿黑衣服、黑長褲的，頭髮梳得黑金黑金，臉上沒什麼表情。一直跟我說，放心放心放心……人都躺在那裡我放什麼心……

陳寶兒：阿姨……

阿鳳姨：那裏啦……一堆什麼單、名片，問什麼東西，還有寫了一些要注意，我不知道，妳自己看。

△ 阿鳳姨指了指旁邊，放著阿金伯的證件，一些單據紙張。陳寶兒拿起來看，看到阿金伯的身份證，一愣。

陳寶兒：……陳金水……林素華，這是……

阿鳳姨：（揮揮手）以前的事……

△ 陳寶兒坐到床邊，看著阿金伯。

△ 沉默，許久。

△ 陳寶兒輕輕的低下頭，將臉貼近蓋著白布的阿金伯，輕輕的啜泣。

△ 阿鳳姨彷彿聽見啜泣聲，又不太確定，仔細聽了好一會兒，才確定是寶兒發出的，她直盯著寶兒看。

阿鳳姨：阿寶……你……

△ 陳寶兒坐起身。

陳寶兒：人剛走的時候，不知道聽不聽得到？

阿鳳姨：我有叫他，叫他要記得回來……

△ 沈默。

▲ 燈光轉換，光打在阿鳳姨身上，四周暗。

阿鳳姨：我還沒跟你說謝謝，我們還沒……還沒……真對不起，都是因為我。（頓）是說走了也好，你甘苦一世人，現在可以不用再擔心害怕，這樣……比較幸福。

△ 阿鳳姨看著阿金伯，靜靜的留著眼淚，不語，良久。

▲ 阿鳳姨身上燈光漸收，陳寶兒身上燈光漸亮，四周暗。

陳寶兒：這一切……到底算是什麼呀？陳金水，我跟媽為了這三個字吃了多少苦。我好像在一個莫名其妙的劇本裡，規定我該做什麼事情，該說什麼臺詞，逼我走一步又一步，任憑我自己去摔去成長去賺錢去活命。好，我把自己的眼睛矇起來，我走、我爬、我逃……我用盡我全部的力氣，然後我站起來，我站得直直的。我是陳寶兒。現在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名為父親的身體，冰冰的、僵硬的，我摸到了。（笑）哼，他死了。我好像走到劇本的最後一頁，我應該要哭的，我應該要大笑的，但是我哭不出來也笑不出來，我只能在這邊安慰一個失去愛人的阿姨，要她節哀順變。一切都白搭了，這麼辛苦的掙扎著、活著，卻像是一篇笑話。我被這個爛劇本包圍了，即使睜開眼睛，我的眼前仍然一片黑。

▲ 陳寶兒燈光收，阿金伯身上燈光漸亮，四周暗。

△ 阿金伯推開白布，坐起身。

阿金伯：人怎麼輕飄飄的，有點昏。啊，還有好多事情沒有辦，天亮以後要去領錢、訂機票，要買一個大一點的皮箱、要帶

阿鳳去看醫生，看個痔瘡也要唸半天。東西都還沒收，去十天要帶什麼？……要準備一個隨身背包。還有……寶寶畫的卡片。我永遠不會忘記寶寶在我身上爬，怎麼樣也不下來，一定要掛在我身上。我一直都把她帶在身上。但，我想不起來她的樣子。想忘的忘不掉，想記的記不起來。人喔，還是要努力記得，努力忘記，就算什麼都會不見。等等要記得寫下來才行。……喔，不知道有沒有地方洗衣服？要不要帶洗衣粉？襪子要帶幾雙？牙刷要買新的……還有萬金油、痠痛膏，阿鳳的藥……

▲ 燈光在阿金伯的碎語中漸暗。

全劇終

評審意見

〈等天亮〉

紀蔚然老師

本劇結構複雜，敘述多方進行，最後又糾結一塊；既各自成立，又互有撞擊。「陳寶兒」那條線的處理，頗為精彩；而「謝佳瑩」那條線的轉折更是漂亮。除了開場「王貴珠」的獨白稍微弱了點以外，其他獨白的處理頗為俐落：以事件烘托人物的心情，而不會太過直白。可惜，在人物塑造上，本劇稍有不足之處。例如，「黃云翰」有時讓人感覺已是成年男子，有時又好像稚氣太深，有點前後不搭。又如，其他幾位人物的厚度還可加強。不過，整體而言，絕對是佳作。

得獎感言 廖雪君

〈等天亮〉寫的是「人生很苦，掙扎無用，但還是要努力掙扎，因為要好好活著」。人們用盡了各樣的方法，無論是積極的亦或是消極的，都只為了讓自己好好活著。有時，會沾沾自喜，覺得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有時，會突然發現原來那些以為掌握了的一切，只是人生歷程玩弄的笑話。

寫完了〈等天亮〉，我也面對了我生命中的掙扎與緊張。我跟許多人一樣，認真努力卻也難免受傷，受了傷天亮以後也還是繼續日常生活該發生的事情。我悲觀，源自於我的性格。我不悲觀，因著我認識掌管生命的主。天亮了嗎？不知道，人生很難說。但在我的心中深知……

「我的心等候主，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
(詩篇 130：6)

舞臺劇本組 · 入選

得獎人 程皖瑄

桃園人。臺灣大學戲劇系畢業，現為烏組人演劇團藝術總監。在校期間，曾以〈三姐妹，The Brontes〉獲得第十二屆臺大文學獎劇本組優選，畢業後持續從事導演、編劇、表演藝術教學。

我認為「生活中的感動俯拾即是，這些都成為創作的靈感，盼自己能永保一顆赤子之心，持續說故事、寫故事，並期待這些故事能一部部被搬上舞臺。我寫，故我在。」



敬啓者哈姆雷

人物

馬力遠：年約 35 歲的私家偵探。

江宇森：芭芭瑪劇團年輕男角。

郭凡谷：芭芭瑪劇團首席男角。

尹曉雪：芭芭瑪劇團首席女角。

花羽瞳：芭芭瑪劇團女角。

咪 咪：年約 25 歲年輕私家偵探。

程秀珠：芭芭瑪劇團第二男角，

芭芭瑪董事長：年約 40 歲的男子。

任心心：芭芭瑪劇團女角。

芭芭瑪演員以及舞者若干名

附註：芭芭瑪劇團的靈感原型來自日本寶塚歌劇團，演員皆為女性，由女性反串扮演的男角往往倍受觀眾矚目。加入寶塚唯一的方式是參加劇團年度徵選，限定 15 到 18 歲的年輕女子才具備報考資格，寶塚歌劇團被譽為夢想的舞臺。

序場

觀眾進場時馬力遠拿著放大鏡在劇場內打量，同時記錄著蛛絲馬跡，隨意詢問現場觀眾關於芭芭瑪劇團的問題，或與之談論劇團八卦等等。

△ 芭芭瑪劇團演員魚貫進入芭芭瑪劇場，他們各自在舞臺的角落準備著演出前的最後暖身、練唱、或是對臺詞，接著背景音樂響起，他們慢慢放下手邊工作，一邊唱一邊打量著舞臺，偵探在旁觀察一切。

芭芭瑪演員的合唱：

芭芭芭……

芭芭瑪

芭芭瑪 是我的夢想 跳舞演戲歌唱 讓我瘋狂

芭芭瑪 是我的渴望 成為小芭芭全身散發光芒

△ 演員一字排開面對觀眾。

馬力遠：1914年，芭芭瑪財團成立全女性演員的芭芭瑪劇團，從那天起，站在芭芭瑪舞臺揮灑青春，成為年輕女孩的夢想。每年，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人（臺上演員往前一步，露出自信笑容），能夠通過芭芭瑪劇團嚴格的演員甄選，成為小芭芭。為了晉升芭芭瑪演員明星，這群年輕小芭芭（眾多演員擺出明星拍照 Pose），必須靠實力力爭上游，或著是……（演員彼此互看打量，偵探含笑神祕不答）

歌曲〈芭芭瑪是我的夢想〉

芭芭瑪演員：（一邊唱一邊脫去外套，露出華美的哈姆雷戲服）

芭芭瑪 是我的夢想 跳舞演戲歌唱 讓我瘋狂

芭芭瑪 是我的渴望 成為小芭芭 全身散發光芒

表演配合文字 文字配合表演

戲劇像一面明鏡 反映人性

To be or not to be

面對命運的磨難

該默默忍耐

還是拔刀武裝

誓死對抗

哪個比較高貴

To be or not to be

那是個問題

To be or not to be

那是個問題……

△ 眾人像紅海般分開，首席演員郭帆谷從人群中走出，一枝獨秀，氣勢萬鈞。

郭帆谷：芭芭瑪劇團首席男角郭帆谷向您誠摯推薦 2014 芭芭瑪劇團創團百年鉅獻《哈姆雷——憂鬱王子的愛與恨》，購票請洽芭芭瑪售票系統，與我一起 to be or not to be ！

第一場

地點：芭芭瑪劇院舞臺

《哈姆雷—憂鬱王子的愛與恨》首演前最後的彩排。

△ 一個舞者在臺上跳出鬼魅般的舞蹈。引導眾演員出場。

歌曲〈To be or not to be〉

眾人合唱：To be or not to be

那是個問題

舊王駕崩

是意外

還是陰謀

新王登基

是沉痛

還是假惺惺

△ 尹曉雪疑似踩到任心心，任心心痛的叫了一聲，眾演員愣了一下，接著繼續表演。

△ 哈姆雷（郭凡谷扮演）與萊奧提斯（程秀珠扮演），從人群中出。

哈姆雷：（唱）To be or not to be

丹麥是個人間煉獄

萊奧提斯：（唱）黑夜讓你我雙眼迷濛
命運 究竟 是敵是友

哈姆雷：（臺詞）萊奧提斯！

萊奧提斯：（臺詞）王子殿下（單腳屈膝對王子行禮，王子咳嗽，
萊奧提斯遣走隨從）

哈姆雷：（臺詞）你我不需如此繁文縟節。快起來。想聽聽你的想法。

萊奧提斯：（臺詞）這場婚禮跟那場葬禮，實在是……接得太緊了。

哈姆雷：（臺詞）省錢呀，萊奧提斯！葬禮剩下的烤肉剛好用來辦
婚宴。（自顧自笑著離開）

△ 萊奧提斯看著哈姆雷，奧菲麗雅欲上前探看，萊奧提斯做了一個哈姆雷不值得信任的手勢。

△ 眾人出，皇后（花羽瞳扮演）帶著眾人舉杯。

皇后：（唱）忘卻悲慟 為未來乾杯！

眾人：（唱）忘卻悲慟

為未來乾杯

△ 眾人拿起酒杯一同舉杯。

△ 扮演萊奧提斯的程秀珠突然呼吸一陣急促，杯子掉落地上，接著應聲倒地，眾演員慌亂，燈暗。再次燈亮，眾人七嘴八舌下場，馬力遠來到舞臺正中央查看，接著右下舞臺燈曲亮起。

▲ 芭芭瑪電視臺音效進。芭芭瑪劇團演員江宇森與任心心精神飽滿地手持麥克風以及新聞稿，正在錄製芭芭瑪新聞節目。

舞監的聲音：現場倒數，五、四、三、二！

江宇森、任心心：芭芭瑪小精靈——

任心心：任心心——

江宇森：江宇森——

兩人一起：與您一起關心芭芭瑪的動態！

任心心：（讀新聞稿）今天下午，芭芭瑪劇團進行年度大戲《哈姆雷——憂鬱王子的愛與恨》彩排，第二主角程秀珠不慎誤食參有阿斯巴甜的道具飲料，引發嚴重的蠶豆症過敏反應。（換口氣）這真是……太可怕了，所有人都嚇到了！

江宇森：宇森本人當時就在秀珠學姊的旁邊，情況真的非常危急。

任心心：希望秀珠學姊一切安好。若她無法及時歸隊演出，就要拜託宇森幫忙代演了。

江宇森：（堅定地）I'll do my best.

任心心：宇森真是有活力！對於這樣惡劣的舉動，劇團表示強烈譴責，並且已承諾會進行調查。至於之後演出，芭芭瑪將無所畏懼，如期演出！

江宇森：說到意外，聽說昨天心心學姊也差點在臺上受傷？

任心心：嗯，我差點被 solo 舞者踩到，不過演出難免會有小狀況，沒事的。

江宇森：學姊當時則展現臨危不亂的氣魄！

任心心：這就是芭芭瑪的精神。請各位粉絲以實際行動進劇場支持芭芭瑪最新作品《哈姆雷——憂鬱王子的愛與恨》！購票請洽芭芭瑪售票系統。

兩人：（一起）百年傳奇，現在才開始！

△ 馬力遠手機響起，他接起電話。

馬力遠：是的！芭芭瑪調查行動，馬力遠已全面啟動紅色警戒。什麼！她會加入調查行動！別鬧了，喂喂。（被掛電話，極為懊惱地）喔 NO！

▲ 燈漸暗。

第二場 偵探初登場

舞臺意外第二天下午。

飾演哈姆雷的郭凡谷，花羽瞳以及飾演奧菲麗雅的尹曉雪在劇場內，他們已換下劇服，面對意外滿是無奈與恐懼。

△ 尹曉雪帶著墨鏡，從頭到尾不參與對話，哀傷地陷入自己的世界。他們顯然已在劇場等待一段時間了，郭帆谷首先不耐煩開口。

郭凡谷：以為我們時間很多嗎？我們等一下還要趕回去拍月曆耶。
（問花羽瞳）你有 call 嗎？

花羽瞳：有，我和程秀珠一起合拍十二月的。

郭凡谷：十二月？穿超多，你會熱死。小雪你還記得去年我們合拍12月的嗎？他們還弄了聖誕樹、雪花，好美。

尹曉雪：我當然還記得，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到底是誰在我的圍巾裡藏大頭針，但痛的感覺，我現在還記得……

郭凡谷：（一陣尷尬，轉身找花羽瞳）對了，程秀珠，她現在還好嗎？

花羽瞳：還在急診室吊點滴，她昨天上吐下瀉一整晚。

藍貝貝：（默默地）God bless her.

△ 偵探馬力遠從場外，大聲講電話，內容與辦案一點關係也沒有，他正在與人討論晚上訂便當的菜色，芭芭瑪演員面對偵探不專業的談話，深感不信任。

馬力遠：兩位好，（發現角落的貝貝），喔，是三位！看您們如此華麗的外表，想必就是芭芭瑪的演員吧。

郭凡谷：你是劇團找來的偵探嗎？

馬力遠：在下馬力遠。

郭凡谷：我是芭芭瑪劇團的首席演員郭凡谷。（伸出一隻手）

馬力遠：（對於過度自信的郭凡谷反應很驚訝）久仰久仰。（與郭凡谷握手，郭凡谷將之用力拉近）

郭凡谷：說，到底是誰在搞鬼？目的是什麼？

馬力遠：噯呀，不愧是首席男角的手，強而有力呀。

郭凡谷：練出來的。（放開偵探）

馬力遠：偵查工作現在正如火如荼展開。等一下還有一個 Partner 會加入！

郭凡谷：人呢？

馬力遠：還沒到。

郭凡谷：偵探居然會遲到！

馬力遠：她不是偵探……

郭凡谷：那她是？

馬力遠：……變態！

△ 身穿南國度假風格洋裝的咪咪，帶著大草帽，與掛著夏威夷花圈的江宇森出場。

歌曲〈咪咪女神〉

咪咪：

我是誰？

我是咪咪！

江宇森：

她是誰？

她是咪咪！

咪咪：

做偵探是我的興趣
沒有任何業績的壓力
只要大聲呼喚我的名
咪咪女神就會降臨

江宇森：

做偵探是她的興趣
沒有任何業績的壓力
只要大聲呼喚她的名
咪咪女神就會降臨

咪咪：

咪咪是本名，不需懷疑。
我是前凸後翹的 I CUP 美女！
芭芭瑪需要咪咪
任何人都需要咪咪！

△ 歌舞以華麗的 Pose 結束。

△ 眾人吃驚看著咪咪。

咪 咪：（對著江宇森）謝謝宇森的精彩伴唱！好了，咪咪女神要
來辦案了（看著馬力遠），馬力遠，想我嗎？

馬力遠：（有點害怕地）想，想死。

咪 咪：這就是芭芭瑪事件主角們吧。

馬力遠：這位是郭……

咪 咪：（接著說）郭凡谷，168 公分，臺北人，2004 年入團，

2014 年劇團首席就任，生日 11 月 15 日，A 型天蠍座，喜歡的顏色是，藍色。

郭凡谷：（不屑樣）這是劇團官方網站上公開資料，誰都知道。

△ 咪咪接著說。

咪 咪：郭凡谷本名郭淑珍，在她年輕俊美的外表下，其實即將邁入 35 歲，身高也不到 165……

郭凡谷：去哪查到的？

咪 咪：（向郭凡谷逼進）誰也不知道，在她帥氣的男裝下，藏著一顆少女心呀。

郭凡谷：（把偵探推給花羽瞳）Pass 給你，不奉陪了，趕通告去。（往右舞臺走，見江宇森身上花圈）去哪找來這些有的沒的！有沒有羞恥心呀！還不快排練去，以為自己夠厲害了嗎？（郭凡谷與江宇森離開）

馬力遠：還沒問完呀……

咪 咪：（向尹曉雪逼近）首席女主角尹曉雪，對於意外，有沒有甚麼想說的？

尹曉雪：（神秘地）噓！這邊有監聽！

咪 咪：（跟著她小聲而懸疑地）聽說你要退團結婚去啦！（曉雪點頭）哈姆雷是你的退團大作，彩排發生如此動盪的事情，心裡一定不好受吧？（小心地說）其實外界都在傳，你是被劇團 fire 的，是這樣？有沒有要辯解的呢？（曉雪躲避，扶正墨鏡）。一直在室內帶著墨鏡，對視力不好唷。（看見曉雪蒼白的手，不忍心地握住她）。唉，這麼蒼白的手，退團壓力很大吧！

△ 尹曉雪將手抽回，淚崩下場。馬力遠追出。

馬力遠：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問題都還沒問完，人跑光光了，這個

（指花羽瞳）給我好好問！（咪咪扮鬼臉）凡谷大哥，不好意思，還有問題想請教呀……（出）

花羽瞳：（笑）你跟我想像中的偵探不一樣。

咪 咪：（看著花羽瞳）你和我想像中的女角也不一樣，妳很高挑。
（看一眼筆記本）花羽瞳……您的藝名真好聽。

花羽瞳：謝謝你，這是劇團老師幫我取的。他期許我在舞臺上像花朵般豔麗……

咪 咪：你跟郭凡谷還有程秀珠是同學呀。

花羽瞳：是，我們同一年考進芭芭瑪，我比較鈍，考三次才考上，不像程秀珠……。

咪 咪：妳一直都是男角，前年才轉女角，有什麼特別因素嗎？

花羽瞳：演男性對我而言太吃力了，我還是比較適合演繹女性角色，劇團老師也支持我轉女角……

咪 咪：（恍然大悟）原來是這樣，我還以為是因為同期出了郭凡谷跟程秀珠了，你沒機會被捧吧……

花語瞳：這是網路上的八卦吧。

咪 咪：（突然嚴肅起來）談談杯子吧，程秀珠的杯子，是你拿給她的，對吧。

花羽瞳：所以我嫌疑最大？

咪 咪：（眨眼）這就要問你啦。但我知道芭芭瑪劇團每一個小道具還有化妝用具都會標註演員名字，避免你們拿錯別人的道具。

花羽瞳：這麼一來，人人都有可能陷害她了。

咪 咪：這我就不知道啦。（嘆口氣）不過在芭芭瑪，想陷害演員未免也太方便了，討厭某某某，就在寫著她的名字的粉撲裡藏刀片呀……

花羽瞳：（愣了三秒，輕鬆地笑起來）太誇張了，我們都情同姊妹，才不會惡意陷害。

咪 咪：也是。

花羽瞳：如果真有人這麼做，你也只能怪自己沒有保管好個人物品，對吧。

△ 咪咪定睛看著花羽瞳，馬力遠上。

馬力遠：芭芭瑪演員都是用飄的嗎？一下子就不見了！（回頭問咪咪）進行到哪了？（看見咪咪與花羽瞳定睛互看不動，馬力遠意味深長地對觀眾）對峙。偵探劇進行到這，會有三到五秒的定格，觀眾與演員一起陷入膠著，這時，通常會有個突破性的舉動出現！

△ 花羽瞳神秘地拿出一封信，交給偵探。

馬力遠：就是它！

花羽瞳：任何小細節逃不過偵探的眼睛（交給馬力遠）昨天演出前我在化妝臺上發現的，我還以為是粉絲信。

馬力遠：（讀信）「立刻停演！小心勝利的酒杯」——程秀珠的飲料遭人下毒……這是預知意外的警告呀！

花羽瞳：我原本以為只是惡作劇。沒有立刻告知董事長……我非常自責。

馬力遠：怪了，這封信兇手只寄給你，而不是寄給程秀珠或是郭凡谷？（懷疑）

咪 咪：其實程秀珠、郭凡谷，其他幾個劇團演員都有收到，（拿出其他一模一樣的恐嚇信），這是我從他們桌上搜到的！

馬力遠：其他演員怎麼會沒發現？

咪 咪：怎麼可能發現呢？你去看每個演員的化妝桌，都是粉絲寄來的卡片還有禮物，一大疊一大疊。（兩人互看思考兩秒）

倒是……

馬力遠與咪咪：（與咪咪一起轉向花羽瞳）你怎麼會發現！

花羽瞳：我比較麻煩吧，上臺前讀完粉絲信，再一一回覆，這是習慣了。（笑）你們等會與董事長有約嗎？

咪 咪：是。

花羽瞳：需要我帶路嗎？

咪 咪：請。

△ 咪咪與花羽瞳正要離去。

馬力遠：等、一、下。

兩 人：怎麼了？

馬力遠：關於演員證詞，我們是否漏掉一個關鍵的人？

咪 咪：誰呀？你是說一開始被踩的演員嗎？

馬力遠：不，是這次意外的主角—程秀珠。

咪 咪：她？她應該還躺在急診室吊點滴吧。

△ 程秀珠現身劇場。

花羽瞳：（驚呼）你怎麼！

馬力遠：看起來一點也不像剛從急診室吊完點滴，不愧是芭芭瑪模範生！

花羽瞳：你應該繼續躺平吧。（程秀珠瞟她一眼）

△ 程秀珠與她耳語，花羽瞳打了程秀珠一拳。

馬力遠：花羽瞳小姐，非常感謝您提供的資訊，我們不占用您寶貴的休息時間了。

花羽瞳：我先幫你把衣服拿回攝影棚。（拿走程秀珠手上的衣服。）

花羽瞳下，程秀珠走向偵探。三人面面相覷。

馬力遠：程秀珠小姐您好。

咪 咪：我們有些問題要請教你……

程秀珠：可以讓我先坐下來嗎，我剛剛才打了一針。很暈。

馬力遠：椅子在……？

△ 咪咪跟馬力遠尋覓四處是否有椅子。程秀珠逕自往樓梯走，以華麗地走位方式倒坐在樓梯上。兩名偵探傻眼。

馬力遠：關於舞臺意外，你有甚麼想說的？

△ 程秀珠搖頭。

馬力遠：演出前有看到任何可疑份子嗎？

△ 程秀珠搖頭。

馬力遠：（拿出手機）這些是在劇場拍到的，你認識他們嗎？這個？哪位？（突然現出一張柯基犬的照片）這隻呢？真可惜，這隻柯基真可愛。

咪咪：柯基！（衝向前查看，兩個偵探陷入談論柯基犬的世界）

△ 程秀珠覺得百般無聊，起身正要離開。

馬力遠：（叫住程秀珠）有蠶豆症算是個人隱私喲，你覺得有沒有可能是身邊熟人所為？

程秀珠：隱私？你覺得芭芭瑪演員有隱私嗎？還有甚麼問題要問嗎？好，請努力查出真凶。我先走一步。

咪咪：（情急之下叫住她）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你。（程秀珠被叫住）請問你為什麼叫秀珠？你可以取帥一點的藝名呀。

程秀珠：（往咪咪走近，咪咪覺得兩人貼太近，害羞不已）程秀珠是我母親取的，她希望我在舞臺上猶如一顆秀麗的珍珠，我非常喜歡我的名字——程、秀、珠。

咪咪：（陷入自己的內心世界，驚慌不已）別這麼快被我吸引，雖然我知道我人見人愛……

△ 程秀珠下場。

馬力遠：芭芭瑪劇團到底是一個甚麼樣的地方？自己遭人陷害下毒

像是家常便飯一樣？

咪 咪：發高燒中的男角配上手中的柯基，超萌組合！

馬力遠：（將之打回現實，拿回手機）正經一點，原本調查芭芭瑪
只有我一人，為什麼冒出你？你不是在度假嗎？

咪 咪：真無情，為了你，我放棄度假，來芭芭瑪助你一臂之力！

馬力遠：為了我？是為了芭芭瑪吧！你這個芭芭瑪粉絲！

咪 咪：被發現了嗎？我以為我隱藏的很好。

△ 兩人正在爭辯的同時，董事長以帝王般的氣勢出場，郭凡谷、
程秀珠、一同幫忙襯氣勢，但兩人臉上明顯露出無奈。

第三場 董事長初登場／我需要一個機會

歌曲〈董事長之歌〉

董事長（高聲唱著）：

芭~~~~芭瑪！

芭芭芭芭瑪 芭芭瑪是我的世界

芭芭芭芭瑪 芭芭瑪是我的一切

我是芭芭瑪 董事長

△ 董事長唱完三人定 pose。

馬力遠：芭芭瑪真是一個凡事都講究華麗的地方……包括董事長出
場……

董事長：請問，兩位是馬力遠偵探以及咪咪偵探嗎？

馬力遠與咪咪：是的。

董事長：真不好意思，讓你們等這麼久，希望我們家演員沒嚇到兩

位，若有怠慢，深感 抱歉。（對偵探九十度鞠躬，郭凡谷見狀立刻鞠躬，發現程秀珠沒跟進，立刻拉著她鞠躬）
咪 咪：不會不會，男角都很帥，女角也很夢幻，董事長栽培的好。
董事長：（客氣地）哪的話，（小聲但誇張地）這些演員也只有臉
可以看呀，出去外面哪個製作會要呢？

△ 三個人客氣的笑成一團。郭凡谷陪笑，程秀珠一言不發。

董事長：（收起笑臉）所以到底是誰這麼想阻撓我們的演出？居然
有恐嚇信！

馬力遠：請問董事長有收到後續的金錢勒索嗎？

董事長：沒有。

馬力遠：在查出真相之前，基於安全，請先暫停演出吧。

董事長：（深呼吸）基於經營者的角度，演出不能暫停，（偵探不
可置信）但是演員的安危也不能忽視，所以……（懸疑地）

馬力遠：嗯？

董事長：我想邀請兩位偵探與芭芭瑪演員今晚同臺演出，近身保護
芭芭瑪的演員。

馬力遠、咪咪、程秀珠、郭凡谷：甚麼？

咪 咪：董事長，我的舞衣要定做。

董事長：小 case，芭芭瑪 200 臺工業用縫紉機隨時待機！ㄍㄛ ㄟㄟㄟ
（模擬車衣服）

咪 咪：那，他怎麼辦？（指著馬力遠）他是男的耶。

董事長：我了解，這會破壞芭芭瑪演出傳統，我只好請馬力遠委屈
一下，先男扮女裝，再女扮男裝……

馬力遠：不用那麼複雜，其實我……一直都是女扮男裝。

咪 咪：你……

程秀珠：董事長，您特別 call 我跟郭帆谷過來「談事情」，就是指

這個嗎？

董事長：舞臺是你們的，第一時間讓你們知道也好，順便聽聽你們的意見。

程秀珠：那恕我直言，（往前走一步，逼近董事長）您有沒有搞錯呀？

△ 郭凡谷拉著程秀珠，與阻止她繼續說，程秀珠順手將手中戲服交給郭凡谷，接著依舊對著董事長表達不滿。

程秀珠：您當芭芭瑪舞臺什麼地方？這個舞臺不是誰都可以站上來的。

董事長：秀珠！對於一個芭芭瑪演員來說，甚麼最重要？

程秀珠：身體。

董事長：我請偵探近身保護妳們有錯嗎？（程秀珠無法反擊）虧你在芭芭瑪 10 年，還這麼毛毛燥燥！（董事長沒講完，程秀珠離場。）

△ 程秀珠轉身拿走郭凡谷手中的戲服下。

郭凡谷：我想她應該回攝影棚了，您知道的，進度很緊繃。

董事長：去去去。幫我勸勸她。

△ 郭凡谷下場。偵探一臉尷尬面對場上一切。

董事長：（突然豪氣的仰天大笑）哈！被你發現芭芭瑪演員難搞的地方，傷腦筋呀！管他甚麼警告信，我們依舊銳氣不減！放馬過來！哈哈哈哈哈！

咪 咪：（有點擔心的）同臺表演……真的沒問題嗎？

馬力遠：那個……董事長呀，我們如果要上臺的話，是不是，嗯，應該，要有甚麼老師來指導一下，要怎麼亮相呀，耍帥呀。

董事長：不需要，你們就當背後那 80 個路人的其中 2 個就好。（停一拍）開玩笑的！來，幫你們安排好小老師了，任心心！

△ 任心心出。

董事長：心心呀，這兩位交給你了。樓上排練教室可以讓他們練習，距離今晚首演還有……兩個小時。

任心心：交給我！

董事長：對了，你也去拍月曆吧，你跟秀珠一起拍，去梳化間報到吧。

任心心：（愣住）原本不是……謝謝董事長！

△ 任心心拿出兩本劇本，分別交給偵探。

任心心：這是劇本，你們先看看，所有的舞步跟走位都記在上面，有問題再說喲。（欲離開）

馬力遠：等一下，你不是小老師嗎？我們總該知道要演什麼角色，以及怎麼演吧。

任心心：（笑謎謎地）芭芭瑪一共有四百多個演員，我們都必須想辦法自己找飯吃，總不能凡事都依賴別人吧。我去拍照囉！

△ 兩個偵探傻眼看著任心心離去，翻開密密麻麻的劇本。

馬力遠：這麼多臺詞

歌曲〈我需要一個機會〉

馬力遠（唱）：走一步 算一步 stand by 完成我的 任務

咪 咪（唱）：出乎我的意料

馬力遠（唱）：莫名其妙

咪 咪（唱）：一顆心 撲通撲通的跳

馬力遠、咪咪各自下場，獨留董事長一人，環顧整場。

董事長：（唱）

芭芭瑪 芭芭瑪 芭芭瑪劇團是我的一切
學會大聲的笑 流眼淚不值錢
我需要 需要一個機會

△ 董事長下。剛得知臨時被撤換拍攝工作的花羽瞳氣惱地從攝影棚出，程秀珠跟著她出，叫住她。

程秀珠：等等。

花羽瞳：什麼？

程秀珠：你的髮卷還沒拿下來。

花羽瞳：（拆掉髮卷）我自己拿去還。（離去）

△ 程秀珠無言地把身上的帽子拿下，煩惱地唱出矛盾的心情。

程秀珠：（唱）

昨天今天 明天後天 不確定 該如何去面對
啊 我需要 我需要 需要一個機會
義無反顧 做自己 我需要 需要一個時間。

△ 郭凡谷在場外大叫，接著氣急敗壞的出來，任心心衝出，九十度鞠躬。

任心心：對不起！我沒注意學姊您剛好走過去。

郭凡谷：你閒閒沒事把電棒燙當仙女棒揮嗎！（看著被燙到的手）

任心心：請學姊打我罵我吧。（快哭出來了）

郭凡谷：打你幹嘛，手更痛好嗎！我要去沖脫泡蓋送了！

△ 郭凡谷下場。程秀珠看著任心心慌張的樣子不自覺笑出來。

任心心：秀珠學姊，等一下的月曆拍攝，我如果有什麼做的不好或是冒犯的地方，請學姊直說，我希望……之後與學姊之間

不要有誤會。

程秀珠：我現在就可以直說了。我寧願扛著瓦斯桶跑十圈操場，也不願跟你一起拍照。

任心心：對不起。董事長臨時要我拍的，我以為學姊們知道。

程秀珠：我們都不知道。

任心心：（誠懇地）我真的很希望能跟學姊同臺演出。

程秀珠：喔？請問你哪一次不是跟我一起演。

任心心：我是說，有臺詞的那種。我想跟學姊好好學習。

△ 停頓。

程秀珠：那我有個良心的建議，想聽嗎？

任心心：學姊請說。

程秀珠：你應該先去換個體香劑，加強版。

△ 任心心受辱大哭下場，程秀珠看著她離去。心煩意亂，欲往劇場外走。

第四場 芭芭瑪式熱吻

△ 咪咪突然出現擋住程秀珠的路。

程秀珠：嚇死我了……穿全白會嚇死人你知道嗎？

咪 咪：欺負學妹是不道德的喲！

程秀珠：你以為你是雕像嗎？

咪 咪：這是我的戲服呀，好看嗎？芭芭瑪的戲我是很常看沒錯啦，但要我演……

程秀珠：其實還蠻好看的。

咪 咪：（受寵若驚）噢，要我演女角，女人中的女人……我不確

定我能不能勝任。

程秀珠：stop！（咪咪停住，一個驚扭的表情）很好呀，你就這樣
子上臺吧。（欲往劇場外走）

咪 咪：（抓住程的一角）你要去哪。

程秀珠：去外面透個氣。

咪 咪：想偷偷跑去抽菸。

程秀珠：很抱歉，我不菸不酒不搞緋聞。（甩開咪咪）

咪 咪：噢，芭芭瑪模範生，那這張照片怎麼說？（程停頓，咪咪
拿出手機，沾沾自喜地看，程秀珠頓時臉色大變）

程秀珠：什麼照片！給我刪掉！

咪 咪：唉，要是粉絲們知道模範生私底下原來是這個樣子，該怎
麼辦呢？（把手機塞到衣服裡）

程秀珠：（拿不到手機）我警告你，立、刻、刪、掉！

咪 咪：那你答應我一個請求。

程秀珠：甚麼請求？

咪 咪：給我一個芭芭瑪式的舞臺熱吻，我要最熱情激猛的那種！

程秀珠：我們都只是借位。

咪 咪：我、不、需、要、借、位，來吧！（嘟大嘴準備迎接）

程秀珠：你這個女人……

咪 咪：（繼續嘟著嘴）我要上網公開照片了！（晃著手機，準備
按發布）

△ 程秀珠立馬向前給咪咪一個超級華麗的芭芭瑪舞臺借位熱吻。

程秀珠：你滿意了嗎？

咪 咪：喔！腳軟！（攤在地上，程秀珠一起跌到，咪咪壓在程秀
珠身上，此時郭凡谷剛好路過）

郭凡谷：程秀珠？

程秀珠：郭凡谷……

郭凡谷：原來假男人演久了，真的會變成真男人，我得小心自己的喉結了……

程秀珠：等一下，我要解釋。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狼狽起身）

咪 咪：喔，事情跟你想的一樣。我的初吻就這樣被你奪走了，嗚嗚嗚。等一下還要在舞臺上跟你演戲，嗚嗚嗚。

△ 咪咪下場。程秀珠瞪著咪咪。

第五場 暗中放箭

程秀珠：有種臺上見！你不要聽她亂講，她是我看過最莫名其妙的女人……啊！我忘了叫她刪照片，可惡！

郭凡谷：（噗嗤而笑，越笑越開心，接著轉為宏亮的笑）哈哈哈哈哈。連照片都有，看你滿身大汗，我剛剛是不是錯過什麼香豔刺激的事？

程秀珠：我滿身大汗是因為我居然在九月天穿這樣拍十二月的月曆照片！你的燙傷還好嗎？

郭凡谷：掉了一層皮。你有止痛藥嗎？

程秀珠：是有多痛呀？

郭凡谷：不是手啦，是女人痛，我今天第一天。衰事連連。

程秀珠：我找一下。

郭凡谷：每個月都有這麼一天提醒自己還是個女人。不像某人剛剛……

程秀珠：我跟你說那是個誤會，那個偵探根本……（找不到藥）我該不會忘了帶，奇怪，不可能呀，我可能放在休息室……

郭凡谷：找不到沒關係，我再跟其他人要就好。

程秀珠：我記得我明明有帶出門的，怎麼會。

郭凡谷：劇團該不會有小偷吧？

程秀珠：誰要偷呀？

郭凡谷：你要不要去調個監視器？

程秀珠：你閒閒沒事幹嗎？

郭凡谷：我說真的啦。最近劇團裡發生很多怪事，有人分明想搞破壞。

程秀珠：（心不在焉地）嗯。

郭凡谷：你怎麼看起來一點都不緊張呀？

程秀珠：緊張？

郭凡谷：你莫名其妙遭下毒，主事者連個影子都沒有，今晚演出你都不會害怕？

程秀珠：害怕有用嗎，我們還是得上臺，況且董事長也找人幫忙調查了，雖然說比較像在幫倒忙。

郭凡谷：我覺得劇團鬧鬼。

程秀珠：鬧鬼？（看四周）

郭凡谷：唉喲，老實說，一個一百年歷史的劇團，鬧鬼一點也不稀奇，怕只怕鬧鬼的是人心。

△ 靜默。

程秀珠：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郭凡谷：（輕鬆狀）那就當我沒說吧。好，今晚首演加油！

△ 兩人靜默，若有所思。

歌曲〈我需要一個機會／暗中放箭〉

程秀珠：我聞到 我感覺到 空氣中 瀰漫一股不尋常

郭凡谷：啊 我需要 我需要 需要一個機會

兩 人：啊 誰在那邊 偷偷摸摸 暗中放箭

△ 郭凡谷下場，程秀珠意味深長地看著她。

△ 馬力遠，咪咪，董事長上場。馬力遠與咪咪換好舞臺裝。

眾 人：（唱）

舞臺上 燈光下 SPOTLIGHT 我是全場的焦點

他們都不知道 我需要

我需要 需要一個機會

董事長：（對演員）準備演出！首演加油！（眾人下，程秀珠最後一個離開，董事長趁他離開前，對著偵探大聲說）兩位偵探，芭芭瑪演員的安全就交給您了！這是剛剛收到的警告信。

馬力遠：（讀信）「立刻停演——哈姆雷的愛人，祝你黃鶯出谷依舊」奧菲麗雅？

咪 咪：尹曉雪！

△ 程秀珠與董事長交換一個眼神。

第五場 錯亂哈姆雷

場景是芭芭瑪舞臺，哈姆雷的首演夜。

任心心與江宇森飾演兩名宮廷大臣。

歌曲〈To be or not to be〉

任心心：表演配合文字。

江宇森：文字配合表演。

任心心：戲劇像一面明鏡，

兩 人：反映人性。

江宇森：To be or not to be，

面對命運的磨難，

該默默忍耐？

任心心：還是拔刀武裝，

兩 人：誓死對抗，

任心心：哪個比較高貴？

兩人：To be or not to be，

那是個問題。

江宇森：To be---

任心心：or not to be---

兩 人：那是個問題……

△ 兩名宮廷大臣下場，迎來萊奧提斯（程秀珠）跟奧菲麗雅（尹曉雪）。

△ 萊奧提斯（程秀珠）正在打包行李準備離家，奧菲麗雅（尹曉雪）一邊協助哥哥整裝，一邊對話。

萊奧提斯（程秀珠）：那種人我看多了，花言巧語，把你騙的七葷八素，玩膩了，再把你一腳踢開。

奧菲麗雅（尹曉雪）：但是哈姆雷殿下語氣還有眼神是那麼真誠，我不相信他會……。

萊歐提司（程秀珠）：他可是高高在上的王子，我們和他背景懸殊，
高攀不起，總之，聽哥的話，離他遠一點。

我走囉，好好保重，（拿出一束花）送你！

△ 奧菲麗雅開心接過驚呼，猛聞花束，接著露出痛苦的表情。

奧菲麗雅（尹曉雪）：（突然打了一個噴嚏，流淚不止）辣椒粉！

▲ 燈暗。

▲ 燈光再度亮起，場景來到後臺。此時後臺所有人亂成一片，演員互相責怪是誰動手腳，尹曉雪不斷咳嗽。

馬力遠：（拿著花束）我怎麼沒想到是花！怎麼會是這束花！

程秀珠：這次又是誰搞她？

任心心：不是我！

郭凡谷：去年拍月曆已經搞過一次了，現在還裝傻？

咪 咪：有人可以去拿杯水給她嗎？

△ 任心心下場拿水。

董事長：曉雪你等一下可以上臺唱歌嗎？

尹曉雪：（痛苦地）沒問題。（唱）喔，哈姆雷！（打噴嚏）

董事長：完了，看來要安排代演了。她的 understudy 是誰？

任心心：（正好拿水出來）是我！

董事長：（看了一眼）任心心……（轉身問其他人）還有誰可以代演奧菲麗雅！

馬力遠：看來只有我了！（翻劇本）

江宇森：我想你可能會嚇到觀眾，（對著董事長）董事長，我應該沒問題。（清嗓子唱一句）「啊～～～」

程秀珠：（不屑地）江宇森我想我也不錯呀，（唱）「啊～～～」

董事長：你們是男角耶，我都比你們像好嗎？（美聲高音）
「啊～～～」（眾人傻眼，鼓譟）

郭凡谷：在幹什麼？

江宇森：大家一起唱！

大家：「啊～～」

郭帆谷：（大吼）到底有誰可以演奧菲麗雅？

花羽瞳：我可以。

△ 眾人驚。

董事長：我相信你可以，但觀眾不會想看到一個快 30 歲的奧菲麗雅！（大喊）還有誰！

咪 咪：董事長，我可以！（眾人傻眼）

董事長：（停一拍）對！感謝上帝，你可以！衣服……（藍貝貝的花圈被摘下，咪咪接過放在頭上）對對對，把花環帶上！就這樣吧！

咪 咪：誰有髮夾幫我別一下。

△ 場面一片混亂。

郭凡谷：（突然想到）我居然要跟她演……董事長，她是音癡！

咪 咪：我只是中氣不足！

董事長：對，她是音癡，舞臺上不可以有兩個音癡（郭凡谷自覺被放冷箭，氣憤不已），所以，程秀珠，下一場戲你演哈姆雷！（眾人愣住）你會唱吧！

程秀珠：我是可以唱啦，但是郭凡谷……

董事長：（轉身對郭）郭帆谷，戲服脫下來……！

咪 咪：我要跟秀珠一起演！

程秀珠：等一下！這場要跳雙人舞！尹曉雪 45 公斤，你呢？

咪 咪：差不多，她 45，我 54。

程秀珠：我要暖身！（立刻拉膀子，咪咪欲跳上程秀珠肩膀，與她練雙人托舉動作）等一下！我的腰會斷掉！

江宇森：（在一旁問董事長）所以我等一下會代演程秀珠的角色嗎？

我OK的……

△ 眾人手忙腳亂一團，幫忙換裝。

△ 程秀珠與咪咪混亂中練習雙人舞，郭凡谷的外套被脫下。

郭凡谷：等一下，我是劇團第一男主角！

董事長：這個劇團甚麼時候輪到你講話！快！觀眾不耐煩了，（大喊）舞監，我們開演吧！

△ 程秀珠接過郭凡谷的外套，眾人定神看著外套，尹曉雪衝向任心心接過水杯。

▲ 燈光轉換，場景來到芭芭瑪舞臺。

△ 咪咪扮演的奧菲麗亞在看書，等待哈姆雷。程秀珠扮的哈姆雷從樓梯走下。

哈姆雷（程秀珠）：美麗的奧菲麗雅，躲在這裡幹甚麼？

奧菲麗雅（咪咪）：哈姆雷殿下，我是來歸還您的情書的。這些是您送給我的，既然您已無心於我們之間的愛情，這些信，就請您拿回吧！（咪咪以誇張的感傷劇方式演繹）

馬力遠：（在後臺觀看）爛透了。

哈姆雷（程秀珠）：你父親在哪裡？

奧菲麗雅（咪咪）：在……家裡。

△ 哈姆雷（程秀珠）將信撕毀，丟掉，逼近奧菲麗雅（咪咪）。

哈姆雷（程秀珠）：（唱）你誠實嗎？

奧菲麗雅（咪咪）：甚麼？

哈姆雷（程秀珠）：（唱）你貞潔嗎？

奧菲麗雅：殿下。

哈姆雷（程秀珠）：（唱）你不可能從我這裡拿走任何東西——

奧菲麗雅（咪咪）：什麼意思？

哈姆雷（程秀珠）：（唱）除了生命、除了生命、除了生命、生命、
生命！

△ 哈姆雷（程秀珠）一手拉著奧菲麗雅（咪咪）兩人跳著華爾茲。
暴力的雙人舞。

哈姆雷（程秀珠）：（唱）

喔 奧菲麗雅 我勸你快進修道院

喔 奧菲麗雅 拜託你 不要濃妝豔抹 像個下流的妓女

我看了 就覺得噁心

△ 兩人一陣追逐。奧菲麗雅被哈姆雷（程秀珠）抱起旋轉。

馬力遠（在後臺）：天呀！

△ 奧菲麗雅（咪咪）難過癱倒在地。

馬力遠（在後臺）：奧菲麗雅的獨唱來了。

董事長（在後臺）：我早有準備。

奧菲麗雅（咪咪）：（唱）啊～～～

（正當她唱不上去時，幕後代唱任心心幫唱，咪咪立刻對嘴）

多麼高貴的心靈被徹底的毀滅了

上帝 給我勇氣

讓哈姆雷 恢復理性

△ 哈姆雷捧起奧菲麗雅的臉親吻她。

幕後伴唱：啊~~~~~

上帝呀 給我勇氣 讓哈姆雷 恢復理性
上帝呀 給我力量 讓未來仍有希望

△ 咪咪欲接著唱，董事長不可置信。
董事長：她該不會自己要唱吧？

咪 咪：（五音不全）

哈姆雷：我真的愛你 哈姆雷 我一片真心
哈姆雷：奧菲麗雅 我們之間根本沒有愛情
一切只是你的自作多情

奧菲麗雅（咪咪）：我……（私下）我忘詞了。
董事長：任心心接著唱！
任心心：我也忘詞了。
花羽瞳：我記得。

△ 花羽瞳頂替上臺，程秀珠一轉身看見奧菲麗雅變花羽瞳，嚇了一跳，仍是繼續演。

奧菲麗雅（花羽瞳）：（唱）你是否 依然是 我所認識的哈姆雷
殿下？

哈姆雷（程秀珠）：（唱）你是否 依然是 我所認識的奧菲麗雅？

▲ 兩人定睛，燈光漸收。

第七場 AB Cast

場景來到董事長辦公室。程秀珠進，想找董事長，卻發現花羽瞳正從辦公室出來。

程秀珠：花羽瞳？妳也找董事長？

花羽瞳：昨天晚上發生那件事，我想董事長應該忙翻了。不過你昨天演的真好。（離去）

程秀珠：我……

△ 程秀珠進入辦公室發現沒人，正覺得奇怪，董事長從另一邊接電話進場。

董事長：您說的是，昨天秀珠演出實在太精彩了，我只能說芭芭瑪從未令人失望！（笑）

程秀珠：董事長。

△ 董事長示意要她等一下再說。

董事長：（進入辦公室）唉呀，快別這麼說，都是些年輕小毛頭啦。

△ 郭凡谷出，也欲找董事長，撞見程秀珠像撞見瘟神。

董事長：（同時繼續說）那就說定了，接下來 30 場，會長您要包一半唷，哈哈哈哈哈！沒問題，第三排正中間永遠留給你，不要，你要走道？（郭凡谷聽不下去，氣沖沖離開）好，我要她下去跟你握手，手下留情呀！（停頓）關於您剛剛提的那件事，我們當面談吧。

△ 程秀珠進入辦公室，一語不發瞪著董事長。

董事長：怎麼了，眼珠子瞪著這麼大，要我拿煙灰缸接你的眼珠嗎！（處理桌上的文件，漫不經心）

程秀珠：董事長，請問一下，AB Cast 是怎麼回事？昨天臨時代演

已經夠荒謬了，我之後居然要主演 30 場？你要我怎麼面對郭凡谷？還有他的粉絲？

董事長：別生氣，演得很過癮不是嗎？

△ 馬力遠與咪咪躲在辦公室一旁竊聽。

董事長：同時跟這麼多奧菲麗雅演戲？好啦，你先聽一下這個，（拿出手機）挪，「面對舞臺接連意外，芭芭瑪劇團第二男主角程秀珠無懼警告信威脅，克服身體病痛代替同伴演出哈姆雷，情感真摯，能量飽滿，技驚全場，哈姆雷這個角色簡直為她量身打造，毫無疑問，程秀珠的哈姆雷將是本季舞臺劇公會最佳演技大賞熱門人選」。

程秀珠：你花多少錢買的劇評？

董事長：幹嘛幹嘛，這是謙虛還是沒自信…… 其實，有一個贊助商，大金主，一直跟我說願意贊助我們一年五億，條件是讓你，你（滿意地）這個芭芭瑪模範生當主角，可惜郭凡谷的約還沒到……

程秀珠：你一開始就計劃 AB Cast？讓以這種方式幫你拿到贊助？

董事長：別把我想的這麼小家子氣好嗎？我得顧大局好嗎？放輕鬆一點，娛樂事業呀。（思忖中）

程秀珠：董事長你玩夠了沒？不要再亂來了。這個舞臺是無數的汗水還有淚水堆砌而成的，觀眾也是因為看到我們在臺上賣力演出，深受感動，才願意支持芭芭瑪。不要再耍手段了，實力才是芭芭瑪的價值！

董事長：憑實力？你當初根本是走後門進芭芭瑪的。

△ 程秀珠氣憤拍桌。脆裂的喀擦一聲，董事長冷眼看著她。

董事長：（打電話，馬力遠電話響起，咪咪疑惑看著他）喂？

馬力遠：（帥氣地對著咪咪解釋）訊號強制覆蓋！（裝出奇怪的嗓音）芭芭瑪醫護室，您好？

董事長：我董事長，辦公室需要冰敷袋。

馬力遠：哎呀？董事長呀？哪種冰敷袋？誰受傷啦……

董事長：冰敷袋就是冰敷袋？還分星座血型嗎？

馬力遠：馬上為董事長送來！（咪咪與馬力遠打了一個暗號，咪咪下場）

董事長：（看著程秀珠，怒火中燒）搞甚麼！妳敢跟我拍桌！開個玩笑動怒成這樣，三年前妳要是這麼有 Guts，早就當上 Top 了！

△ 程秀珠痛到眼淚快飆出來。

程秀珠：我已經照你的意思與她分手了，你到底還想怎樣！

董事長：我沒在跟你說花羽瞳的事！我是說泳裝趴！粉絲無法接受芭芭瑪當紅炸子雞居然參加泳裝趴！噢，更正，芭芭瑪演員當然可以參加泳裝趴，但不可以被拍到，尤其你還穿比基尼！

程秀珠：（越講越激動）誰說我穿比基尼！

董事長：不是嗎？

程秀珠：（立刻接）我怎麼可能穿那種東西？

董事長：噢？

程秀珠：我是個芭芭瑪男角！

董事長：（立刻接上）所以？

程秀珠：我穿泳褲！

董事長：是「只」穿泳褲吧！

程秀珠：我……對，我只穿泳褲，不行嗎？

董事長：可以呀，其實 who care 你穿什麼，想不穿，裸泳也可以，

但你不可以被拍到！

程秀珠：你以為我想被拍嗎？我根本不知道有狗仔！

董事長：你當然不會知道，狗仔又不是你找的。

程秀珠：什麼意思？所以你知道？

董事長：（轉移話題，碎碎念）當時我為了從他們手中買回原始檔案……

程秀珠：是誰？是誰找記者搞我？

董事長：（繼續說）動用多少人脈，付多少封口費才把消息壓下來，搞到我都快發瘋了！

程秀珠：我也快發瘋了！到底是誰！

董事長：那個誇張的派對到底是誰找你去的？

程秀珠：郭……凡谷？

董事長：喔，是你的好朋友郭凡谷。

程秀珠：怎麼可能？

董事長：你第一天來嗎？芭芭瑪專門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程秀珠：天呀。

董事長：你還好嗎？

程秀珠：不好。我的手好痛。

董事長：（再次撥電話）在幹嘛，送個冰敷袋送到民國幾年呀！（掛電話）

△ 一陣靜默。

程秀珠：你在逼我當壞人。

董事長：你是害怕當壞人，還是只想到好人？昨天晚上當你接過郭凡谷的外套時，你就已經是壞人了。若你只想當好人，你就永遠當你的第二男主角。（欲離開）

程秀珠：（默默地叫住董事長）下一任女主角是誰？

董事長：什麼？

程秀珠：尹曉雪演完這檔要退團結婚，那下一任女主角是誰？

董事長：（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別過頭，有精神地）好，晚上好好地地上臺。

程秀珠：董事長，請您不要毀了芭芭瑪。

董事長：（嘆口氣，嚴肅地）程秀珠，我希望你不要忘記，你今天還能站在這個舞臺上，有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你是我的外甥女。（輕鬆地）你那天裝病裝得還真像，果然是演技派呀。（欲離開辦公室）

歌曲〈生存還是毀滅〉

程秀珠：（唱）

生存 還是 毀滅 那是個問題

面對磨難

該默默忍耐

還是拔刀武裝

誓死對抗

哪個比較高貴

昨日的朋友 今日的敵人

到底該相信甚麼人

到底該如何做選擇

董事長：（同時穿插）

我不是不懂芭芭瑪精神，

做好一切準備，只為了舞臺上那完美的一瞬間

但有的時候，

你必須向現實妥協。
這一切，都是為了芭芭瑪。

程秀珠：
我拿青春作賭注 盡情揮灑夢想
不怕流言蜚語 我依然笑容綻放
此刻 我站在舞臺正中央

不為虛榮的掌聲 不為別人的期望
為了自己 為了當初心中許下的願望
這裏 是我夢寐以求的地方

董事長：
這一切，都是為了芭芭瑪。

△ 董事長離開。

第八場 告白

△ 咪咪進入辦公室，帶著冰敷袋。

咪 咪：誰要的冰敷袋，有人受傷了嗎？

程秀珠：是我，謝謝。（接過冰敷袋，咪咪擔心向前查看）小傷，
沒事。

咪 咪：今天晚上你演主角哈姆雷。

程秀珠：嗯。

咪 咪：真是令人意外的安排，但我很期待。

程秀珠：噢，是嗎？

咪 咪：（深感同情地深呼吸）祝你演出成功。手沒事吧？

△ 咪咪猶豫一番，最後仍是衝向前。

咪 咪：雖然我覺得很蠢，但是我還是要跟你說。

程秀珠：甚麼？

咪 咪：我……我喜歡你！（把禮物交給程秀珠）

程秀珠：（收下）謝謝。這是什麼？

咪 咪：咪咪特製道具刀！我想你也許會需要。

△ 程秀珠打開紙袋，拿出一個貼滿水鑽的道具彈簧刀。

程秀珠：真是……很實用。

咪 咪：還有，嗯，我還想問你。

程秀珠：嗯？

咪 咪：（結巴）我們有可能……有任何的……我是說我們能有交往的空間嗎？

程秀珠：不可能。

咪 咪：為什麼？我臉太小嗎？

程秀珠：（搖頭）當然不是。

咪 咪：芭芭瑪的演員不能談戀愛嗎。

程秀珠：（愣了一下）嗯，這是團規。

咪 咪：但遵守的沒幾個對吧，你們其實私底下關係很複雜……

程秀珠：（嚴肅地）你聽誰說的。

咪 咪：（發現說錯話）有人說啦……這是網路謠言啦。你知道鄉民們喜歡談論有的沒的八卦，當作茶餘飯後的小娛樂，沒憑沒據純屬幻想啦……

程秀珠：（故弄玄虛）這是真的。

△ 咪咪愣住，踉蹌一下。

咪咪：所以你私生活亂七八糟？

程秀珠：也許喲。

咪咪：（不可置信地）你不是芭芭瑪模範生嗎？

程秀珠：這個稱號到底是誰想出來的？

咪 咪：我看錯你了？

程秀珠：你根本不認識我。

咪 咪：你的每一齣戲我都有看，我和跟你一起演戲。

程秀珠：那麼你認識的還有你愛的，是舞臺上的我，不是真正的我。

不過，謝謝你的禮物。

△ 程秀珠正要離開。

咪 咪：我以為，舞臺上的你比現實生活中的你還要真實。至少，舞臺上的你不會對自己說謊。

△ 程秀珠愣住，兩人互看，定睛。馬力遠這時在辦公桌下發現一封信。

咪 咪：沒事的，去準備演出吧。（程秀珠下，咪咪對著辦公室）少女的告白都被你看光光了，沒臉見人了！

第九場 意外的恐嚇信

馬力遠：原來，一切都是謊言。舞臺意外始於董事長自導自演，為了製造話題打響芭芭瑪，解救票房長期赤字問題。什麼專案調查、同臺演出，都是設計好的。

咪 咪：我早就知道了。（亮出藥包，馬力遠愣住）

馬力遠：這？

咪 咪：這是我趁程秀珠那個超華麗芭芭瑪熱吻時扒過來的。它其實是阿斯匹靈，蠶豆症重症患者吃阿斯匹靈！會嚴重藥物

過敏致死！

馬力遠：她裝病！

咪 咪：對，根本沒有蠶豆症。

馬力遠：你真高招耶，當時到底是拿什麼照片威脅她給你芭芭瑪熱吻？該不會是剛剛董事長提到的……泳褲偷拍照？

咪 咪：我才沒有什麼照片。

馬力遠：你唬他？

咪 咪：「大明星一定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把柄」我只是順著這個直覺走，沒想到……可惡。

馬力遠：偶像原來是一連串謊言打造出來的，難怪你會氣，幻想破滅呀。

咪 咪：完全無法接受。

馬力遠：要看開一點。

咪 咪：我怎麼可以不知道她有泳褲照！到底要去哪才看的到呀！（發現馬力遠手中的信）這是什麼？

馬力遠：剛剛在董事長辦公桌下發現的。第三封胡搞瞎搞！（帥氣拆開，咪咪湊上來，兩人定睛看三秒）

咪 咪：（冷靜）奇怪。

馬力遠：（冷靜）怪奇，這封信跟之前那幾封……（拿出前兩封比對。）

咪 咪：墨水的顏色不一樣。

馬力遠：是。

咪 咪：紙張不一樣。

馬力遠：對，（冷靜地思考）這封信不是出自董事長，而是有另一個人想搞鬼，而且兇手還真大膽，直接用手寫的（亮出信給觀眾看），完全沒在怕！

咪 咪：誰的字跡？距離演出只剩下……十分鐘，去哪比對呀！

馬力遠：今天的主角是程秀珠。

咪 咪：糟了。

▲ 燈暗。

第十場 上臺前的震撼彈

演出後臺，眾演員與董事長精神喊話。

董事長：大家加油，今天是哈姆雷 B Cast 首演，我們要走出首演陰霾，夢幻綺麗，一如芭芭瑪百年歷史！

郭凡谷：五六七八！

眾 人：謝謝董事長，我們會加油。（眾人整齊劃一的加油動作）

董事長：好！（眾人如同軍隊般的拍手拍五下）

董事長：昨天感謝大家幫忙，今天曉雪正式歸隊。我們都知道演完這檔戲，她即將退團結婚了，昨天演出實在是太倉促，曉雪無法好好跟大家勉勵，今天我們就請她多說幾句話。

（眾人拍手）

尹曉雪：（帶著笑容）謝謝大家對我的包容及照顧，在芭芭瑪 1000 多個日子，有歡笑也有淚水，這些回憶我永生難忘，再次感謝芭芭瑪。

董事長：我們都愛曉雪！相信她退團生活一定也會非常精彩！對了（咳嗽），今天還有重大人事消息要公佈，大家聽著。

△ 眾人疑惑。

董事長：其實當郭凡谷跟我談這件事的時候，我力勸她考慮再三，但她跟我講明身體健康的重要。（郭凡谷疑惑看著董事

長)各位,芭芭瑪劇團首席郭凡谷決定於這檔,不,是今日演出後,正式告別芭芭瑪舞臺。(眾人驚嚇不已)

郭凡谷:開玩笑,之後還有演出耶……

董事長:新任首席程秀珠(推出程秀珠),將繼承芭芭瑪華麗演出傳統,帶領芭芭瑪飛越百年傳奇!當然,之後的58場演出,都將由程秀珠擔綱主演!

眾人驚訝到下巴都快掉出來了。

董事長:秀珠,發表就任感言!

程秀珠:(結巴說不出話來)我……

董事長:新任首席太緊張,給她一些掌聲吧!(帶領大家鼓掌,稀稀落落的回應)即將退團的凡谷,想趁最後上臺前,跟學妹們勉勵勉勵什麼嗎?

郭凡谷:(靜默之後,突然笑出來)芭芭瑪是個好地方,祝大家長長久久。

△ 董事長帶頭笑,眾人尷尬笑。程秀珠臉色鐵青。

董事長:凡谷真是一貫的瀟灑呀!關於下一任女主角,大家一定也非常期待是誰,經過審慎思考,劇團決定取消女首席制度,依每次演出狀況選擇合適女角。大家加油準備公演,今天滿座!

△ 任心心不解上。

董事長:下週 audition 請踴躍參加!

眾人離去。郭凡谷與程秀珠互瞪,氣氛尷尬異常。

程秀珠:這是我看過最荒謬的一場戲。

郭凡谷:我被你狠狠捅一刀。

程秀珠:(苦笑)呵。

郭凡谷:(沒有聽懂這句的意思,走向程秀珠,惱怒地)妳還敢裝

一臉無辜，好像這一切與你無關。你跟劇團串通好的，就在今天早上對吧！

程秀珠：董事長到底在想什麼，我們根本沒人知道。

郭凡谷：而你卻沒有阻止它發生不是嗎！（越說越生氣）你敢說你從頭到尾都不知情嗎？你根本覬覦首席的位置很久了對吧！（郭凡谷扯著程秀珠，兩人扭打）

程秀珠：我希望我可以從頭到尾都不知情……包括三年前的偷拍事件。

△ 靜默。

程秀珠：郭凡谷，我們當年一起進芭芭瑪，這一路上有多辛苦，我們自己知道，我很珍惜與你的友情。

郭凡谷：我來芭芭瑪不是為了交朋友。對不起。

△ 郭凡谷離開。花羽瞳出，帶著一把道具刀具。

花羽瞳：（拿出道具刀給程）程秀珠，你怎麼把道具亂放？練完要擺回去，這樣舞臺 Crew 會很困擾耶。要當 Top 的人……

程秀珠：我下次會注意。

花羽瞳：我幫你拿回去放。（正要離去）

程秀珠：我們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 花羽瞳停住。

花羽瞳：劇團鬧鬼吧。你打算跟劇團簽幾年約？三年？還是五年？太長壽的首席可是會顧人怨喲。

程秀珠：（默默地）我離終點不遠了。

花羽瞳：哎，我是不是該要認真思考自己的去留了。

程秀珠：你什麼？

花羽瞳：（繼續自顧自地說）還是轉去做行政呢？可以參與劇團理事會，（開玩笑地）到時候妳們這些演員生殺大權（開玩

笑似的比劃著刀），我一手掌握。

程秀珠：在那邊講什麼有的沒的。下週女主角甄選，你要是沒來參加 audition，我就罷演！

花羽瞳：（笑）哪那麼容易呀。

程秀珠：我說到做到。

花羽瞳：（停頓）對了，你知道我當初為什麼轉女角嗎？

程秀珠：演男角很吃力，你說的。

花羽瞳：（停頓）真的，很不適合。我現在終於知道，努力不代表一切，我永遠也沒辦法從升降舞臺出場。

程秀珠：什麼？

△ 董事長出。

董事長：要開演了！

△ 程秀珠與花羽瞳一出，偵探急忙衝出。

▲ 背景開場曲已開始。

咪 咪：董事長，程秀珠呢？

董事長：已經上臺了，怎麼了？

馬力遠：完了！

董事長：甚麼？

馬力遠：我長話短說。我們已經查出這一切都是你想炒熱芭芭瑪的白爛手段，程秀珠裝病，辣椒花束……（拿出前兩封警告信，董事長欲辯解）不用解釋了，那一點都不重要，重點是——（拿出第三封信）這封信是你安排的嗎？

董事長：什麼？（讀信）這封什麼意思？

馬力遠：不知道。

董事長：不知道？你不是偵探嗎？

馬力遠：那你認得這個字跡嗎？

董事長：不認得。

馬力遠：你不是董事長嗎？

董事長：程秀珠會有危險嗎？

馬力遠：目前無法做任何斷言。為了安全，請立刻宣布停演！

董事長：（為難地）我無法擅自做這個決定……臺下有重要贊助商。

咪咪：都甚麼時候了！你還……

董事長：（用力地深深九十度鞠躬）對不起。（極為誠懇地）請保護我的演員！

馬力遠：（思考三秒）我們知道了。咪咪，我們去後臺監控！

董事長：芭芭瑪的生命掌握在你們手裡！

△ 偵探出，董事長懊惱不已，花羽瞳從後方出，看著董事長的背影。

幕後合唱：

找出兇手 揭發真相

找出兇手 揭發真相

第十場 哈姆雷危機

（戲中戲之一）

萊奧提斯（郭凡谷）正在打包行李離去，奧菲麗雅（尹曉雪）一邊協助哥哥整裝，一邊對話。

萊奧提斯（郭凡谷）：那種人我看多了，花言巧語，把你騙的七葷八素，玩膩了，再把你一腳踢開。

奧菲麗雅（尹曉雪）：但是哈姆雷殿下的語氣還有眼神是那麼真誠，

我不相信他會……。

萊奧提斯（郭凡谷）：聽好，他可是高高在上的王子，我們和他背景懸殊，高攀不起呀，離他遠一點。我走囉，好好保重，（拿出一束花）送你！

△ 尹曉雪沒有接過花束，反而是上前擁抱郭帆谷，郭凡谷一臉錯愕。

△ 董事長、馬力遠與咪咪在後臺監控臺上狀況。

馬力遠：演員在快換，還是抓不到機會警告程秀珠。

咪咪：（翻劇本）馬力遠，下一場是哈姆雷跟皇后的對手戲，或許……

幕後合唱：

找出兇手 揭發真相

找出兇手 揭發真相

（戲中戲之二）場景為皇后的寢室。

皇后（花羽瞳）：我的兒子，你冒犯了你的父親。

哈姆雷（程秀珠）：你呢？你也冒犯了我的父親。

皇后（花羽瞳）：別跟我耍嘴皮子，你最近的一舉一動都非常不莊重。你忘了我是誰嗎？

哈姆雷（程秀珠）：我敢拿十字架發誓，我從未忘記你！你是王后，你的丈夫的兄弟的妻子，並且還是一我的母親。

皇后（花羽瞳）：天呀。（想離開）

哈姆雷（程秀珠）：（拉住皇后）

（唱）

來吧，來吧，你坐下，別動！

我得找一面鏡子，讓你看看你現在狼狽的樣子

急甚麼 慌甚麼

來吧 來吧 你坐下 我的母后殿下！

皇后（花羽瞳）：你在幹啥麼？你要殺我嗎？你還清醒著嗎？

哈姆雷（程秀珠）：（唱）我的理智清楚得不能再清楚 而你
渾沌 令我無法想像

皇后（花羽瞳）：（唱）我做了甚麼事 你敢這般放肆？

哈姆雷（程秀珠）：你還問我你做了甚麼？

（唱）上天都要為你感到羞愧 大地為你愁眉苦臉
我求求你 誠心誠意向上帝懺悔 祈求赦免

皇后（花羽瞳）：啊，哈姆雷，你把我的心撕成兩半了。

哈姆雷（程秀珠）：那留下好的一半，至於壞的……（聽到旁邊有
聲音）誰，誰在那偷聽！（一劍刺向側臺，驚
見咪咪倒下）我的天呀……怎麼（咪咪翻過
身，看到正面）你是誰呀！

咪 咪：不幸的人呀！（拙劣地警告）小心……哈姆雷，你也將有
危險……緊告（亮出信）……不是開玩笑呀！（死去）

哈姆雷（程秀珠）：什麼？

咪 咪：（對馬力遠）我都演得這麼投入了，程秀珠還是一頭霧水。
剩最後一場戲了！

董事長：（祈禱狀）上天呀，請善待這些演員！

馬力遠：任何人休想動這些演員一根寒毛，（拿著國王皇冠出，放
自己頭上）除了我以外！

△ 眾人疑惑，馬力遠一個眼神。

（戲中戲之三）

幕後合唱：

美麗的奧菲麗雅 為情自殺
可愛的人兒 你真傻
你知道嗎 自殺而亡的靈魂 不得進入天堂

△ 奧菲麗雅的葬禮。哈姆雷心碎進場。

△ 哈姆雷（程秀珠）持劍，準備與萊奧提斯（郭凡谷）比劍。

幕後合唱：

兩個年輕人 為了榮譽 為了愛 反目成仇
真正的兇手 躲在暗處 伺機而動
同歸於盡 免死狗烹

▲ 音樂下。

哈姆雷（程秀珠）：（唱）昔日的朋友

萊奧提斯（郭凡谷）：（唱）反目成仇

哈姆雷（程秀珠）：（唱）從來沒想過

（馬力遠上場接唱國王的部分）

國王（馬力遠）：（唱）結局該如何走

△ 面對馬力遠臨時代演，場上演員互相交換眼神，不知該怎麼應對。

國王（馬力遠）：哈姆雷，我在你身上下了很大的賭注！別讓我失望！這杯酒（拿起一個酒杯，不時偷看小抄）將是你勝利的獎賞！（發現演員不知所措）愣著幹嘛，比賽開始！

△ 哈姆雷（程秀珠）與萊奧提斯（郭凡谷）鬥劍，哈姆雷給一擊集中，沒刺中。

皇后（花羽瞳）：來吧，我的兒子，這杯酒母后代你喝下，祝你獲得勝利！（馬力遠偷看小抄，立馬接臺詞阻止）

國王（馬力遠）：皇后不要喝！

皇后（花羽瞳）：我要喝。

國王（馬力遠）：（確認皇后喝完）比賽繼續！

萊奧提斯（郭凡谷）：吃我一擊！

△ 哈姆雷（程秀珠）被擊中肩膀，他突然覺得不大對勁，扶著脖子，看了一下。

哈姆雷（程秀珠）：等一下……

國王（馬力遠）：（默默地觀察，低聲對花羽瞳說）他忘詞了嗎？（立刻即興接臺詞）哈姆雷！（看一下收上的小抄，亂掰）最近過太爽，還在宿醉喔……

哈姆雷（程秀珠）：（突然抓起馬力遠的手）國王陛下，你的賭注下得太大了。

國王（馬力遠）：（看了一下自己的手，緊張地即興臺詞）我看不下去了，我輸慘了！你根本亂比一通！（一遍說一邊下場）

△ 馬力遠回到後臺。

咪 咪：怎麼自己退場了？（發現馬力遠手上有血跡）是血！

馬力遠：道具……道具被調包了，郭凡谷的劍是真的！

咪 咪：危險！

△ 郭凡谷發現程秀珠手上以及肩膀的血，驚覺情況不對勁，猶豫不已。

皇后（花羽瞳）突然倒下。

哈姆雷（程秀珠）：母后你怎麼了？

皇后（花羽瞳）：這酒被人下毒了，我兒，再會了！

哈姆雷（程秀珠）：母后！

萊奧提斯（郭凡谷）：（緊張地笑）刺你的那把劍也被下毒了，你活不久的。這一切都是國王的陰謀！

△ 眾人緊張地看著哈姆雷（程秀珠）的反應。程秀珠突然大笑起來，後臺監控的人打了寒顫，不知該怎麼。

哈姆雷（程秀珠）：

（唱）這場鬧劇 何時才會落幕

舉起你的劍 繼續吧 繼續吧 絕不輕易認輸

對天發誓 為了榮譽

就算 犧牲生命 我也在所不惜

△ 哈姆雷（程秀珠）再次拿起劍，與萊奧提斯（郭凡谷）繼續鬥劍。兩人的劍都被打掉。程秀珠拿起對方的劍，猶豫了一下。

馬力遠：萊奧提斯最後要被殺耶，但那是真刀！

△ 程秀珠與郭凡谷兩人僵持不下，程秀珠突然丟下真刀，不慌不忙地抽出咪咪送的道具刀，郭凡谷愣了一下。

咪 咪：我送的道具刀！

哈姆雷（程秀珠）：（即興）沾過我鮮血的毒劍，怎能再染上你骯髒的血，再會吧，這個狡詐的世界！

△ 程秀珠抽出咪咪送的道具刀，對郭凡谷眨了一下眼睛，郭凡谷意識到自己要配合演出。

△ 程秀珠握著刀衝向郭凡谷，全場屏氣。燈暗。

△ 後臺一片混亂。

董事長：秀珠受傷了！快，醫藥箱！

咪 咪：（對程秀珠）你還好嗎？

程秀珠：開玩笑，死不了的。多虧你的禮物，救了這場戲！

咪 咪：別再說了。

△ 一名演員遞出醫藥箱，程秀珠正要擦。

江宇森：（疑惑地）這是紫藥水……你不是……

咪 咪：紫藥水……秀珠，你忘了嗎？你有蠶豆症，不能碰。

△ 程秀珠愣了一下。

△ 程秀珠：（大吼）對，搞什麼，要害死我嗎！紫藥水拿走，先壓著就好。

△ 眾人幫忙包紮止血。

董事長：止住了嗎？

江宇森：怎麼可能止得住，一定要去縫呀。

程秀珠：壓著就沒事了……還剩最後謝幕吧。

董事長：對，只剩謝幕……小心點。

程秀珠：好。（痛得起身，輕聲對咪咪）謝謝你剛剛幫我隱瞞……。

（穿上外套，離開，外套碰到傷口，一陣劇痛）啊。

咪 咪：董事長，夠了！請立刻停演！

△ 董事長面有難色。

程秀珠：不可以停演！我還可以！（意志堅決）

董事長：（愣著說）記得你出場的地方是觀眾席後方，不是升降舞臺，贊助商會長就坐在右邊第三排走道，記得跟他握手……

馬力遠：（突然發覺不對勁）等等這是臨時決定的嗎？你說程秀珠

出場位置改了？她原本應該是從升降舞臺出場呀！

董事長：是我特別安排的，退團首席從升降舞臺亮相，迎接從觀眾席出場的新任首席。

馬力遠：升降舞臺那邊，現在有人監視嗎？

咪 咪：沒人。

馬力遠：糟了！

△ 郭凡谷衝出。

郭凡谷：搞什麼！有人把我從升降舞臺拉開，叫我不要上臺！尹曉雪呢？

馬力遠：有人把你拉開？誰！（打開警告信）第三封警告信到底是誰寫的！

△ 程秀珠走近看，愣住。

程秀珠：我認得這個字，花羽瞳。

△ 花羽瞳衝出。

花羽瞳：快停演！（對董事長大叫）升降臺不可以升！不可以升！
（眾人還來不及反應，一陣轟然巨響，接著傳來尖叫聲，
花羽瞳背脊一陣涼，與程秀珠定睛互看）

郭帆谷：尹曉雪！（衝出）

董事長：造反了，反了反了！大幕快降下來啊！（其他演員衝出查看）

花羽瞳：（對著程秀珠）對不起。

程秀珠：你做了什麼。你想殺我？（往前激動地抓住花羽瞳）你知道你做了什麼嗎？你毀了自己，毀了芭芭瑪，為什麼……

△ 花羽瞳含笑往前走向程秀珠，痛苦地突然向前倒下，程秀珠抓著她。

馬力遠：怎麼了！

咪 咪：酒，她剛剛喝酒，酒有毒嗎？

馬力遠：不可能，酒我也有喝，是琴酒。

程秀珠：（抓住花羽瞳）我的老天呀！你對酒精過敏！是誰偷換道具酒？

花羽瞳：是我自己倒的。

程秀珠：你自己倒的？為什麼？你到底要我擔心你到什麼時候？

花羽瞳：你記得 之前我問過你，為什麼要轉女角？（一陣作嘔）其實你知道真正的原因對不對。

程秀珠：你問我這個要做什麼？

花羽瞳：我知道，你知道。

程秀珠：我……

△ 花羽瞳昏去，程秀珠痛心抱著她。

程秀珠：能不能幫忙叫著救護車。

▲ 燈光轉換。眾人靜止不動，停頓。馬力遠單獨跳出場景，獨自對觀眾說。

馬力遠：（讀著第三封信，默默收進上衣口袋）對不起，我搞砸了。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我以為目睹眼前的事情，已經夠殘忍了。但身為偵探，必須要揭露真相。當天晚上的升降舞臺……

△ 馬力遠不動，其他演員下，花羽瞳起身回到事發當天的升降舞臺。尹曉雪從舞臺邊出，正要站上升降舞臺。

花羽瞳：尹曉雪！不要上去！升降舞臺螺絲被我轉鬆了，我在嘔氣，我以為是程秀珠……

△ 兩人互看，漫長的靜默，尹曉雪拿出一把螺絲釘。

尹曉雪：（極為從容地）我知道，我一直都在看。（轉身上臺）

花羽瞳：你瘋了嗎？你會死的，你不是要退團結婚嗎？

- △ 兩人一陣拉扯，曉雪的手套被拉下，手腕露出滿滿的刀割傷痕，曉雪慢條斯理重新戴上手套。花羽瞳屏息且看傻了眼。
- 尹曉雪：（默默地）從我得知自己被退團的那天起，我就決定，我一定要這麼做，唯有這樣，我才能在芭芭瑪當永遠的女主角。
- △ 花羽瞳嚇呆了，看著尹曉雪面帶笑容走向升降臺。
- △ 花羽瞳：快停演！舞臺不可以升！（出）

第十二場 再會芭芭瑪

- △ 馬力遠與咪咪正在做案發現場最後收拾，兩人臉上寫滿無奈，馬力遠看著升降舞臺，悔恨的把資料摔在地上。程秀珠，江宇森在一旁看著。
- 咪 咪：馬力遠，曉雪的離開不是你一個人的責任，大家都很遺憾，該調查的還是要完成。
- 馬力遠：（努力整理心情，拿起資料繼續問案）江宇森，目前你的人氣一直往上竄，你當初是以拚上首席為目標進芭芭瑪的嗎？
- 江宇森：我只是來陪我朋友考的，結果我上了，他沒上。今年是我在芭芭瑪的第五年。還有什麼問題嗎？（偵探搖搖頭）那我先離開囉。（對著秀珠，恭敬地）學姊再見。
- △ 江宇森離開。程秀珠手機響起，接聽，臉色凝重。
- 程秀珠：（聽電話）好，我知道了。（掛電話）醫院的通知，（眾人緊張）花羽瞳……脫離險境了。
- △ 所有人鬆了一口氣，程秀珠掩面哭泣。
- △ 咪咪上前安慰程秀珠。

程秀珠：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程秀珠：（哽咽地）昨天在後臺，你早知道我不會蠶豆症，你不但沒有揭穿我，反而幫我扯慌？為什麼？

咪 咪：進芭芭瑪當一個好演員，是你的夢想，對吧。

程秀珠：對。

咪 咪：我希望你好好珍惜。

△ 程秀珠感動地看著咪咪。

馬力遠：（拿著第三封警告信）這應該是證物，不能隨便給人，但，我想，他的收件人應該是你。

△ 程秀珠打開閱讀，燈漸暗。

花羽瞳的聲音：我多麼羨慕你，因為你是整齣戲裡唯一一個有權利選擇生存還是毀滅的人。

第十三場 芭芭瑪華麗再現

△ 任心心神采奕奕從觀眾席上。

任心心：歷經種種的困難及考驗，芭芭瑪依然屹立不搖！歲末年終的此刻，向您隆重介紹芭芭瑪劇團最新偶像團體，由芭芭瑪人氣男角組成——SuperThree！百年傳奇，現在才開始！

△ 郭凡谷、程秀珠、江宇森三人勁歌熱舞。他們臉上看不到過去的悲傷，只有無窮的熱力與歡笑。

▲ 燈光轉換，馬力遠獨自來到舞臺上。

馬力遠：（對著觀眾）你可能覺得，這是哪門子偵探劇？一個偵探，沒做任何推理，事件就這樣落幕了？（戴上帽子）饒了我，我只是一個普通人，能做的，也只是當各位的鏡子，（一

個帥氣的轉身，俐落地）反映真實。（吹著口哨下場，曲調是一開始的《芭芭瑪是我的夢想》中的「戲劇像一面明鏡，反映人性」。）

全劇終

評審意見

〈敬啓者哈姆雷〉

紀蔚然老師

喜劇不好寫，推理喜劇也很難，但作者成功了。對白幽默有趣，主要人物也非常突出。難能可貴的是，本劇頗有本格推理舞台劇的架勢（在臺灣少見），其情節像剝洋蔥似的，剝掉一層，還有一層，還有一層。至於擷取莎士比亞原著的段落，頗為到位，有些情境甚至讓人有驚艷之感。若能提出建議：歌詞部分需要加強，有些過於淺白，有些一直在「芭芭瑪」上打轉。讓想像飛出去，讓歌詞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得獎感言 程皖瑄

莎士比亞在《哈姆雷》裡留了這句話：「戲劇像一面明鏡，反映人性。」

哈姆雷也不斷在劇中反覆念著：文字、文字、文字！

我喜歡戲中戲的形式，因為戲劇與現實的區分在我看來是非常模糊的，戲裡戲外都是戲，虛實之間往往更能窺探人性。

身為戲劇人，能在莎士比亞 450 歲誕辰年寫一齣有關它的劇本，是件好事，這部劇本能夠搬演，是美事，劇本能夠得獎，更是一樁喜事。

感謝新北市文學獎給我這個機會，肯定這個看似不大適合「文學獎」風格的劇本，更感謝烏組人演劇團製作人俞文給我創作滿滿的靈感，不是你，我根本不可能寫完這個劇本，並且鼓起勇氣參加新北市文學獎。

築夢路上我們漸漸羽翼豐厚，不變的是追求夢想的初衷。

將這部作品獻給所有熱情的追夢人。

評審會議紀錄

洪尚鈴／記錄

當代如此衆聲喧嘩

時間：103 年 9 月 6 日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會議室

決審委員：紀蔚然、邱坤良、陳雨航（按姓氏筆畫序）

會議開始，第 4 屆新北市文學獎總召集人路寒袖報告收件情形，本屆舞臺劇本組共收到 32 件來稿，由張耀仁、許榮哲、李志薈三位初審委員選出九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由邱坤良、陳雨航、紀蔚然三位擔任，並推舉邱坤良為召集人，三位評審首先針對決審作品發表整體觀感。

整體觀感

陳雨航：就此次整體印象來看，我認為這九篇作品的水準頗為平均，種類樣式也多，如以歌仔戲為主題的〈出班〉、以寶塚歌舞劇團為背景的〈敬啟者哈姆雷〉等，舞臺的呈現應該頗為熱鬧，演出的可看度令人期待。

紀蔚然：雖然是第一次擔任新北市文學獎的評審，但就我以往

的經驗看來，今年的作品都有一定的水準。另外這批作品有好幾篇都點出了老年化的問題，這是在其他文學獎比較少看到的，蠻有趣的現象。而我認為今天要選出一名首獎比以往困難一點，原因是這些作品都有著等量齊觀的優勢和缺陷，優點相似、缺點也雷同，因此需要和其他兩位評審多加討論。

邱坤良：今年的作品當代氣息濃厚，以自殺、謀殺、不倫戀、同性戀等為主題的不在少數，有些作品甚至融入了社會事件、都更、北捷隨機殺人事件等，頻頻出現的警察角色，也和一般所認為的「人民保母」大相逕庭，某方面也呈現了社會觀感的轉變。寫作手法雖相當多元，如〈冰箱裡的卡夫卡〉翻玩經典、推理劇〈好好的〉等，很有想法卻沒法處理的到位，是比較可惜的一點。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圈選四篇，結果為：

一票：〈冰箱裡的卡夫卡〉

兩票：〈等天亮〉、〈死亡的新衣〉、〈敬啟者哈姆雷〉、〈無眠〉

三票：〈好好的〉

召集人邱坤良議決，未得票的作品，不列入討論。

一票的討論

〈冰箱裡的卡夫卡〉

邱坤良：這篇運用諧仿經典的手法如人蟲變、從頭到尾不曾現身的卡夫卡等，給我蠻多的想像空間，但整體看來並不是很好的作品，所以我不堅持。

二票的討論

〈等天亮〉

紀蔚然：這篇我覺得還不錯，情節轉折安排的讓我很驚奇。這齣劇所呈現的現代都會人際關係的失落與疏離，也處理的相當到位，是具有強烈結構感的劇本。

陳雨航：我認為是此次參賽作品中談論現實性主題最全面的一篇。它的優點是首尾呼應的設計很好，對話的現實感也很強。唯一缺點就是劇本開頭的角色敘述太少了，剛開始看會有點摸不著頭緒。

邱坤良：我沒有投這篇的原因是認為和其他劇本的主題很雷同。我也同意這篇反映當代人情的描寫很不錯，複雜糾葛的人際關係、每個人都具備多重身分，因而迷失了自我，透露出濃濃的無可奈何感處理的很好。不過它的缺陷也在於此，這種主題似乎不太吸引人，此外角色臺詞太激烈了，毋寧更像是宣洩。

〈死亡的新衣〉

陳雨航：這篇及〈無眠〉都是以「死亡」為主題的劇本。兩篇方向不太一樣，但我都蠻喜歡的。這篇最大的優點在於舞臺設計，談論的主題也很具深度。也許剛開始會對主題有點抗拒，但看完演出後應該能讓人對死亡有所改觀。

邱坤良：用「時尚」來包裝壽衣店這點子很有獨創性，劇裡並沒有強烈衝突的情節，但透過幽默的對白讓死亡成為生命中可承受之重。角色情節的安排有留白的空間讓讀者自行想像、思考，是缺點相對較少的作品。

紀蔚然：我和雨航兄一樣，也在這篇和〈無眠〉之間掙扎，不過聽了兩位的意見，我應該會改投〈死亡的新衣〉，理由是〈死亡的新衣〉較懂得運用舞臺設計，舞臺效果的視覺呈現上較出色。不過我也必須說，伸哥和小霸是我比較難進入的角色。

〈敬啓者哈姆雷〉

紀蔚然：剛看我覺得這篇舶來品氣息太重，但越看越喜歡。運用經典的方式，頗有李國修〈莎姆雷特〉的架式，但不是照搬，自己也有想出新點子。對白寫得不錯、佈局也很好，剝洋蔥似層層推進的推理節奏也掌握的極佳。唯一缺點就是歌詞，寫得太白了。

邱坤良：這篇的娛樂效果很好，漫畫、歌舞劇、烏龍偵探這些元素讓整齣劇相當熱鬧。挪用與呼應原著之餘，還潛藏著性別認同此一子題，相當豐富。

陳雨航：這篇原來也在我前幾名，但我在〈死亡的新衣〉和〈無眠〉之間難以取捨，所以這篇就被擠掉了。

〈無眠〉

陳雨航：這篇和〈死亡的新衣〉各有不同的內斂，相較之下較為空靈沉靜一點，文藝氣息較強，我覺得寫成小說的話會比較佔優勢。它談的「老年的智慧」是你我、也是每個人終須面對的主題，是我蠻喜歡的部分。

紀蔚然：這篇的次要角色陳奶奶、王先生塑造的不錯，反而是主角吳涵和林維寧描寫的不到位，她們兩個的性質和語調同質性太高了。

邱坤良：和〈等天亮〉相比，我會傾向投給這篇。我認為它所

闡述的「人是否有自殺的權力或阻止別人自殺的權力？」觀點很清楚，因為它比較沒有外在的衝突，相對來講就比較平鋪直敘一點。

紀蔚然：既然提到了〈等天亮〉，那我也補充說明一下，我認為相較於〈無眠〉，〈等天亮〉的敘述結構繁複，冒的險比較大，而這樣的嘗試也是成功的。

三票的討論

〈好好的〉

紀蔚然：以懸疑和留白鋪墊出的結局極為強而有力，每個角色都處理的很到位，結構嚴謹，對白精準，是很整齊的作品。

陳雨航：讀起來是充滿閱讀樂趣的劇本，最後的翻轉出乎意料之外，在眾多讓人一眼即看穿的作品裡，這部作品的底牌藏的蠻好的。

邱坤良：這篇懸疑性很強，不斷把問題拋出來的同時，持續著懸而未決的氣氛，引領思考進而與觀眾產生互動性——只是不太理解為何取〈好好的〉這個名字。

紀蔚然：嗯，應該要改個劇名，否則太可惜了。

所有得票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針對五篇作品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每篇最高4分，最低1分，評審不得對不同作品有同分之評分。

結果如下：

〈死亡的新衣〉9分

〈好好的〉8分

〈等天亮〉5分

〈敬啟者哈姆雷〉5分

〈無眠〉3分

由於得分暫居首位的〈死亡的新衣〉，三位評審之間的給分有所差異，因此召集人邱坤良議決，進行最後一次討論。

紀蔚然：我希望能幫〈好好的〉推一把。〈死亡的新衣〉點子雖出色、戲劇效果不錯，但一開始就點明了主題，沒有驚喜了；〈好好的〉在戲劇舞臺的運用，或是文學氣質的綿密，都是相對來講比較有層次的作品，最好的是它的節奏掌握，情節和氛圍層層推進，是我的第一名。

陳雨航：我還是比較喜歡〈死亡的新衣〉，所以仍維持原來的給分。

相互討論後，最後三位評審都同意維持原議，由〈死亡的新衣〉獲得首獎，〈敬啟者哈姆雷〉、〈等天亮〉與〈好好的〉並列。

彼岸

第4屆新北市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黃金組・舞臺劇本組

主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
發行人 朱立倫
總編輯 林寬裕
企劃編輯 于玟・李玟・翁玉琴
行政編輯 蔡美治・陳孟穗・陳文芬
校對 潘治嘉

出版者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28樓
編印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葉麗晴
封面設計 潘治嘉
排版 李佩瑜
出版日期 2014年10月
定價 新臺幣200元
I S B N 978-986-04-2471-3
G P N 1010302002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彼岸：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第4屆，黃金組，舞臺劇本組 / 陳清貴等作；林寬裕總編輯 -- 新北市：新北市文化局，2014.10
268面；25開。--

ISBN 978-986-04-2471-3 (平裝)

830.86

103020127

